

明道  
庫文子女

書叢導指藝文

中國女詞人

曾迺敦著



子女書店印行







上海图书馆藏书



A541 212 0003 6488B

# 庫文子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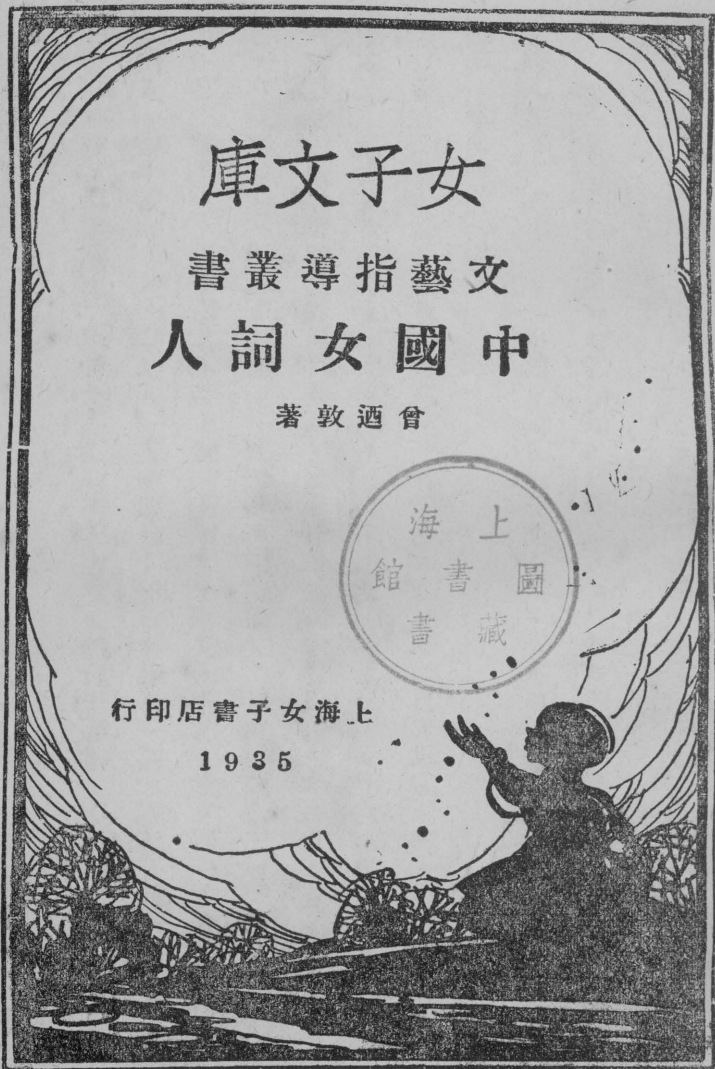
## 書叢導指藝文 人詞女國中

著 敦 迺 曾



行印店書子女海上

1935





# 自序

姚名達先生主編女子文庫，由女子書店印行，全部叢書，發刊有日；以「中國女詩人及其代表作」，「中國女詞人及其代表作」兩書相託，當即着手編著，伏案數月，本書遂先告成。

全書編製，計分六章，每章又分若干節。取材範圍自唐以迄於清。第一章導言敘述詞的起源，次就唐女詞的胚胎，五代宋遼女詞的繁榮，元明女詞的衰落，清女詞的極盛，及中國婦女與詞的機聯，分章詳述。其中對於詞人之身世，有不厭求詳者，有從略者；蓋因女子多才，一經吟詠，詞詩並見：目爲「詞人」可，目爲「詩人」亦未嘗不可。只能因其短長，就其偏頗，分別列入兩書；故有同一作家，於「女詞人」書中較詳，於「女詩人」書中即略；於「女詩人」書中略者，則「女詞人」書中特詳，以避重覆；雖詩人亦自有不能詞者，然自宋而後，不多觀也。

今書成矣，爲日匆匆，未得詳加校訂，錯漏終所難免，惟候明教！追溯本書之草著，正當「閩變」事起，漳州實當首衝飛機轟炸之地；「一二二二」之役，房舍倒塌，人物粉殤，已可惕目驚心，更奚堪其後日有所聞！吾時處於小樓一角，蘸墨疾書，竟忘死神之繞飛於頭上，生命之繫在俄傾間也！

際此時也，國事日非，死者死矣；生者惴惴然惟恐禍及，吾書得於此惴惴之間告成，亦未始非大幸，而足資紀念者！

時在中華民國二十二年除夕之夜，龍溪曾迺敦記。



# 中國女詞人目錄

第一章	導言——詞的起源	一
第二章	唐女詞的胚胎	一七
	劉采春	一八
	柳氏	一九
	耿玉真	二〇
第三章	五代宋遼女詞的繁榮	二一
	第一節 五代的兩貴族詞人	二一
	陳金鳳	二二

花蕊夫人	二二二
第二節 兩宋的偉大詞人	二二三
李清照	二四四
朱淑真	三七七
吳淑姬	四三三
張玉嬾	四七七
朱希真	五五五
第三節 兩宋的貴族詞人	五八八
孫道綸	六一一
孫夫人	六二二
延安夫人	六三三
楊妹子	六六五



第四節 兩宋的娼妓詞人……………六五

嚴蕊……………六六

聶勝瓊……………六七

琴操……………六八

洪惠英……………六九

鄭云娘……………七〇

蜀妓……………七一

蜀妓……………七二

劉燕哥……………七二

趙才卿……………七三

馬瓊瓊……………七三

嘉定……………七四

第五節 兩宋的無名詞人……………七五

盧氏……………七五

舒氏……………七六

吳城小龍女……………七七

竊杯女子……………七七

姚月華……………七八

柴竺……………七八

陳妙常……………七九

建陽人阮逸……………八〇

范仲胤妻……………八一

韓玉……………八一

鄭意娘……………八二



幼卿	八三
王嬌紅	八三
慕容昂卿妻	八五
徐君寶妻	八五
蔣氏女	八六
唐氏	八六
戴復古	八八
趙秋官妻	八九
美奴	九〇
張淑芳	九〇
第六節 遼的貴族詞人	九二
第四章 元明女詞人的衰落	一〇一

第一節 宋亡國宮人之詞……………一〇一

王清惠……………一〇二

金德淑……………一〇三

章麗真……………一〇三

袁正真……………一〇四

宋代宮人……………一〇四

第二節 元管道昇及其她……………一〇四

陳鳳儀……………一〇七

羅愛卿……………一〇八

張妙淨……………一〇九

第三節 明閨秀的詞……………一〇九

張紅橋……………一一〇



陸卿子	一一一
徐媛	一一三
王鳳嫻	一一五
張引元	一一七
張引慶	一一九
沈宜修	一二〇
葉純紈	一二五
葉小紈	一二八
葉小鸞	一三〇
沈樹榮	一四〇
沈憲英	一四二
張倩倩	一四四

黃氏 ..... 一四五

顧貞立 ..... 一四六

王朗 ..... 一四七

張鴻述 ..... 一四八

端淑卿 ..... 一四九

劉碧 ..... 一五〇

陳氏 ..... 一五〇

第四節 明娼妓之詞 ..... 一五一

劉勝 ..... 一五一

薛素素 ..... 一五二

楊宛 ..... 一五二

王微 ..... 一五三

第五章 清代女詞人的極盛……………一五五

第一節 小序……………一五五

第二節 亡國之音……………一五六

商景蘭……………一五六

商景徽……………一五七

祁家四女二婦……………一五八

黃媛介……………一五九

吳山……………一五九

卞夢鈺……………一六一

王端淑……………一六二

章有湘……………一六三

章有渭	一六三
有湘	一六四
李因	一六五
吳朏	一六五
吳綰	一六六
吳琪	一六八
周瓊	一六九
顧媚	一七〇
柳是	一七二
徐元端	一七四
第三節 血淚交流	一七五
陳契	一七六

賀雙卿……………一七七

第四節 蕉園諸子……………一八二

徐燦……………一八三

柴靜儀……………一八五

顧姒……………一八六

顧之瓊……………一八七

錢鳳綸……………一八八

顧若璞……………一八九

黃修娟……………一九〇

林以寧……………一九一

毛媿……………一九一

馮嫻……………一九二





汪玉軫	二〇六
廖雲錦	二〇七
孫雲鳳	二〇八
孫雲鶴	二〇九
袁素文	二一一
袁綬	二一一
袁淑	二一二
袁青	二一三
袁嘉	二一三
張絢霄	二一四
王采薇	二一五
胡慎儀	二一六

胡愔容.....二二七

第七節 陳派女詞人.....二一八

吳規臣.....二一九

張襄.....二二〇

吳澡.....二二一

李佩金.....二二二

許庭珠.....二二三

楊芸.....二二四

顧領.....二二五

管筠.....二二六

憚珠.....二二七

沈善寶.....二二八

第八節 何周左俞……………二二九

周詒孳……………二三〇

左又宜……………二三一

左錫璇……………二三二

左錫嘉……………二三三

俞繡孫……………二三四

第九節 毗陵四女……………二三六

張縉英……………二三六

張珊英……………二三七

王潤香……………二三八

第十節 鑑湖女俠……………二三九

第十一節 姊妹詞人……………二四三

張學雅·····二四四

張學儀·····二四四

張學典·····二四五

張學象·····二四五

張學聖·····二四六

許心榛·····二四七

許心碧·····二四七

許心檀·····二四八

許心澧·····二四八

莊盤珠·····二四九

呂采之·····二五〇

楊芬若·····二五〇

任蘭儀	二五一
劉琬懷	二五一
凌社媛	二五二
趙君蘭	二五三
錢斐仲	二五三
關瑛	二五四
孫秀芬	二五五
顧太清	二五五
第十二節 珍貴詞人	二五六
陳沅	二五六
馮絃應	二五八
李端生	二五九

葉文·····二六一

葉辰·····二六二

權貴妃·····二六三

王素音·····二六四

齊景雲·····二六五

津門女子·····二六六

姑蘇女子·····二六七

蓉湖女子·····二六七

吉珠·····二六八

成都女郎·····二六九

尹氏·····二七〇

吳若華·····二七一



第十三節 其他詞人……………二七一

第六章 結論——中國婦女與詞……………二七七

# 中國女詞人及其代表作

## 第一章 導言——詞的起源

『詞』是中國過去文學重要的一部肢體，在那綿延偉大的歷程中，她便是走到登峯造極最美備的境界下，至可珍貴的一種產物！

她具有着樂府與詩曲交流新聲的生命，她具有着容易使人抒寫胸懷發表情感的格式，她替代了那平板陳腐的詩調，她創造出可以倚聲填譜長短錯落的句子，這便是古今之所謂「詞」。

「詞」的名稱，不單謂「詞」，自唐以下，別號百出，詞家每喜標新立異，文人通病，原無足怪；但後來學者，却因此而旁徵博引，必欲從此死路，去尋找詞的源流起始，不獨無補於事，且不免爲古人竊笑！

據唐宋詞人專集，詞的名稱可列成一表：

詩餘——吳潛履齋先生詩餘等

樂府——蘇軾東坡樂府等

長短句——秦觀淮海居士長短句等

樂章——劉一止茗溪樂章等

歌曲——姜夔白石道人歌曲等

琴趣外篇——歐陽修醉翁琴趣外篇等

癡語——高觀國竹屋癡語

別調——劉克莊後村別調

語業——楊炎西樵語業

樵歌——朱敦儒樵歌

漁笛譜——周密蘅洲漁笛譜等

詞的異名

綺語債

張輯東澱綺語債

曲子

柳三變續添曲子

小稿

趙崇嶠白雲小稿

集

溫庭筠金園集等

大曲

史浩鄮峯真隱大曲

鼓吹

夏元鼎蓬萊鼓吹

漁唱

陳允平日湖漁唱

遺音

陳德武白雪遺音

表上每個名稱之下，隨便舉一家做例子，其多者均在數家以上，有的還多至十數家呢！例如以詩餘爲詞之源。宋翔鳳說：「謂之詩餘者，以詞起於唐人絕句，如太白之清平調，卽以被之樂府。太白憶秦娥菩薩蠻皆調之變格，爲小令之權輿，旗亭畫壁賭唱，皆七言絕句。後至十國時，遂變爲長短句，自一字兩字至七字，以抑

揚高下其聲，而樂府之體一變。則詞實詩之餘，遂名曰詩餘。」——（樂府餘論）

此論汪森已有斥辯，他說：「古詩之於樂府，近體之於詞，分麀並馳，非有先後

。謂詩降爲詞，以詞爲詩之餘，殆非通論。」——（詞綜序）——清毛先舒卽更進而

謂：「填詞不得名詩餘，猶曲自名曲，不得名詞餘，又詩有近體，不得名古詩餘，

楚騷不得名經餘也……故填詞本按實得名，名實恰合，何必名詩餘哉？」

又例如以長短句爲詞之源，汪森說：「自有詩而長短句卽寫焉，南風之操，五

子之歌，是已。周之頌二十一篇，長短句居十八，漢郊祀歌十九篇，長短句居其五。

至短簫鏡歌十八篇，篇篇皆長短句，謂非詞之源乎？」楊用修也說：「填詞必泝六

朝者，亦探河窮源之意。長短句如梁武帝江南弄（詞略）梁僧法雲三洲歌（略）梁

臣徐迎勉客曲送答曲（略）隋煬帝夜飲時眠曲（略）王勣迎神歌送神歌（略）此六

朝風華委靡之語，後世詞家之所本也。」——（詞綜序）——此論亦未能成立，我們知

道，詞體雖是用長短句組成，但這是體的一方面，未可以此而論斷其起源。否則，

便是荒謬！

又例如以樂府爲詞之源，徐鉉說：「填詞原本樂府，菩薩蠻以前，追而溯之，梁武帝江南弄，沈約六憶詩，皆詞之祖，前人言之詳矣。」——（詞苑叢談）——此論雖有可通，可是若尋詞源而遠溯至漢魏，亦非的論！

至其餘各家所謂「別調」，「語業」，「樵歌」，「漁歌」等等，那不過是我前面所謂「標新立異」，播弄名詞而已。自然也不能都謂其皆存深意。

事實即是雄辯，以下我們要從情理的當中，拿出歷代遺留給我們比較可靠的證據，尋找出這詞的起源來。

詞的起源，並不是偶然的事，尤其不是出自一人的創作，或出自一朝的發明。她有着她的生機，這生機也正有她延綿的歷史，不受詩與樂府的節制，她們是「分道揚鑣」在挺進的！

成肇慶說：



「十五國風息而樂府興，樂府微而歌詞作，其始也皆非一成律以爲范也。抑揚抗隊之音，短修之節，連轉於不自己，以蘄適歌者之吻，而終乃上躋於雅頌，下衍爲文章之流別，詩餘名詞，蓋非其朔也。唐人之詩未能胥被絃管，而詞無不可歌者。」——（七家詞選序）

這話我引來做我前面的話的注脚，同時我們也得從這目標出發，更進一步的搜索證據；因爲詞也是一種歌曲，一種從樂府舊體材中蛻化替代中興而受過異邦音樂的影響而成的歌曲！

先看王灼的話：

「西漢時，今之所謂古樂者漸興，晉魏爲盛。隋氏取漢以來樂器歌章古調，併入清樂，餘波至李唐始絕。唐中葉雖有古樂府，而播在聲律制藪矣，士大夫作者，不過以詩一體自名耳。」——（碧雞漫志。）

再看舊唐書音樂志的記載：

「宋梁之間，南朝文物號爲最盛。人謠國俗亦世有新聲。後魏孝文宣武用師淮漢，收其所獲南音——謂之清商樂，隋平陳，因置清商署，總謂之清樂。遭梁陳亡亂，所存蓋鮮，隋室以來，日益淪缺。武太后之時，猶有六十三曲，今其辭存者惟有白雪、公莫舞、巴渝、明君、鳳將雛、明之君、鐸舞、白鳩、白紵、子夜、吳聲、四時歌、前溪阿子、及歡聞、團扇、懊惱、長史、督護、讀曲、烏夜啼、石城、莫愁、襄陽樓、烏夜飛、估客楊伴、雜歌、驍壺、常林歡、三洲、採桑、春江花月夜、玉樹後庭花、堂堂、泛龍舟、等三十二曲，明之君，雅歌各二首，四時歌四首，合三十七首，又七曲有聲無辭，上林、鳳雛、平調、清調、平折、命嘯、通前爲四十四曲存焉。……自長安以後，朝廷不重古曲，工伎轉缺，能合於管絃者，唯明君，楊伴，驍壺，春歌，秋歌，白雪，堂堂，秋江花月夜等八曲。」

由上節引看來，我們可以知道，西漢時的古樂漸興，至隋取晉魏中興以來，才把樂

器，歌章，古調，併入清樂，餘波至唐卽絕。然而搜索其源，我們又要知道宋梁之間，南朝文物雖盛，可是人謠國俗也有新聲，後魏孝文宣武在淮漢收所後的南音，叫做清樂；到隋平陳，又設立清商署的樂府，但自經梁陳喪亂，亡國哀音，所存很少。隋室又不注意，以致至武太后時，淪亡得只存六十三曲，又至唐其辭存者只有三十七首，和有聲無辭的七曲，也只有四十四曲而已。無如當時朝廷，專尙詩歌，却不重古曲，工伎也慢慢的少了，不唱了！在這盛朝的唐世，難道野朝人士，因為古曲的淪亡，古曲的不能合於管絃，此道工伎的轉少，就可停止他們聲樂的享樂而再不彈唱了嗎？不！決不！他們會跟從時代的演變，別尋蹊徑去追求今曲子，創造彈唱的享樂！詞便這樣地產生了。這是詞的起源的一點動機，一點線索！

在下面我們要搜檢她產生的程序，剖解她成就的體質；要先明白隋唐自己構成系統的燕樂，其中已經深受有外產胡聲的影響或與同化，郭茂倩曾給我們一個證明

。他說：

一隋自開皇初，文帝置七部樂：一曰西涼伎，二曰清商伎，三曰高麗伎，四曰天竺伎，五曰安國伎，六曰龜茲伎，七曰文庫伎，至大業中，煬帝乃立清樂，西涼，龜茲，天竺，康國，疏勒，安國，高麗，禮畢，以爲九部，樂器弓衣，於是大修。唐武德初，因隋舊制，用九部樂，太宗增高昌樂，又造讌樂而去禮畢曲；其合者十部：一曰讌樂，二曰清商，三曰西涼，四曰天竺，五曰高麗，六曰龜茲，七曰安國，八曰疏勒，九曰高昌，十曰康國，而總謂之燕樂。新聲繁雜，不可勝紀，凡樂諸燕曲，始於武德貞觀，盛於開元天寶，其著錄者十四調，二百二十二曲。」（樂府詩集）

隋唐之所謂疏勒，龜茲，西涼等部，這不是很顯明地告訴我們是胡樂嗎？但花樣多着呢，這樂曲當中，還有着雅俗之分的。唐書禮樂志紀載：

「自周陳以上。雅鄭淆雜而無別。隋文帝始分雅俗二部，至唐更曰部當。凡所謂俗樂者二十有八調（調略）皆從濁至清，迭更其聲。下則益濁，上則益

清，慢者過節，急者過蕩，其後聲器寢殊，或有宮調之名，或以倍四之度，有與律呂同名而聲不近雅者，其宮調仍應夾鍾之律，燕設用之。絲有琵琶，五絃箏箏。竹有咸角篋簫笛。匏有坐。革有杖鼓，第二鼓，第三鼓，腰鼓，大鼓。土則附革而爲鞮。木則有拍板，方腔，以應金應石而備八音，倍四本屬清樂，形類雅音，而曲出於胡部。復有銀字之名，中管之格。皆前代應律之器也。後人易其傳更以異名，故俗部諸曲，悉源於雅樂。周隋絃管雜曲數百，皆西涼樂也。鼓舞曲，皆龜茲樂也。唯琴工猶傳楚漢舊聲，及清調蔡邕五弄，楚調四弄，謂之九弄，隋亡，清樂散缺，存者纔六十三曲。——

(卷二十二)

隨唐的樂曲，既然和入了胡聲胡樂，樂器又兼出胡戎，雅俗合奏，琵琶絃管共彈，古曲既已淪亡，今曲亦漸產生，詞遂醞釀胚胎於後，這是詞的起源的一個程序，一個節奏！

在沒有決定詞的起源之前，從體質方面着眼，我們要先查明舊唐書音樂志的記載：

「自開元以來，歌者雜用胡夷里巷之曲。」

又宋史樂志的記載：

「唐貞觀增隋九部爲十部，以張文收所製名燕歌，而被之管絃。厥後至坐伎部琵琶曲盛流於時，匪直漢氏上林樂府縵樂，不應經法而已。」

我們在前面說過，古樂零落到唐，聲律已渺，而唐人的詩又「未能胥被絃管」了。可是舊唐書音樂志明明是說「自開元以來，歌者雜用胡夷里巷之曲」，這可知「胡夷里巷之曲」即是詞初生的雛形！胚胎的體質！

唐是聲樂最盛的一個朝代，黎園教坊，到處林立，而他們所彈奏的樂曲，若從崔令欽所成教坊樂，雜曲二百七十八種，大曲四十六種，加以分析，內中出自里巷的，胡戎的，或邊戍的，舊調翻新的，不是很多很多嗎？例如唐五代拋球樂，清平

樂。破陣樂，浣溪沙，浪溪沙，歸國遙，生查子，南歌子，長相思，楊柳枝等五十  
一曲，和宋之夜半樂，還京樂，雨霖鈴，安公子，蘇幕遮等十八曲，既見於五代詞  
中，又名爲教坊曲調。於是樂曲慢慢變成詞了，這可不是詞孕育於唐樂曲的強有力  
的證據嗎？最少我以為。

至此我們可以引沈括的話：

「古樂府皆有聲有詞，連屬書之，如曰「賀賀賀」「何何何」之類，皆和聲也。今管絃中之纏聲亦其遺法。唐人以洞填入曲中，不復用和聲。此格雖云

自王涯始，然貞元元和之間，爲之者已多。」（夢溪筆談）

又朱熹的話：

「古樂府只是詩，中間却添許多泛聲。後來人怕失了那泛聲，逐一添個實字，遂成長短句，今曲子便是。」——（朱子語類）

再全唐詩的紀載：



「唐人樂府原用律絕等詩，雜和聲歌之，其並和聲歌作實字，長短其句以就曲拍者爲填詞。」——（第十二函第十冊）

而證明詞的起源係在於唐，固無疑義！推沈括，朱熹，全唐詩他們的見解，都以為詞的起源係出於詩，這錯誤前面已經有辯正。此處我們引用，只能取其所述詞的填法，來做證明：

（一）詞起源於唐，其時尙沒有完備的詞調，不過文人詞客，隨取曲調——不管胡夷里巷之曲，或雜拾遺音——不管隋唐之舊——倚聲填而成詞。有時調失譜亡，也擅自掇探改竄，目的在乎能歌，不一定有嚴格的規律。

（二）詞的起源，完全產生自音樂，卽時代所使然也！並不是隨便成就有於某時，或偶然創造自一人，這是很顯明的事了。

綜上各說，詞的起源可無疑地作着這樣的結論：

（A）詞的起源在唐開元天寶年間，其因緣由於樂曲的淪亡散失，時代又需要

着歌曲彈唱，而詩調又極乎板呆滯不能倚聲入樂，不得不另尋蹊徑，探制新調。一方面又由於隋唐留存曲調，多雜有里巷之曲，或與胡夷之樂相混；且原有樂曲既可歌，於是遂採掇樂曲及里巷之曲譜而填成詞，或融化胡夷之樂而爲其調，或改削樂工歌伎之辭，共成立此種可歌的新文體之詞。宋姜夔霓裳中序第一敍說：「又於樂工故書中，得商調霓裳曲十八闕，皆虛譜無辭，按沈氏樂律：『霓裳道調』，此乃商調。樂天詩云：『散序大闕』，此特兩闕。未知孰是？然音節閒雅，不類今曲。余不暇盡作，作中序一闕傳於世。」——（白石道人歌曲卷三）——這是一  
個證明。又有初期作家的劉禹錫白居易皇甫松，和大詞人溫庭筠等人，難道不是依舊曲填詞的嗎？劉禹錫的「春詞」：「春去也，多謝洛陽人。弱柳從風疑舉袂，叢蘭挹露似霑巾——獨坐亦含顰。」正是依白居易。  
憶江南：「江南好，風景舊曾諳；日出江花紅勝火，春來江水綠如藍。」

「能不憶江南？」而成的。所以他很老實的說明：「和樂天春詞，依憶江南曲拍爲句。」這又不是強有力的證明嗎？

(B)詞自產生了後，作者輩出，歌唱入雲，精通音律之士，看到了胡夷里巷之曲，隋梁亡國之音，居然登於廊廟，出乎管絃：於是有的便自創新聲，製作宮調，詞體遂完全獨立，自己發展了！

(C)詞自獨立之後，體材百出，所謂「近」，「引」，「令」，「慢」，「犯」，便應運而生，甚至有的爭訟紛紜，莫衷一是。——非關本章範圍，暫不敘述——要之，這也是一種新文體發生後應有的現象呢！

若列爲表，成：

取隋唐樂曲之舊調倚聲填詞

詞的起源

受胡夷里巷之曲融化的影響

改歌伎樂工之曲辭成形

我們把詞的起源的問題解決了後，所謂「詞」這東西也就明白了。於是我們便可以開始來訪問中國歷代寥寥可數的女詞人，及檢驗其代表作了。要不是這樣先把詞的來源尋找出來，不但全篇無從寫起，即雖滔滔的寫了起來，也令人摸無頭緒，所以解決詞的起源，便是談詞者的第一步工作，第一個問題！而今我之談女詞人自然也不例外。

## 第二章 唐女詞的胚胎

女詞的胚胎亦自唐代，若謂隋侯夫人的看梅詩（後更名為一點春），即稱為詞的濫觴，殊有未當。最多我們只能說她這首詩有點詞曲化而已，未可以詞的雛形目之也！她的看梅詩云：

「砌雪無消日，捲簾時自顰。庭花對我有憐意，先露枝頭一點春。」

香清寒豔好，誰惜似天真。玉梅謝後陽和動，散與羣芳自在春。」

至唐才有女詞出現，却沒有十分嚴整，只可稱為胚胎的雛形而已。除了唐末耿玉真的一闋菩薩蠻完全成詞之外。

楊貴妃

楊貴妃，小字玉環，楊國忠的妹子，初爲女道士，故號太真，唐玄宗嬖之，立爲貴妃。安祿山之亂，玄宗出奔至馬嵬坡，一六軍不發無奈何，宛轉峨眉馬前死。

「貴妃遂不得不縊死了。她有着可歌可泣的一生豔史，留在中國文藝界的史冊篇章之中，夠人尋味！還有一首贈張雲容舞（後人更名阿那曲）云：

「羅袖動香香不已，紅蕖裊裊秋烟裏，輕雲嶺上乍搖風，楊柳枝邊初沸水。」這只能稱爲詞的胚胎之一！

### 劉采春

劉采春，浙妓，周季南妻。善歌，容貌佚麗，勝過薛濤。元稹廉訪浙東。方擬遣使到蜀召濤，適采春自淮甸來，見其所作囉唸曲（即望夫歌），即贈詩云：「新妝巧樣畫雙蛾。幔裏恆州透額羅。正面偷輸光滑笏，緩行輕踏皺紋靴。言詞雅措風流足，舉行低回秀媚多。更有惱人腸斷處，選詞能唱望夫歌。」於是劉名大噪。她

的囉噴曲五首云：

「不喜秦淮水，生憎江上船，載兒夫婦去，經歲又經年。借問東園柳，枯來得幾年？自無枝葉分，莫怨太陽偏。莫作商人婦，金釵當卜錢。朝朝江口望，錯認幾人船。」

「那年離別日，只道在桐廬，桐廬人不見，今得廣州書。昨日勝今日，今年老去年。黃河清有日，白髮黑無緣。」

這只能稱爲詞的胚胎之二！

### 柳氏

柳氏，李生姬，後贈與韓翃爲妾。翃就候逸幕，留柳都下，遭亂爲尼；被劫於番將沙叱利，虞候許俊以計取之，復歸翃。柳有答翃楊柳枝一詩云：

「楊柳枝，芳菲節。可恨年年贈離別！一葉隨風忽報秋，縱使君來豈堪折。」

這只能稱爲詞的胚胎之三！

耿玉真

耿玉真，唐末女子。有菩薩蠻一詞云：

「玉真人去秋蕭索，畫簷鵲起梧桐落，欹枕悄無言，月和殘夢圓！背燈唯暗泣，甚處砧聲急？眉黛遠山攢，芭蕉生暮寒。」

這才是一闋完全成熟的詞呢！



### 第三章 五代宋遼女詞的繁榮

自唐而後，經過五代的醞釀，婦女之詞，遂漸成熟。到宋遼而極盛，其繁榮足以震驚中國歷代文壇，輝耀中國文學史書的。而可堪大書特書者，不但詞史之光，抑亦婦女文學之幸也！

然而，在豐收之前，只能見到那微渺的成績，五代的女詞人便是這樣！

#### 第一節 五代的兩貴族詞人

陳金鳳

陳金鳳，閩王麟之后。本係麟父審知之婢，後麟愛她，遂立爲后。有樂曲游云：

「龍舟搖曳東復東，采蓮湖上紅更紅。波淡淡，水溶溶，奴隔荷花路不通。」

花蕊夫人

花蕊夫人，徐姓，徐匡璋女。（作費民誤）蜀主孟昶納之，拜爲貴妃，別號花蕊夫人。以貌比花，以人比蕊，可見其深情了！乾德三年，宋師平蜀，太祖聞其名，命送入汴，路過葭萌驛，題醜奴兒詞於驛壁上。詞云：

「初離蜀道心將醉，離恨綿綿，春日如年，馬上時時聞杜鵑……」

書未畢，爲將軍僱行。其下行閱，爲後人所續，頗豔麗，丹鉛綠辯爲僞作。又有玉樓春詞云：

「冰肌玉骨清無汗，水殿風來暗香滿。簾間明月獨窺人，倚枕釵橫雲鬢亂。起來庭戶啓無聲，時見疏星渡河漢。屈指西風幾時來，只恐流年暗中換。」

這闕詞有人謂爲孟昶所作，現無法可考。夫人至京，太祖納於後宮，因眷戀舊主，

畫昶以祀，揚言「祀此神者多子」。一日爲太祖所見，亦托前言，並稱張仙。後因輸織室，以罪賜死。古來才女，同罹薄命，真可慨嘆了！

此外毛先舒填詞名解說：

「大周后嘗雪夜酣醺舉杯屬後主起舞。後主曰：汝能創爲新聲則可。后卽命箋綴譜，喉無滯音，昶無停思，譜成，名邀醉舞破。又作恨來遲破，二詞俱失，無有能傳其音節者。」

古代宗法社會重男輕女，婦女能文，不但不能爲人所賞識，而且還要受罪：苟有所作，那也不過遮遮掩掩，借詞曲詩文，以發洩胸懷情感，事後卽行毀去，並無保存深意！縱有遺留，自然也是很少很少的了！所以有史至今，不知埋沒了多少詞人才女，給文學史上以無涯之痛！周后生當五季之亂，更何能例外呢！

## 第二節 兩宋的偉大詞人

### 李清照

李清照，這大名該令中國文壇如何震驚呢！她是過去中國婦女作家，最成功的一位。這成功又是多方面的！如果你單以偉大的詞人而視清照，那你便爲文學鑑賞家所竊笑了。何況古來多少偉大的男作家，還自甘愧服於她呢。

李清照，號易安居士，宋濟南人。父李格非，官至禮部員外郎，文名極盛！曾受蘇軾賞識過的。母王氏，狀元王拱辰的孫女，（胡適詞選說是女兒）亦善爲文。她生於神宗元豐四年，（即一〇八一）一說生於元豐五年，（即一〇八二）那山川靈秀的歷城西南的柳絮泉，便是這位千古卓絕女詞人的生長地了。

韶華如煙霞般消逝！女詞人已由鬢齡的女兒，長成至窈窕的少女，這時她家庭教育良好的薰陶，早把易安造成一位吟風詠月的詞人了。

當她在這閨裏度到二一青春的那年，（其出嫁之年，宋史作十八。金石錄後序

作二十。她就嫁與太學諸城趙明誠爲妻。（時當一一〇一）明誠是史部侍郎趙挺之的兒子，也是一位文士，她倆夫妻却很幸福地過着黃金似「夫唱婦隨」美滿的時日！你看「繡幕芙蓉一笑開，斜偎寶鴨依香腮，眼波才動被人猜。」——（浣溪沙）——「怕郎猜道：奴面不如花面好，雲鬢斜簪，徒要教郎比並看。」——（減字木蘭花）——「絳綃薄，冰肌瑩，雪膩酥香，笑語檀郎，今夜紗櫺枕簟涼。」——（採蓮子）——像這樣婚後甜蜜的生涯，真可使人「欣做鴛鴦不羨仙」了。但是，她倆結婚不久，明誠卽負笈遠遊，易安魂銷別緒，因覓錦帕一方，寫一剪梅詞送爲紀念。詞云：

「紅藕香殘玉簫秋，輕解羅裳，獨上蘭舟，雲中誰寄錦書來？雁子回時月滿樓。（一作西樓）花自飄零水自流，一種相思，兩處閑愁，此情無計可銷除，纔下眉頭，却上心頭。」（一剪梅）

如此滿紙相思的好詞，舍易安外，誰能寫出一纔下眉頭，却上心頭。」這樣的

生動呢？

別離是最傷心的，憧憬是最美麗的，溫情都變化了淚水！這無可奈何離恨悱惻的環境中，我們情感濃厚的女詞人的作品，便得到意外的收穫，卓絕的成功；那是自明誠去後，易安常常寄詞給他。有一次他又以重陽醉花陰詞函寄明誠，「明誠嘆絕，苦思求勝之。廢寢食者三日夜，得五十闋，雜易安詞於中，以示友人陸德夫。德夫玩之再三，謂只三句絕佳：『莫道不銷魂，簾捲西風，人比黃花瘦』。」（此事見耶環記）——這正是易安之作，明誠到此，也只有愧服了。那詞道：

「薄霧濃霧愁永晝，瑞腦銷金獸，佳節又重陽，玉枕紗櫺，半夜涼初透。

東籬把酒黃昏後，有暗香盈袖，莫道不銷魂，簾捲西風，人比黃花瘦。」

——（醉花陰）

在明誠年二十一歲，尙作大學生時：「每朔望謁告出，質衣取半千錢，步入相國寺市碑文果實歸，相對展玩咀嚼，自謂葛天氏之民也。」這又是多麼富有詩意的

享樂呢！但「後二年出仕官，便有飯蔬衣練，窮遐方絕域，盡天下古文奇字之志；後或見古今名人書畫，三代奇器，亦復脫衣市易；」明城本有金石的嗜好，雖至「脫衣市易」亦所不惜！但他倆却能於此中求無窮的樂趣，誠不多有。至後明誠「連守兩郡，竭其俸入，以事鉛槧。每獲一書，即共同校勘，整集籤題，得書畫彝鼎，亦摩玩舒卷，指摘疵病。夜盡一燭爲卒；每飯罷，坐歸來堂烹茶，指堆積書史，言某事在某書某卷，第幾葉，第幾行，以中否角勝負，爲飲茶先後。中即舉盃大笑，至茶傾覆懷中，不得飲而起。」——（上錄各節，引金石錄後序。）曾有一次。有人拿一幅牡丹圖要賣二十萬錢，她已答應了；但爲了錢沒有出處，只得退還人家，因爲這幅牡丹圖，她倆還相對惆悵數日呢！

以後十年的光陰，明誠裹足鄉居，享受那清貧的幸福。後又得官守青州，萊州。這時候，她們仍是埋頭在古董堆裏，過度神仙也似的時光。金石錄三十卷，就在她們「枕席狼藉，意會心謀，目往神授，樂在聲色狗馬之上」的當中著成了。這著

作，易安的博學，幫助明誠很多，每使他心折。

樂極生悲，環境之玩弄人生，使你却掙脫不出這自然牢獄。我們偉大詞人，青春年少甜蜜的生涯，漸由現實而成夢幻了。人生的悲哀，慢慢兒嵌入於她的生命之中；那便是她四十六歲的那年，明誠奔母喪於金陵，易安方孤棲自度；豈意十二月，金人突陷青州，把她尙未曾搬回的古器，書畫，印籍十餘屋的收藏，盡付一炬。其時她生父受政敵自己阿翁之讒而被罷免，使她剛哭「……人間父子情」的眼淚未乾，又要再爲她被焚燬的珍藏潸泣；更要爲那奔喪在故鄉的情人相思。幸福之花，到此已結成悲哀之果，將復奚言！

南渡以後，易安更懷北都，幸而她倆得在江寧聚首，否則：「落日鎔金，暮雲合璧，人在何處？染柳煙濃，吹梅笛怨，春意知幾許？元宵佳節，融和天氣，次第豈無風雨，來相召？香車寶馬，謝他酒朋詩侶。中州盛日，閨門多暇，記得偏重三五，鋪翠冠兒，燃金雪柳，簇帶爭齊楚。如今憔悴，風鬟霧鬢



，怕夜見聞出。不知向簾兒底下，聽人笑語。」

(永遇樂)

那故鄉的憬憶，愛人的倦念，更不知怎樣的難過！

不久，明誠官被罷免，任職江寧只七月。她們剛想移家蕪水，而詔書直下，令明誠轉知湖州，宦海重負，又肩在他的身上；時當建炎己酉（一一二九）明誠隻身別易安赴任，中途染病。易安在池陽聞訊，順流東下，日夜行三百里。比至，病已入膏肓，在那落葉蕭瑟的深秋，易安已號天愴地在哀吟着她的：「嗚呼！白日止中，歎龐公之機敏，堅城自墮，憐杞婦之悲深」的祭夫文了！哀矣，安易！

明誠身後，尚有書二萬餘卷，金石刻二千卷，及其他書畫古器若干，易安給他送往洪州，同年十二月，金人又陷洪州，亦遂委棄。這時易安已如絕塞孤雁，惟有孤苦地流浪她那衰老的餘生。在變亂中，她逃至建康染沉疴，且爲「玉壺」事幾被獄，悲憤之餘，走台州依其弟，不幸那時台州亦亂；乃泛海由章安至越州，復至衢州。甲寅（一一三四）又避亂西上，過嚴子陵釣臺，時易安年已五十有三，乃與弟李

迅卜居金華；在前一年（五十二歲，一二三二）作金石錄後序，述她倆身世甚詳，可供後人稽考。

中國東南半壁，既爲詞人流離殆遍，易安風霜憂患之餘，遂盡發於詩詞，如：

「風住塵香花已盡，日晚倦梳頭，物是人非事事休！欲語淚先流。聞道（一作說）雙溪春尚好，也擬泛輕舟；只恐雙溪舴艋舟，載不動許多愁。」——

（武陵春）

往事的悲哀，追憶，盡在晚年的作品中流露出來。我們看她無限辛酸的悼亡詞：

「簾外五更風，吹夢無蹤。畫樓重上與誰同！記得玉釵撥火，寶篆成空。回首紫金峯。玉闥煙濃，一江春水醉醒中。留得羅襟前日淚，彈與征鴻！」（

賣花聲）

玉梅詞隱曰：「此悼亡詞也……晚節之誣，忍令斯人忍受耶！」什麼是「晚節

之誣」呢？那便是易安晚年，人謂其改嫁張汝舟，夫婦不睦，易安才有：「猥以桑榆之晚境，配此駟僮之下材」的怨語。由於苕溪漁隱叢話，雲農漫鈔，繫年要錄諸書的互相轉載，幾成定案，直至清俞正燮，替她編易安居士事輯，李慈銘作輯補，才極力爲她辯誣，事得伸雪，女詞人如有知，亦應含笑了。

易安被誣之因果：由於明誠在池陽時，學士張飛卿（即汝舟）以玉壺示他，相語久之方携去。時建康置防秋安撫使，擾攘之際，或疑其饋璧北朝，言者聞于上，有人謂趙張皆當置獄；時明誠已死，易安大病，聞「玉壺」事，懼極，遂傾家赴越州，而高宗已出奔明州，中書舍人綦崇禮爲明誠辯護，事得大白。易安與綦有親，這回又得他的助力，因作啓謝之。啓曰：

「素習禮義方，粗明詩禮，近因疾病，欲至膏肓，牛蟻不分，灰釘已具。豈期末事，乃得上聞，取自宸衷，付之廷尉，序欲挽進家器，曰抵雀損金……」不知如何，繫年要錄作者，却謂易安晚年改嫁張汝舟，不睦請離，綦爲之處理？要

有理由，不得不把易安的信改爲：

「……牛蟻不分，灰釘已具。弟已可欺，持官文書來，輒信身幾欲死，非玉鏡架，亦安知呻吟未定，強以同歸。猥以桑榆之末景，配茲駟儉之下才。……視聽才分，實難共處。惟求脫去，決欲殺之，遂肆欺凌，日加毆擊。豈期末事，乃得上聞，取自宸衷，付之廷尉。……」

據李慈銘辯謂許是張汝舟之妻也姓李，或與易安同是一家人，與夫不睦，訟訴離異；而她也會做文章，故作文自述身被欺凌以洩憤，時人以易安意氣凌雲，目空一切——（視易安之批評屯氏，子野爲「詞語塵下」，「碌碌何足名家」，晏殊，永叔，子瞻爲「句讀不葺之詩。」介甫，子因爲「若作小歌詞，則人必絕倒。」叔原，方回，少游，魯直爲「譬如良玉有瑕，價自減半。」當時大詞人尙被她這樣抨擊，其自負即可知了）——爲人所憎恨。且盛名之下，損者必衆，於是就有人把張汝舟附會爲易安了，茲擇錄各家替她關誣的證據如後：

(1) 所說易安嫁汝舟是綦宗禮處理婚事。但紹興十一年(一一四一)五月十三日，綦宗禮的女婿陽夏謝伋寓台洲，自序四六談塵，尙稱易安爲「趙令人李」。伋那有不知而以此稱她呢？况易安此時亦已六十歲了。

(2) 建炎以來繫年要錄說：張汝舟，因妻李氏，「訟其妄增舉數」，得罪除名，或因此疑李氏卽易安改嫁。李慈銘指出繫年要錄，明載此事在紹興二年九月朔，而易安作金石錄後序，在紹興二年十月朔，尙自稱「易安室」。「豈有三十日內，忽在趙氏爲贅婦，忽在張氏訟其夫？」

(3) 李慈銘又指出，她在紹興三年五月上胡松年詩有「贅家祖父生齊魯」之句，若易安旣已改嫁，奚可稱贅家。

(4) 淳佑元年張端義作貴耳集，尙稱「易安居士趙明誠妻。」則易安以寡婦終其身，固無疑了。

由上數點，可知易安晚年改嫁之說，未能成立。雖易安之改嫁與否，在現在看來，

實無問題，不過無中生有，「忍令斯人忍受耶」！

易安死年，葬處，皆不可考。千古至今，女詞人之孤墳安在？臨風懷想，未免使人歎歎了！

易安著有漱玉詞一卷，作風跟着她的生活一樣，可以劃成一道鴻溝。

她前一期的生活，有着歡娛的青春，少女的情懷，唱隨的幸福，激盪成活躍的生命。才會寫出「怕郎猜道：奴面不如花面好，雲鬢斜簪，徒要教郎比並看」，「眼波才動被人猜」。風趣環生，細膩動人的句子，這是一種婉麗的作風。

四十六歲以後呢？她的生活，已由美滿的現實而變成夢幻的人生：遭際的慘痛，孀居的孤涼，流落的悽苦，造成她飄泊頹廢的晚境。才會寫出「物是人非事事休，欲語淚先流」，「只恐雙溪舴艋舟，載不動許多愁。」哀情婉約的詞章，這又是一種蒼涼的作風。

易安生活分野於此，詞也分野于此！爲了她，是難得的詞人，而她遺留下來惟一

的產物——漱玉詞。在過去究竟受到如何的批評，好？壞？這也是研究中國女詞史的人不可不知：

(1) 貴耳集說：「易安南渡後，懷京洛舊事，作元宵詞——（前已錄過）——

『落日鎔金，暮雲合璧，』已自工緻，至『染柳煙輕，吹梅笛怨，春知幾許？』氣象更好；後云：『於今顛顛，風鬟霧鬢，怕見夜間出。』皆以尋常語言，度入音律，山谷謂以故爲新，以俗爲雅者，易安先得之矣。」

(2) 彭羨門說：「李易安『被冷香消新夢覺，不許愁人不起，』皆用淺俗之語，發清新之思，詞意並工。：：」

(3) 易安詞人極拜服，不獨明誠而已。如「如夢令」一詞中之「綠肥紅瘦」茗溪漁隱叢話謂黃了翁云：「一問極有情，答得依舊，答得極淡。跌出知否二句來，而綠肥紅瘦。無限悽惋，卻又妙在含蓄。短幅中藏有無限曲折，自是聖於詞者。」再如「一翦梅」，（前面錄過）花草蒙拾謂：「易安亦從范

正文『都來此事，眉間心上，無計相迴避』語脫胎，李特工。」

(4) 碧鷄漫志說：「易安詞於婦人中爲最無顧藉，並有詩名，才力筆膽，逼近前輩。」

以上所引評論雖少，已可概見其詞的本質的藝術，技術，成就之如何了。如宋朝專講道學的朱熹也說：「本朝婦人能文章者，曾相布妻魏氏，及李易安二人而已！」更有水車日記，且攻擊「易安詞爲不祥之物」是可見其詩之價值與偉大了。

在易安的漱玉集裏，好的真太多了，那裏抄得完呢。只好讓讀者自己咀嚼吧。這兒，我來抄引一首，以見一斑：

「尋尋，覓覓，冷冷，清清，淒淒，慘慘，戚戚。乍暖還寒時候，最難將息。三盃兩盞淡酒，怎敵他晚來風急？雁過也，正傷心，却是舊時相識。滿地黃花堆積；憔悴損，如今有誰堪摘？守着窗兒，獨自怎生得黑！梧桐更兼細雨，到黃昏點點滴滴。這次第，怎一個愁字了得。」——（聲聲慢）



這一首詞，連疊十四字同聲的字，讀之有如「大珠小珠落玉盤」。敢問如此雕金擲玉的技巧，是那一個大詞人所寫得出？這不可謂爲詞的創格嗎！

### 朱淑真

李易安之後數十年，誰料錢塘會有這麼一位苦命的女詞人朱淑真！

朱淑真，號幽棲居士，錢塘下里人，（梁小玉古今女史以爲海寧人，朱文公熹的姪女，亦可備一說。）她的家，後來遷至湧金門內，家中也有園亭樓閣之勝，可是除她的斷腸集的詩詞及瓊璣圖記之外，我們只知道她是一位薄命的詞人，至其父母及其身世，都湮沒而不可知，令人每讀書至此，輒爲廢卷歎歎！

她是一位苦命的詞人，詞人而又至於苦命，該是春花不足以喻其貌，春草不足以喻其色；秋雲不足以喻其際，秋風不足以喻其遇了！可看我們女詞人：「徒覺湘裙剩帶圍，情懷常是被春欺；半簷落日飛花後，一陣輕寒微雨時。幽谷想應鶯出晚

，舊巢卻怪燕歸遲！問關幾許傷懷處，悵悵柔情不自持。」——（春陰詩）以物暗喻身世，更覺哀怨欲絕了！

淑貞當在那黃金少女時代的妙齡，便聽從父母之命，嫁給一「市井細民」爲妻；以一個詩情宛約，顏色如花的詞人而竟下嫁一個名利是圖，儉俗滿腹的市僧，那能怪她不終日：「悶無消遣只看詩，又見詩中話別離，添得情懷轉蕭索，始知恰惻不如癡！」（自責詩）自嘆「所適非偶」呢！

不久，她那位市僧的丈夫，居然攬得一官，還而帶她從宦江南！於是詞人也不得不跟精神上和自己叛離千里於人，往來於吳楚間了。

那遙遠的旅途，處處都是「滿江流水萬重波，未似幽懷別多。目斷親韓瞻不到，臨風揮淚獨悲歌」——（舟行卽事）——而使她有「山色水光隨地改，共誰裁剪入新詩？」觸景思鄉，增益所適非偶之嘆！

在她斷腸集裏有着一閔生查子偷期密約的詞，但在歐陽修的六一居士集，也正

同樣有着這一闕詞；於是帶着道德眼鏡，擁護朱歐兩派的鐵賞家們，遂聚訟起來了。有的說着道德古文家的歐陽修決不會有這樣的詞。有的說着女詞人苦命已是堪傷，必無作此淫奔之行，而有着這淫奔之詞。爭論至今，各言其是，遂成懸案。所可恨者，今人無反魂之術，可召朱歐對薄公庭，而嚴詰之，爲中國文學史上，判息無限爭端。

吾意此詞爲朱淑貞之作，應無疑義；可看其元夜詩第三首的第三至第六：「新歡入手愁忙裏，舊事驚心憶夢中！但願暫成人繾綣，不妨常任月朦朧。」難道這不是生查子詞：「月上柳梢頭，人約黃昏後。偷期密約的旁證和註腳嗎？」

看她描摹自己在西湖的一幕情景的詞吧。

「惱煙露，留我須臾住。攜手藕花湖上路，一霎黃梅雨。嬌癡不怕人猜，和衣睡倒人懷。最是分攜時候，歸來懶傍妝臺。」——（清平樂）

難道這不是在一個黃梅細雨的時光，她懷抱着滿腹詩情，和愛人留戀攜手於藕

花湖畔，和衣睡倒在人懷，無論怎樣嬌癡都不怕人猜；最後分手撩開，回來又懶悞妝臺的一幕「情人會面」的情景嗎？如果說這情人就是她那丈夫，我想她不但願作着這樣快樂欣歡的詞章，甚至也不會寫出如此風流嬌豔的佳句來呢！

再看她一閱清平樂的詞吧：

「風光緊急，三月俄三十。縱欲留連計無及，綠野煙愁露泣！情誰寄與春宵，城頭畫鼓輕敲。繾綣臨歧囑付：來年早到梅梢。」（清平樂）

「獨行獨坐，獨唱獨酬還獨臥；佇立傷神，無賴輕寒著摸人！此情誰見，淚洗殘妝無一半？愁病相仍，別盡寒燈夢不成。」（減字木蘭花）

「山亭水榭秋方半，風幃寂寞無人伴。愁悶一番新，雙蛾只暗顰。起來臨繡戶，時有疏螢度。多謝月相憐，今宵不忍圓。」（菩薩蠻）

「斜風細雨乍春寒，對尊前，憶前歡，曾把梨花寂寞淚闌干。芳草斷煙南浦路，和別淚，看青山。昨宵結得夢因緣，水雲間，悄無言，爭奈醒來悲恨依然！」

展轉衾裯空懊惱，天易見，見伊難！——（江城子）

「年年玉鏡台，梅蕊宮妝困。今歲不歸來，怕見江南信。歡從別後疏，淚

向愁中盡，遙想楚雲深，人遠天涯近！」（生查子）

這些，這些，難道不是送別愛人，又從愛人去後相思，自己刻劃出來的供狀嗎？不信？你看「今歲不歸來，」「歡從別後疏，」「人遠天涯近，」「對尊前，憶前歡，」「昨宵結得夢姻緣，」「天易見，見伊難！」這可不是滿紙相思，縷戀前歡，殷念情人的情話嗎？如果謂這天涯的人，就是她自己的丈夫，那「天易見，見伊難。」的句子，不是明明說自己的丈夫，時時在見面，所不能見面的，却是那天涯的情人嗎？

這應該是無可遮掩的事實！

斷腸集（詩詞均有）是「其詩爲父母一火焚之。」劫灰以後，遺留下來惟一的生命，更覺可珍惜的了。我們看那集子的序文吧：

「比往武陵，見旅邸中好事者傳誦朱淑貞詞，每竊聽之，清新婉麗，蓄思含情，能道人意中事，豈泛泛者所能及？未嘗不一唱而三歎也！」

其詞能博得一般人的欣賞，傳誦，即可見其價值了。若欲讀「清新婉麗，蓄思含情」之作，斷腸集中儘多着呢！順便拈出一二吧。

「遲遲風日弄輕柔，花徑暗香流。清明過了，不堪回首！雲鎖朱樓。午窗睡起鶯聲巧，何處喚春愁？綠楊影裏，海棠枝畔，紅杏梢頭。」——（眼兒

媚）

「春已半，觸目此情無限，十二闌干閒倚遍，愁來天不管！好是風日暖燠，輪與鶯鶯燕燕，滿院落花簾不捲，斷腸芳草遠！」——（謁金門）

「樓外垂楊千萬縷，欲繫青春少住，春還去，猶自風蘇飄柳絮！隨春且看歸何處。緣滿山川閉杜宇，便做無情，莫也愁人意，把酒送春春不語，黃昏却

下瀟瀟雨。」——（蝶戀花）

一雪舞霜飛，隔簾花影，微見橫枝，不道寒香，解隨羌管，吹到屏幃！箇中風味誰知，睡乍起，烏雲甚歎，嚼蕊按英，淺鬢輕笑，耐半醒時，——（

柳梢青）

她在斷腸集中有和魏夫人宴會詩，於是，人都說她是北宋人了。但這位魏夫人是不是曾子宣的夫人，却很有疑問。況且她的瓊瑤圖記作於紹定三年，（一一三〇）二月，蕙風詞話說紹定爲紹聖之誤，尤見武斷！我們可讀其元夜詩第一首，便知如果宋室沒有南渡，杭州怎會變成帝城中元夜的都城呢？這一點，我們必須附帶說明的。

吳淑姬

湖州何幸？偉大詞人吳淑姬，却生於斯地斯世，豈亦名山秀水所鍾育，而必使其陽春白雪詞以輝耀千品耶？

吳淑姬，吳興人，著有陽春白雪詞五卷，今只存三闋。設這三闋也不幸而一併湮沒，卽誰知宋時吳興竟有此偉大女詞人吳淑姬之降生呢？

淑姬身世之湮沒，詞卷之喪亡，至今雖令人惋惜，然此三詞亦足以見詞人矣。其幸運較之五代周后又好多了！

夷堅志志庚集卷十有一段關於淑姬身世惟一的記載；

「湖州吳秀才女，慧而能詩詞，貌美，家貧，爲富民所據。或投郡訴其姦淫。王龜齡爲太守，逮係司理獄；旣伏罪，且受徒刑，郡僚相與詣理院觀之，仍具酒引使至席，風格傾一座。遂命脫枷侍飲，諭之曰：『知汝能長短句，宜以一章自詠，當宛轉白侍制，爲汝解脫。不然，危矣！』女卽請題。時冬末雪消，春日且至，命『道此景作相思令』；提筆立成，曰：

烟霏霏，雨霏霏「雪向梅枝上堆；春從何處？醉眼開，睡眠開，疎影橫斜安在哉！從教塞管催。



諸客賞歎，爲之盡歡。明日，以告王公，言其冤。王淳直，不疑人欺，亟使釋放。其後無人肯禮娶。周介卿之子買以爲妾，名曰淑姬。王三恕時爲司戶攝理，正治此獄，小詞藏其處。」

這兒，我們知道女詞人，還在少女的時光，爲了家貧，不得不出賣自己的青春，出賣自己的色笑，在經濟的壓迫下任人玩弄。終於爲了妬——你想，像這樣貌美秀慧能詩詞的詞人，而願隨意供人娛樂，那走馬王孫，隨鞭公子，又怎能不爭妬呢？！

而女詞人的賣淫遂被告發了，幾至入獄，好在那些郡僚亦知風雅令其侍酒賦詞，乃爲釋放，此後社會更以淫娃蕩婦目之。向其玩弄者，卽仍欲玩弄之，若欲結婚者，卽無人肯與禮娶，此人受盡人們的鄙棄，能得出賣爲妾，那社會還算其惻隱之心，而周公子也更是菩薩心腸了？

我們要知道，淑姬的賣淫，還不是當時社會經濟壓迫下，無可謀生的弱女子惟

一求生的出路嗎？弄玩者，正該如何同情其可憐之境遇，淒涼的身世，把她拯救，把她救濟！且反進以自己淫慾的利益而告發其爲變相娼妓，使受徒刑而後快。設非女詞人能吟章詠句，自己忍辱解脫，「不然，危矣！」而社會又以淫娃蕩婦而鄙棄之，必欲置在死地而後已，則女詞人不降格而爲人妾媵，苟度求生，又安可得乎！

嗚呼！中國宗法社會之欺壓女子，凌辱婦孺，可謂至矣盡矣！無可復加矣！吳淑姬可身受而令人髮指者，幸以其能詞，得載於詩人於文士之記集中，可堪慨歎之一耳！若古來浩浩之史冊中，將不知更有若干記載，與多少埋沒無聞之受同樣壓榨的婦女呢？

我爲女詞人同情一哭！我爲無數與吳淑姬受禮教同樣壓迫毒刑之婦女一哭！她的詞在唐宋諸賢絕妙詞選中，已受黃昇「佳處不減李易安」的實贊，而其人，也受他「女流中慧黠者」的稱許咧。

看詞吧：

「謝了荼縻春事休，無多花片子，綴枝頭。庭槐影碎被風揉。鶯雖老，聲尙帶嬌羞。獨自倚妝樓。一川煙草浪，襯雲浮。不如歸去下簾鉤，心兒小，難着許多愁！」——（小重山）

「岸柳依依拖金縷，是我朝來別處。惟有多情絮，故來衣上人留住。兩眼啼紅空彈與。未見桃花又去。一片征帆舉，斷腸遙指蒼溪語。」——（惜分飛）

『粉痕銷，芳信斷，好夢久無據。病酒無聊，欹枕聽春雨。斷腸曲曲屏山，溫溫沈水，都是舊看情人處。久離阻；應念一點芳心，相思知幾許。偷照菱花，清瘦自羞覩。可堪梅子酸時，楊花飛絮，亂鶯啼催春去。』——（祝英台近）

像這樣的詞，豈在易安之下？

張玉嬈

這兒，浙江松陽蘭雪集的作者張玉孃，正該大書特書了。

張玉孃字石瓊，號一貞居士，浙江松陽人。父懋，字可翁，號龍巖野父，做過提舉官。母劉氏，將五十才生玉孃。父母因為她生有殊色，聰慧異常，所以很鍾愛。她的祖父，曾祖父，高祖父，都做過官，可說是書香世代了。

她黃金般澄澄的童年，那才是可羨呢！因為家學有源，自少即擅長詩詞，耽好文墨，時人比為「漢之班姬」。紫娥霜娥，松陽縣志作輕紅淡這兩個有才色的女孩兒，就是她的詩婢，還蓄有一頭鸚鵡，所以有「閨房三清」的雅號。

可是：「青年男子誰個不善情鍾？妙齡女人誰個不善懷春？這是我們人性中之至聖至神啊：怎麼從此中有慘痛飛迸？」——（歌德詩）——啊，怎樣從此中有慘痛飛迸？玉孃和沈佺可就不是嗎？

玉孃有表兄沈佺，他原有大名鼎鼎的沈晦之後，少年英俊，不同凡响。因為他和她既是中表關係，男女的隔膜，應該不會如何嚴密？接觸會晤的機會，自然也多

，她們倆就慢慢兒發生了愛情，雙方的父母，也不十分的頑固，就性索給她們訂了婚約。俗語所謂有情人終成了眷屬。

可是，可是，花常常好的，花也不長圓呀！自古男女要言愛的結合，那恐還比不上大海裏飄蕩的小舟的安穩咧！她倆就是一個咧。

『白楊花發春正美，黃鶯雛垂低燕子；雙去復雙來，將雛成舊壘。秋風忽夜起，相呼渡江水；風高江浪危，拆散東西飛！朱戶瓊窗旅夢遼；憔悴衛佳人

，年年愁獨歸。』——（雙燕雛）

這闋詞就是玉孃在她父母後來不知怎樣要向沈侗悔婚，聽到消息時所作，恐懼哀傷，充滿在字裏行間啊。

此後，女詞人便陷于愁網了，被那纏綿的情絲捆住了她！

不久，沈侗隨父遊學京師，這生離便使玉孃無限哀痛。舊歡的追憶，往事的憶憬，美麗的現實「纏綿的溫情，却已變成淚水！流為夢幻了！在她全部的詞中，你

可以看到七八。例如：

「素女煉雲液，萬籟靜秋天。瓊樓無限佳景，都道勝前年。桂殿風微香度，羅襪銀床立盡，冷浸一鉤寒。雲浪翻銀屋，身在玉壺間。玉關愁，金屋怨，不成眠。粉郎一去，幾見明月缺還圓。安得雲環香臂，飛入瑤臺銀闕，兔鶴共清全。竊取長生藥。人月兩嬋娟。」——（水調歌頭）

「霜天破夜，一陣寒風，亂浙入簾穿戶。醉覺珊瑚，夢回湘浦，隔水曉鐘聲度。不作高唐賦，笑巫山神女，行雲朝暮。細思算，從前舊事，總爲無情，頓相辜負，正多病多愁，又聽山城，戍笳悲訴。強起推殘繡褥，獨對菱花，瘦減精神三楚。爲甚月樓，歌亭花院，酒清詩懷輕阻，待伊趨前路，爭如我，雙鴛香車歸去。任春融翠閣，畫堂香靄，席前爲我翻新句，依然京兆成眉嫵。」——（玉女搖風佩）

「極目天空樹遠，春山蹙額，倚遍雕闌。翠竹參差，聲聲似環珮珊珊。雲肌

香，荆山玉瑩，蟬聲亂，巫峽雲寒。拭蹄痕，鏡光羞照，辜負青鸞。此時星前月下，閒將清冷，細自溫存，蒹蕪秋勁，玉郎應未整歸鞍。數新鴻，欲傳佳信；閣兔毫，難寫悲酸。到黃昏，敗荷疎雨，又幾度消魂。」——（玉蝶）

蝶）

有時候也因爲「玉京縹緲，雁魚耗絕。」那更覺愁腸百結，心緒如麻！你看：

「星轉曉天，戍樓聽，單于吹徹。擁翠被香衾，霜杵尙墮落目。楚江夢斷，但帳底暗流清血。看臂鎖金釧，一寸眉交千結。雨阻銀屏，風傳錦字，怎生休歇？未應輕散，磨寶簪將折。玉京縹緲，雁魚耗絕。愁來休，窗外又敲黃葉。」——（蕙蘭芳引）

然而這空虛的慰藉，有時尙會魚沉雁斷，而沈佺的刻骨相思，怎麼不病呢。沈佺病了，這消息一吹到玉娘的耳朵裏來，她知道愛人的病原爲婚事而起，於是寫信給佺道：「穀不偶於君，死願以同穴！」可是太遮了，太遲了！佺雖安心，生命却

不允許他有點兒留戀；他那答覆玉孃的詩，終於成爲絕響！在沈佺得到玉孃的誓言，算是安心瞑目而逝了。可是她生奚堪呢！

佺的詩還希望：

「隔水度仙妃，清絕雪爭飛。嬌花羞素質，秋月見寒輝。高情春不染，心鏡杳難依。何當飲雪液，共跨雙鶯歸！」

誰知道這希望終成泡影，玉孃的痛哭傷心更將如何悽切呵：你看她：

「中路憐長別，無因復見聞，願將今日意，化作陽台雲！仙郎久未歸，一歸笑春風。中塗成永絕，翠袖染啼紅。悵恨生死異，夢魂還再逢。寶鏡照秋水，明此一吋衷，素情無所著，怨逐雙鴻飛！」

這哭聲不是一字一淚嗎？但痛定思痛，觸景傷情，眼看自己女弟京孃的美滿姻緣，極盡「畫眉舉案」之樂。更覺悲從中來：

「三月江南綠正肥，陰陰深院燕初歸。亂銜飛絮營新壘，閒逐花香避繡幃。



却笑秋風紅縷在，獨憐舊事玉京非！蘭闥終日流香淚，愧爾雙飛拂洛暉。」

新燕憶女弟京孃詩

一至秋風七夕，天上人間，兩共團圓，顧影堪憐，尤有斷絃莫續之悲！

「涼蟾吹浪羅衫濕，貪看無眠久延立，欲將高調寄瑤琴，一聲絃斷霜風急；鳳膠難養令人傷，茫然背向西窗泣。寒機欲把相思織，織又不成心愈戚。掩淚含羞下階看，仰看牛女隔河漢。天河難隔牛女情，一年一度能相見；獨此絃斷無續期，梧桐葉上不勝悲。抱琴曉對菱花鏡，重恨從風手上吹。」

（瑤琴怨）

在父母看愛女青春辜負，欲擬爲續斷絃，玉孃却很決絕告訴她的雙親道：「女所以未亡者，有二親耳。」雖然長者有心，也是無可奈何了。

那月「時值元夕，父媪出觀燈，詔女伴強之行。不可，託疾，隱几。忽燭影揮鶴下，見沈郎（佺）宛若，屬曰：「若瓊自重！幸不寒風盟，固所願也。」張且

驚且喜，往，握其衣，不相迎。顧視燭影，以手擁髻，悽然泣下，曰：「所不與沈郎者，有如此燭！」語絕，覺，不見。張悲絕，久乃甦，曰：「郎舍我乎？」遂得疾以卒。「……（明王詔張玉嬈傳）」

她的父母可憐她的癡誠，遂請求沈佺與氏合葬，從此白楊荒塚沈張之願償矣！後霜娥悲主憂傷卒，紫娥念舊亦自經死。越日鸚鵡又悲鳴逝，父母并以殉葬，名曰鸚鵡塚。從此「張房三清」追險玉嬈左右了。

女詞人的生卒年月不可考，惟知其在宋末而已。其好詞亦有不亞於易安之處。如：

「門外車馳馬驟，繡閣猶醺春酒。頓覺翠衾寒，人在枕邊如舊。知否，知否？何事黃花俱瘦？」——（戲和李易安如夢令）

「玉影無塵雁影來，繞庭茂砌亂蛩哀，涼窺珠箔夢初回。壓枕離愁飛不去，西風疑負菊花開，起看秋清月滿臺。」——（浣溪紗）

「月光微，簾影曉。庭院深沉，寶鼎餘香裊。濃睡不堪聞鳥語！情逐梨雲，  
夢入青春香。海棠陰，楊柳杪。疎雨寒烟，似我愁多少。誰唱竹枝聲繚繞？

臨風自訴東風早如。」——（蘇遮疏）

「春雨動輕寒，金鴨無心薰麝蘭。庭院深深人不到，憑闌；盡日花枝獨自看。  
消睡報雙鬢，茗鼎香分缺鳳團。雪浪不須除酒病，珊瑚；愁繞香叢淚未  
乾。」——（南鄉子）

### 朱希真

同樣和朱淑真一般有着可憐的境遇，薄命的身世的，卻有着一位朱希真。朱希真這名字和朱淑真，只差了一個字，有人說是朱淑真之誤，也有人說是朱淑真的姊妹。最奇特的，是有着同樣的身世，恰好又同是一代薄命的詞人！那才是詞壇的佳話咧。

朱希真小字秋娘，聰明俊雅，博學尚吟詠。年十六，嫁同邑商人徐必用，必用重利輕別離，商久不歸；秋娘閨中懷念，情思折鬱，作「閨怨詞」一闋寄之云：

「梅妬晨妝雪妬輕，遠山依約與眉青。尊前無復歌金縷，夢覺空餘月滿林。

魚與雁，兩浮沉，淺顰微笑總關心。相思恰似江南柳，一夜東風一夜深。」

（鷓鴣天）

又：

「簾烘淚雨乾，酒壓愁城破。冰壺防飲渴，培殘火。朱消粉褪，絕勝新梳裏。不是寒宵短，日上三竿，玉人猶要同臥。如今多病，寂寞章臺左。黃昏風弄雪，門深鎖。蘭房密愛，萬種思量過，也須知有我，着這情悻，你怎忘了人呵。」（滿江花）

秋娘詩詞，極盡綺麗風騷之致，別後容光，相思滋味，追憶處，更覺無限悽涼了。其詞清淡蟾空：情致盎然，盡在筆下：

「檢盡歷雨冬又殘，愛他風雪耐他寒。拖條竹枝家家酒，一面籃輿處處山。  
添老大，轉癡頑，謝天教我老來閒，道人還了鴛鴦債，紙帳梅花醉夢間。」

（鷓鴣天除夕）

「插天翠柳，被何人堆上一輪明月。照我籬牀似涼水，飛入瓊臺銀闕。露冷  
笙簫，風清環珮，玉鎖無人掣，間零收盡，海光天影相接。誰信有藥長生，  
素娥新煉就。飛霜液雪，擊破珊瑚，爭似看仙桂，扶疎奇絕，洗盡凡心，滿  
身清露，浸蕭蕭華髮。明朝塵，記取休向人說。」——（念奴嬌詠月）

秋娘身世與遭遇，幾與朱淑真相似，但其一生事歷，較朱淑真尤爲隱晦，這也  
是詞人的不幸呀。

可是一讀她的：

「別離情緒，奈一番好景，一番愁感。燕語鶯啼人乍遠，還是他鄉寒食。桃  
李無言，不堪攀折，總是風流客。東君也自怪人，冷淡踪跡。花豔草芳、

春事每隨花意薄，疎狂何意？除却清風並皓月，脈脈此情誰識？料得文君，重簾不捲，只等閒消息。不如歸去，受他真個憐惜。」（念奴嬌）

「武陵春色濃如酒，遊冶才郎，初試花間手，絳蠟殘，人靜後，眉峯便作傷春皺。一霎風狂和雨驟，柳嫩花柔，渾不禁傷憊！明日餘香知在否？粉羅猶有殘紅透。」（蝶戀花）

則又酷似淑真一樣的同有所戀。這也不算奇特的；還是她的名字竟和樵歌的作者男性詞人朱希真相同，那才弄得人迷糊不清呢。

### 第三節 兩宋的貴族詞人

朱熹說：「本朝婦人之能文者，只有李易安與魏夫人；」易安已敍之於前，這兒，讓我們來介紹貴族詞人的魏夫人吧。

魏夫人，丞相曾布的夫人，曾封魯國夫人，家籍襄陽。丈夫曾布字子宣，唐人

大古文家之一的曾鞏的弟弟，累居顯官，夫妻榮貴，可謂極盛時了。

據朱熹的話看來，魏夫人不但能詩詞，甚至還有文名，但今所傳者僅僅虞美人古詩一首和詞數闕而已。貴族階級之婦女，且有文名於時，而曾受道學家之賞識的魏夫人，其身世與詩文，尚不易流傳，足見中國歷來婦女之文事，爲人所輕視了！魏夫人之外，不知還埋沒了多少珍貴的女作家呢！這該是婦女文學所不能發達的一個因緣呵。

雅編云：「魏夫人有江神子，捲珠簾諸曲，膾炙人口，其尤雅正者，則菩薩蠻……深得國風巷耳之遺。」其作風疎秀有致，蘊藉大方。她能寫出少婦所共有的情懷，才子佳人所共有的愁恨。如好事近，江神子，點絳脣。菩薩蠻，武陵春，減字木蘭花，蝶戀花，繫裙腰俱是難得之作：

「溪山掩映斜陽裏，樓臺影動鴛鴦起，隔岸三家，出牆紅杏花。綠楊堤下路，早晚溪邊去，三見柳綿飛；離人獨未歸。」（菩薩蠻）

「雨後曉寒輕，花外曉鶯啼歌，愁聽隔溪殘漏，正在一聲淒咽。不堪西望，去程除，離腸萬回結，不似海棠花下，按涼州時節。」（好事近）

「別郎容易見郎難，幾何般？懶臨鸞鏡，憔悴容儀，陡覺縷衣寬，門外紅樓將謝也，誰信道，不曾看？曉妝樓上望長安，怯輕寒。莫憑闌，嫌怕東風，吹恨上眉端。爲報歸期須及早，休誤妾，一春閑！」（江神子）

「波上清風，畫船明月人歸後。——漸消殘酒，猶自憑欄久。聚散匆匆，此恨年年有，重回首——淡煙疏柳，隱隱蕪城漏。」（點絳脣）

「記得來時春未暮，執手扳花，袖染花梢露。暗卜春心共花語，爭尋花朵爭先去。多情因甚相辜負？有輕折輕離，問誰分訴，淚溼海棠花之枝處，東君把奴吩咐。」——（蝶戀花憶舊）

「燈花耿耿漏遲遲，人別後，夜涼時，西風瀟灑夢轉回，誰念我，就單枕，斂雙眉。錦屏繡幌與秋期，腸欲斷，淚偷垂。月明還到小窗西，我恨你，我



憶你，你怎知？——（繫裙腰）

「小院無人簾半卷，獨自倚闌時。寬盡春來金縷衣，憔悴有誰知？玉人近日音書少，應是怨來遲。夢裏長安早晚歸，和淚看斜暉。」（武陵春）

「落花飛絮，杳杳天涯人甚處。欲寄相思，春盡衡陽雁漸稀。離腸淚眼，腸斷淚痕流不斷，明月西樓，一曲闌干一倍愁。」（減字木闌花）

### 孫道絢

孫夫人名道絢，號冲虛居士，是黃銖的母親。年三十喪夫，生年著作很多，可惜晚年遭回祿，燬焚無餘。後由黃銖搜集，只得到詞數首而已。她所作的南鄉子及

清平調兩種，後人推其可與易安頡頏：

「曉日壓重簷，斗帳春寒起未眠。天氣困人梳洗懶，眉尖，淡畫春山不喜添。閒把繡絲牽，認得金鍼又倒拈。陌上遊人歸也未？慊慊，滿院楊花不捲簾。」

。〔南鄉子〕

「悠悠颺颺，做盡輕模樣；半夜蕭蕭窗外響，多在梅邊竹上。朱樓向曉簾開，天花片片飛來，無奈熏爐烟霧，騰騰扶上金釵。」〔清平調〕

還有醉思仙，和秦樓月兩闋，亦極哀婉之思：

「晚霞紅。看山迷暮靄，烟暗孤松。動翩翩風袂，輕若驚鴻。心似鑑，鬢如雲，弄清影，月明中。謾悲涼歲冉冉。葬華潛改衰容。前事銷凝久，十年光景匆匆。念雲軒一夢，回首春空。彩鳳遠，玉簫寒，夜悄悄，恨無窮。歎黃塵久埋玉，斷腸揮淚東風。」〔醉思仙〕

「秋寂寞，秋風夜雨傷離索，老懷無奈，珠淚零落，故人一去無約期，尺書忽寄西飛鶴，西飛鶴！故人何在？村水？山郭？」〔秦樓月〕

孫夫人

又有一孫夫人，太學生秀洲鄭文的夫人。文在都下肄業，夫人寄以憶秦娥一詞。詞云：

「花深深，一鈎羅襪行花陰。行花陰，閑將柳帶，試結同心。日邊消息空沉沉，畫眉閣上愁登臨。愁登臨，海棠開後，望到如今。」（憶秦娥）

這闕詞，音節哀婉而有情思，一時都下酒樓妓院，相率譜入絃管彈唱。如風中柳一詞，曲麗柔婉，情思尤勝！

「銷滅芳容，端的爲郎煩惱。鬢慵梳宮妝草草。別離情緒，待歸來都告，怕傷郎又還休道。疆利鎖名，幾阻當年歡笑，更那堪鱗鴻信杳！蟾枝高折。願從今始早，莫辜負鳳幃人老。」（風中柳）

### 延安夫人

延安夫人，宋丞相蘇子容的妹妹，有寄其姊妹之詞。亦哀婉可誦。寄季玉妹更

漏子詞云：

「小闌干，深院宇，依舊當別處。朱戶鎖，玉樓空，一簾霜月紅。弄珠江，何處是？望斷碧雲無際。凝眼淚，出重城，隔溪羌笛聲。」（更漏子）

子）

寄季順妹臨江仙詞云：

「一夜東風穿繡戶，融融暖應佳時。春光何處最先知？平明堤上，染遍鬱金枝。姊妹遊來時節近，今朝應怨來遲！憑誰說與到家期？玉釵頭上簪，留待遠人歸。」（臨江仙）

寄姊妹蝶戀花詞云：

「淚濕征衣脂粉煖，四疊陽關，唱了千千遍。人道山長山又斷，瀟瀟微雨聞孤館。惜別傷離方寸亂，忘了臨行，酒盞深和淺。若有音書憑過雁，東萊不似蓬萊遠。」（蝶戀花）

## 楊妹子

楊妹子宋甯宗皇后之妹，書史會要稱其詩似甯宗，馬遠畫其所題，有詞訴衷情  
印題馬遠松院鳴琴之作也。詞云：

「閒中一弄七絃琴，此曲少知音。多因淡然無味，不比鄭聲淫。松院靜，竹  
林深，夜沉沉，清風拂軫，明月照林，誰會幽心？」（訴衷情）

## 第四節 兩宋的娼妓詞人

時代一至於兩宋，聲樂享樂既盛，倚聲填譜，披入管絃，當歌當哭者多矣！一面藉以發洩自己身世的苦痛，一面用爲勾名娛客的工具，因此娼妓也能詞了。惜人賤位卑，所以大都散佚不傳，所存者，因其與當時詞客詩人交遊，故造詣很深。作風與其身世關係，多趨真摯哀豔之途。且每有蘊藉婉約之作，爲世所珍，較之詞匠

的堆金砌玉，或騷人的裝腔作勢，遠勝多矣！

### 嚴蕊

嚴蕊 字幼芳，台州妓。詞名甚著，人格亦爲士大夫所崇重。學者唐仲友爲台州守，很賞識她。嘗命他賦紅白桃花，蕊卽席成如夢令。那詞是：

「道是梨花不是，道是杏花不是。白白與紅紅；別是東風情味。曾記，曾記

！人在武陵微醉。」（如夢令）

後朱熹這位道學先生，做官浙東提舉，因與唐仲友有私怨；遂奏參仲友與妓女嚴蕊姦淫，把他捕刑，嚴加拷打，兩月之間，受了兩次杖責，她終於忍受着酷刑，清白地不肯誣害着她的詞友。至朱熹去後，岳飛之子岳商卿繼任，憐其哀屈，命作詞自陳，而後判令她從良。她那自陳的詞道：

「不是愛風塵，似被前緣誤，花落花開自有時，總賴東風主。去也終須出，

住也如何住？若得山花插滿頭，莫問奴歸處。」——（卜算子）

此詞道出身世淪落爲妓的悲哀，如怨，如慕，如泣，如訴，哀而不傷，豈獨擅長詞令！亦可見敗柳殘花中，猶盡有不甘墜溷者在也。

她又有七夕一詞云：

「碧梧初出，桂花纔吐，池上水花微謝。穿鍼人在合歡樓，正月露玉盤高寫。蛛忙鵲懶，耕慵織倦，空似古今佳話。人間剛道隔年期，怕天上方纔隔夜。」——（鵲橋仙）

### 聶勝瓊

聶勝瓊，長安妓。與李之問戀愛，會之間欲離長安，聶氏作鷓鴣天一詞寄別。

詞云：

「玉慘花愁出鳳城，蓮花樓下柳青青，尊前一唱陽關曲，別箇人人第五程。」

尋好夢，夢難成。有誰知我此時情！枕前淚共窗前雨，隔看窗兒滴到明。」

（鷓鴣天寄別李生）

青泥蓮花記云：「李之間解長安幕，詣京師，改秩都下。聶勝瓊名娼也。質性慧黠，公見而善之。李將行，勝瓊送別，餞於蓮花樓，唱一詞，末句曰：『無計留春住，奈何無計隨君去？』李復留經月，爲細君督歸甚切，遂飲別。不旬日，聶作詞以寄李云，蓋寓調鷓鴣天也。之間在路中得之，藏於篋間，抵家，爲其妻所得，因問之，具以實告，妻喜其語句清健，遂出粧奩，資夫娶歸。瓊至，卽棄冠櫛，損其粧飾，委曲以事主母，終身和悅，無少間隙焉。」

勝瓊之作，只留此一首，女詞人之歸宿，約如上述矣。但讀其別離之詞，清麗宛約之風，尙溢於字裏行間也！



琴操，杭州妓，蘇東坡在杭時，過從甚密；後爲東坡所感化，削髮出家。先是有一日，西湖有侘者，閑唱少游滿庭芳，偶然誤舉一韻云：「畫角聲斷斜陽。」琴操在側，因爲之更正曰：「畫角聲斷譙門，非斜陽也。」侘因戲之曰：「爾可改韻否？」琴操卽改作「陽」字韻云：

「山抹微雲，天連衰草，畫角聲斷斜陽。暫停征轡，聊共飲離觴。只少蓬萊舊侶，頻回首，煙靄茫茫。孤村裏，寒鴉數點，流水繞紅牆。魂傷當此際，輕分羅帶，暗解香囊。漫贏得薄倖名狂。此時何時見也？袖襟上，空有餘香。傷心處，高城望斷，燈火已昏黃。」——（滿庭芳）

這雖是改作，但其才思敏捷，也着實可驚呢！

洪惠英

洪惠英，會稽妓。有詞云：

「春梅如雪，剛被雪來相挫折；雪裏梅花，無限精神總屬他。梅花無語，只有東君來作主；傳語東君，來與梅花作主人。」

鄭云娘

鄭云娘，不知何地人。有寄張生西江月，和寄張兜兜鞋兒曲兩詞；妖豔情白，意傳幽會，香韻欲流，亦娼妓筆下之上乘也。詞云：

「一片冰輪皎潔，十分桂魄婆娑。不施方便是如何，莫是姮娥妬我？雖則清光可愛，奈緣好事多磨！仗誰傳與片雲呵，遮取霎時則個。」——（西江月）

寄張生

「朦朧月影，黯淡花陰。獨立等多時，只怕冤家乖約，又恐他側畔人知。千回作念，萬般思想，心下暗猜疑。驀地得來厮見，風前語，顫聲低。輕移蓮步，暗卸羅衣，攜手過廊西。正是更闌人靜，向粉郎故意矜持。片時雲雨，

幾多歡愛，依舊兩分離！報道「情郎且住，待奴兒上鞋兒。」——（鞋兒曲

張兒兜）

### 蜀妓

蜀妓，亦能詞。陸遊之蜀，愛之攜以同歸，居以別墅，約數日一會，後游因病稍疏，妓疑其變心，游卽填詞一闋以自解。妓也步原韻答道：

「說盟，說誓，說情，說意：動便春愁滿紙。多應念得脫空經，是那詞先生教底？不茶，不飯。不言，不語，一味供她憔悴。相思已是不曾闕，又那得工夫咒你！」

全闋都用通俗言語入詞，更見情切，如何身世，令人呼之欲出！亦別具一格也。

蜀妓

又有一蜀妓，爲客作送別云：

「欲寄意渾無所有，折盡市橋官柳。看君着上春衫，又相將放船楚江口。

後會不知何日又？是男兒休要鎮長相守！苟富貴，毋相忘，若相忘，有如此

酒！」——（市橋柳）

詞中帶有深意，非一味作女兒情長者可比！

劉燕哥

劉燕哥，宋名妓。亦有送客遠行詞云：

「故人別我出陽關，無計銷雕鞍，今古別離難！兀誰畫蛾眉遠山；一尊別

酒，一聲杜宇，寂寞又春殘！明月小樓間，第一夜相思淚彈。」——（大常引）

## 趙才卿

趙才卿，成都妓。能詞。值師府作食送都鈴師，令她應命作詞。她卽席成吟：

「細卿營中有亞夫，華宴簇名姝。雅歌長許佐投壺，無一日不歡娛。君王

拓境思名將，捧飛檄，欲登途。從前密約悉成虛，空賸得淚如珠。」——（

燕歸梁）

## 馬瓊瓊

馬瓊瓊，南渡後方爲妓。與朱端朝互相傾心，端朝的費用，都由她供應。端朝及爲南昌尉，爲瓊瓊脫籍以歸；於家園闢東西兩閣，東居正室，西居瓊瓊——朱遂單身赴伍，臨行約：「此去書信來往，兩閣混同一緘，復書亦是如此。」半年之後，東閣有書，西閣卽無。瓊瓊乃密遣人往南昌遞信，端朝接書，開緘內無字，只有畫

雪梅的扇面，後寫詞道：

「雪梅妬色，雪把梅花勤相抑；梅性溫柔，雪壓梅花怎點頭？芳心欲訴，全仗東風來作主；傳語東君，早與梅花作主人！」

端朝即棄官回家，置酒會二閣，東閣道：「君且判斷雪梅是非安在？」端朝遂作詞云：

「梅正開時雪正狂，兩般幽韻孰優長，且宜持酒細端詳。梅比雪花輸一出，雪如梅蕊少些香，花公非是不思量！」——（浣溪沙）

此後遂各歡好如初。瓊瓊的詞，與洪惠英（前已引過）所作大同小異，豈亦一事兩傳耶？

嘉定

嘉定間，有平江妓，作送太守詩云：

「春色原無主，荷東風着意看承，等閑分付。多少無情風雨，又那更蝶欺蜂妬！算燕雀眼前無數。縱使簾櫳能愛護，對於今已是成遲暮。芳草碧，遮歸路。看看做到難言處，怕仙郎輕颺，旌旗易歌襦袴。月照西樓絃索靜，雲蔽崑城城府。便恁地一帆輕舉？獨倚闌干愁拍碎，慘玉容淚眼如經雨。去與住，兩難訴。」

### 第五節 兩宋的無名詞人

詞雖極盛，得女作者，除數大家爲人所注意，因而得傳之外；苟有所作者，仍與其身世一樣不得傳。其不至湮沒無聞，亦寥寥可數，今集而珍之，應是本書之急務乎！

盧氏

盧氏，天聖時人，父官漢州，女跟父到任，後任滿回鄉，過泥溪驛，題蝶戀花於壁上詞云。

「蜀道青天煙霧翳，帝里繁華，迢遞何時至！回望錦川揮粉淚，鳳釵斜鞞烏雲膩。綬帶雙垂金縷細，玉佩珠璫露滴寒如水，從此鸞妝添遠意，畫眉學得遙山翠。」——（蝶戀花）

### 舒氏

舒氏，王顏齡妻，哲宗時人。夫婦原是一對詞家，唱隨之樂，自不待言！可是舒氏父親却是個武人，顏齡因故得於彼，遂合舒氏歸甯。從此離異！舒氏寂居父家，獨行池上，懷念丈夫，因作點絳脣一詞紀其懷念云：

「獨自臨池，悶來祇把欄干凭。舊恨新愁，耗却年時興。鷺散魚潛，煙斂風初起。波心靜。照人如鏡，小箇年時影。」——（點絳脣）



## 吳城小龍女

吳城小龍女。詞綜轉載冷齋夜話說：黃山谷在荊州柱間見江亭怨一詞，夜夢一女子云：「有感而作」，山谷驚悟，以爲卽吳城小龍女之詞。詞云：

「簾捲曲闌獨倚，江展暮雲無際。淚眼不曾晴，家在吳頭楚尾。數點雪花亂委，撲灑沙鷗驚起。詩句欲成時，沒入蒼煙叢裏。」——（江亭怨）

## 竊杯女子

竊杯女子。宣和遺事記：「宣和間，上元張燈，許士女縱觀，各賜酒一杯。一女子竊所飲金杯，徽士見之，押至御前。女誦鷓鴣天詞，徽宗大喜，以金杯賜之，衛士送歸。」詞云：

「月滿蓬壺燦爛燈，與卽攜手至端門。貪看鶴陣笙歌舉，不學鴛鴦失却羣。

天漸曉，感皇恩，傳宣賜酒欵杯巡，歸安恐被翁姑責，竊取金杯作照憑。

——鷓鴣天——

### 姚月華

姚月華，宋人。隨父寓揚子江，與鄰舟書生楊達相遇。見達昭君怨詩，愛其「匣中縱有菱花鏡，着向單于照舊顏。」私令侍兒向其乞稿，遂相往來。一日楊偶爽約不至，姚作阿那曲苑詞叢談記之如此。詞云：

——銀燭清樽久延佇。出門入門天欲曙。月落星稀竟不來。煙柳瞳矓鵲飛去。

——（阿那曲）——

### 紫竺

紫竺，工詞。尤善調謔。恆謂天下無其偶。一日，手李後主集，其父元伯問曰

：「後主詞中，何處最佳？」答曰：「問君還有幾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東流。」其父默然。後與秀才方喬以詩詞往來。有生查子一詞，風致可想矣，豔異編記此事方得傳。詞云：

「晨鶯不住啼，故喚愁人起，無力曉妝慵，閑弄荷錢水。欲呼女伴來，鬥草花陰裏。嬌極不成狂，更向屏山倚。」——（生查子）

### 陳妙常

陳妙常，古今女史謂：「宋女貞觀尼陳妙常，年二十餘，姿色出羣，詩文俊雅，工音律。張子湖授臨江令，宿女貞觀，見妙常以詞調之，妙常亦以詞拒之。後與子湖故友潘法成私通，情洽。潘密告子湖，以計斷爲夫婦。」有詞云：

「清靜堂中不捲簾，景悠然。閑花野草漫連天。莫狂言！獨坐洞房誰是伴？一爐煙。閑來窗下理琴絃，小神仙。」——（太平時）

建陽人阮逸

建陽人阮逸，天聖進士，有女能詞，僅存兩闕。其一云：

「仙苑春濃，小桃開，  
枝枝已堪攀折。乍雨乍晴，  
輕煙輕寒，漸近賞花時節。  
柳搖臺榭東風軟，  
簾櫳靜幽禽調舌。斷魂遠，  
閒尋翠徑，頓成愁結。此  
恨無人共說——還立盡黃昏，  
寸心空切！強整繡衾，  
獨掩朱扉，枕簟爲誰鋪設。  
？夜長更漏催聲遠，  
紗窗映銀缸明滅。夢回處，  
梅梢半籠淡月。」——（花

心動）

其二云：

「寒棲東風裏，燕子還尋舊壘。  
餘寒猶峭，紅日薄侵羅綺。  
嫩草方抽碧玉茵，  
媚柳輕拂黃金縷；鶯囀上林，  
魚游春水。幾曲闌干遍倚，  
又是一番新桃李。佳人應怪歸遲，  
梅妝淚洗！鳳簫聲絕沉孤雁，  
望斷清波無雙鯉。雲山萬

里，寸心千里。」——（魚游春水）

### 范仲胤妻

范仲胤妻，姓名不傳，有詞一闕云：

「西風昨夜穿簾幕，閨院添蕭索。最是梧桐零落。迤邐秋風過却，人情音信難托。教奴獨自守空房，淚珠與燈花共落。」——（伊川令）

亦清麗可喜！

### 韓玉

韓玉，（一作玉文）清照的女弟子，杭州人。（一作秦人，避亂來杭）！嫁林子安。子安得官後，爽約不來迎，乃隻身自去尋找。看她的且坐令，番槍子僅有的兩詞，即可爲其身世對照了！

「閒院落，誤了清明約。杏花雨過煙胭脂，緊了秋千索。鬥了人歸，朱門悄掩，梨花寂寞。書滿紙，恨憑誰托，纔封了，又揉却。知他何處貪歡樂，引得我心兒惡！怎生全不思量著，那人人情薄？」——（且坐令）

「莫把團扇雙鸞隔，要看五溪頭，春風客。妙將風格蕭閒，翠羅金縷瘦宜窄。轉面兩眉攢，青衫濕。到此月，想精神，花生秀質，待與不清狂，如何得？奈他難駐朝望，易成春夢，恨又積！送上七香車，春草碧。——（番槍子）讀其「書滿紙，恨憑誰托，纔封了，又揉却。」哀怨之氣，固不在言語間也。

### 鄭意娘

鄭意娘，楊思厚之妻。被撤八太尉自盱眙掠得，不辱而死。有詞云：

「往事與誰論，無語暗彈清血！何處最堪腸斷？是黃昏時節。倚樓凝望又徘徊，誰解此情切？無計可同歸雁，赴江南春色，」——（好事近）

## 幼卿

幼卿，徽宗時人。初屬意表兄，願爲夫婦，後因父命不許，改嫁他姓。表兄亦只得另娶，心怨幼卿負約。迨表兄做官陝州，幼卿也跟夫在陝州統兵；彼此邂逅，表兄竟揚鞭馳馬而去，略不一顧，幼卿因填詞陝州驛上見意。詞云：

「極目楚天空，雲雨無蹤。漫留遺恨銷眉峯。自是荷花開較晚，孤負東風。

「客館歎飄蓬，聚散匆匆。揚鞭那忍驟花驄！望斷斜陽人不見，滿袖啼紅。

——（浪淘沙）

這詞哀怨欲絕，可知幼卿固未負其表兄，實處當時絕無女權的社會，父命不得不從耳。要是抗爭，那談何容易呵！

## 王嬌紅

王嬌紅，字瑩鄂，蜀人。嬌紅本和內兄申純戀愛，私約爲夫婦。後她的父親把她改嫁他姓，嬌紅無力抵抗，大爲感傷，題寄別詩兩首：其一：「如此鐘情古所稀，吁嗟好事到頭非！汪汪兩眼西風淚，猶向陽台作雨飛。」其二：「月有陰晴與圓缺，人有悲歡與會別；擁爐細語鬼神知，拚把紅顏爲君絕。」乃更填滿庭芳一詞，自示己意，遂鬱鬱死。申純亦絕食身殉。詞云：

「籠影嬌紅，簾紋浮水；緣陰庭院清幽。夜長人靜，贏得許多愁。空憶當時月色，小窗外，情話綢繆。臨風淚，拋成暮雨，猶向楚山頭。殷勤紅一葉，傳來密意，佳好新求；奈百端聞阻，恩愛休休，應是紅顏薄命，難消受，俊雅風流：須相會，重等舊約，休忘杜家秋！」——（滿庭芳）

特別的中國儒家倫理思想，維繫着宋時的宗法社會，男女要談戀愛，自然是非死不可！而嬌紅竟不爲惡勢力所屈從，任其情感奔馳。可謂「如此鍾情古所稀」呀！難怪她深自得意，然而，嬌紅既不能像幼卿一樣地忍受，屈服，跟隨着她精神



上漠不相關的人生活。又不得不死了。

### 慕容岳卿妻

慕容岳卿妻，姑蘇人。一日月夜，有客於平江雍熙寺，聞婦人歌浣溪沙詞，傳之姑蘇；岳卿聞之，曰：此亡妻平生作也。寺正其妻殯處。詞云：

「滿目江山憶舊遊，汀花汀草弄春柔，長亭艤住木蘭舟。好夢易隨流水去，芳心猶逐曉雲愁，行人莫上望京樓。」——（浣溪沙）

### 徐君寶妻

徐君寶妻，岳州人。遭金人之亂，被掠至杭州，居韓蘄王府。主者欲犯之，她哀告道：「俟祭先夫，然後爲君婦」。主者許可，乃焚香再拜，題詞於壁上，投池中死。詞云：

「漢上繁華，江南人物；尙遺宣政爲流。綠窗朱戶，十里欄銀鈎。一旦兵刀齊舉，旌旌擁百萬貔貅。長騎入歌樓舞榭，風捲落花愁。清平三百載，典章人物，掃地都休！幸此身未北，猶客南州。破鑑徐郎何在？空惆悵，相見由無！從今後，夢魂千里，夜夜岳陽樓。」——（滿庭芳）

蔣氏女

蔣氏女，徽宗時人。金兵破汴京，女父蔣興祖任陽武令，爲金兵殺，女被擄去，到雄州驛，題詞壁上。詞云：

「朝雲橫度，轆轤車聲如水去；白草黃沙，日照孤村三兩家。飛鴻過也，百結愁腸無晝夜，漸近燕山。回首鄉關歸路難！」——（減字木蘭花）

唐氏

唐氏初嫁陸游，夫婦倆愛情很篤，但游母却與唐氏不和，迫游離婚，遊只得出之。唐氏乃改嫁同郡趙士程，春日，游山游，相遇於禹跡寺南之沈園，唐語其夫，爲置酒肴。游悵然賦釵頭鳳云：

「紅酥手，黃藤酒，滿城春色宮牆柳。東風惡，歡情薄，一懷愁緒，幾年離索，錯，錯，錯！春如舊，人空瘦，淚痕紅泥皺。綃透。桃花落，聞池閣，山盟水在，錦書難托，莫，莫，莫！」——（釵頭鳳）

唐氏亦和釵頭鳳 詞云：

「世情薄，人情惡，兩送黃昏花易落，晚風乾，淚痕殘。欲箋心事，獨語斜闌。難，難，難！人成各，今非昨，病魂常似秋千索。角聲寒，夜闌珊。

怕人尋問，咽淚妝歡。瞞，瞞，瞞！——（釵頭鳳）

未幾，卽快快卒。游復過沈園時，傷感萬分，更賦一詩道：「落日城頭畫角哀，沈園非復舊池臺。傷心橋下春波綠，曾見鶯鶯照影來。」這故事可太悲慘了！

又有謂陸游到蜀

又有謂陸游到蜀，宿一驛中，見有題詩壁上。詢之，知爲驛卒女兒所作，遂納爲妾。半年來，爲夫人逐之，乃賦詞而別：

「只知眉上愁，不識愁來路。窗外有芭蕉，陣陣黃昏雨。曉起理殘妝，整頓教愁去。不合畫春山，依舊留愁住。」——（生查子）

更有謂陸游到蜀，攜一技能詞，歸居別墅。此段已載於第四節中，是否此妓即驛卒女，是否驛卒女即唐氏？輾轉傳訛，已不得而知。抑亦詩人浪漫，攜妓納妾，自足常事；况當斯世，一夫多妻，已成社會制度，陸游以愛才而偏娶，更非情理所無了。

戴復古未遇時，游江西武甯，有富翁愛其才，以女嫁之。三年後，欲歸浙江，方言家已有妻室，富翁大怒，女反委曲爲其解釋，盡以奩具贈戴。戴別。又贈以詞，乃投江而死。詞云：

「惜多才，憐薄命，無計可留汝！揉碎花箋，仍寫斷腸句！道傍楊柳依依，千絲萬縷，抵不住一分情緒。捉月盟言，不是夢中語；後回君若重來，不相忘處，把杯酒，澆奴墳上土。」——（碎花箋）

亦哀婉也！

### 趙秋官妻

趙秋官妻，與秋官同有才名於宋室。一日於歧陽郵亭上，秋官妻，題有詞云：

「人道有情還有夢，無夢豈無情！夜夜思量直到明。有夢怎教成！昨夜偶然來夢裏，鄰笛又還驚。笛韻淒涼不忍聽。總是斷腸聲！」——（武陵春）

美奴

美奴。陸藻侍見，亦能詞。有卜算子一闕云：

「送我出東門，乍別長安道，兩岸垂楊銷暮煙，正是秋光老。一曲古陽關，

莫惜金樽倒！君向瀟湘我向秦，魚雁何時到？」——（卜算子）

此傷別之作也！

張淑芳

張淑芳，錢塘樵夫女，賈似道妾。後淑芳知以道孤行必敗，遂逃出爲尼以終。

有詞云：

「墨痕香，紅蠟淚；點點愁人離思。梧桐落，蓼花殘，雁聲天外寒。五雲

嶺，九溪塢；傳到秋來更苦。風淅淅，水淙淙，不教蓬徑通。」——（更漏子）

子)

詞境清幽而有禪意，婦女詞中之創格也。

賈月華，字娉婷，台州人，賈似道的女兒，月華母方有孕。即與魏鵬母指腹爲婚；後鵬長，到賈宅，月華母有悔婚意，命以兄妹禮相見，不談婚事，鵬只得乘機向月華直言，遂生愛戀。後魏鵬做官浙東提舉，向賈似道求婚，似道不許；更因月華第得官陝西咸陽尹，就繫月華回去。月華悲痛欲絕，集唐人詩句成永別詩三十絕，並填踏莎行一詞，後鬱鬱死。詞云：

「隨水落花，離絃飛箭；今生無處能相見。長江縱使向西流，也應不盡千年怨！盟誓無憑，情緣有限；願化作啣泥燕，一年一度一歸來，孤雌獨入郎庭院。」——（踏莎行）

又是一個婚姻不自由下犧牲的悲慘故事了！

## 第六節 遼的貴族詞人

遼時文風不振，無文學可稱。據遼史文學傳載，男作家不過蘭柳，蕭韓家奴，王鼎數人而已。至於婦女作家。僅傳道宗蕭后，天祚蕭妃兩人。蕭后。蕭妃均以詩稱；惟蕭后有何心院詞十首，情思悽惋，能披管弦，既不似詩，自可謂詞。蓋當時遼主，禁止其國文書流入中土，而蕭后有此作品，傲倖得存，兼有一段哀豔悽惻宮闈的歷史，那正是一篇很豔美的文學故事，更值得我們珍貴的敘述了。

蕭皇后，欽哀皇后第北面官南院樞密使惠的少女。母邪律氏，重熙九年（一〇四〇）五月五日，夜夢月墜懷，生皇后，妍麗爲諸女子冠。琵琶尤精絕，人皆以觀音識之，遂名觀音。二十二年道宗在春宮，慕后賢淑，聘納爲妃。及道宗卽位，於清寧元年（一〇五五）十二月冊爲皇后。二年八月，道宗獵秋山，皇后率妃嬪從行，到伏虎林，命皇后賦詩。后應聲道：



「威風萬里壓南邦，東去能翻鴨綠江，靈怪大千都破胆，那教猛虎不投降。」  
道宗大喜，于羣臣前贊「皇后爲女才子」，明日，道宗親射獵，有虎突林出，他說：「朕射得此虎，方可不愧后詩。」果一發而中，羣臣呼萬歲，是年十一月，羣臣上皇帝尊號曰：天佑皇帝。皇后曰：懿德皇后。

三年秋，道宗作君臣同志華夷同風詩，皇后亦應制屬和，明年生太子濬，皇太叔重元妃入賀，流目近媚，倫極趨承，后道：「貴家婦宜莊以臨下，何必如此！」妃歸，謂重元曰：「汝若有志，當除此恥，笞撻此婢！」於是重元父子謀叛於九年七月。後伏誅，討亂大功爲北極密院事，趙王耶律乙辛。

遼國風尚，君臣好獵，后常慕唐徐賢妃行事；每於御前進諫得失，並上疏痛諫獵害。道宗雖嘉納，心却厭煩，咸雍之末，頗多離后；后因作回心院詞，披之弦管，以寓望幸。詞云：

「掃深殿，閉久金鋪暗。游絲絡網塵作堆，積歲青笞厚階面。掃深殿，待君

宴。

拂象牀，憑夢借高唐，敲壞半邊知妾臥，恰當天處少輝光。拂象牀，待君王。

換香枕，一半無雲錦。爲是秋來展轉多，更有雙雙淚痕滲。換香枕。待君寢。

鋪翠被，羞殺鴛鴦對，猶憶當時叫合歡，而今獨覆相思塊，鋪翠被，待君睡。

裝繡帳，金鈎未敢上。解卻四角夜光珠，不教照見愁模樣。裝繡帳，待君眠。

疊錦茵，重重空目陳。只願身當白玉體，不願伊當薄命人。疊錦茵，待君臨。

展瑤席，花笑三韓碧。笑妾新鋪玉一牀，從來婦歡不終席。展瑤席。待君

息。

剔銀燈，須知一樣明。偏是君來生彩暈，對妾故作青燐燐。剔銀燈，待君行。

薰薰鑪，能將孤悶蘇。若道妾身多穢賤，自沾御體香徹膚，薰薰鑪。待君娛。

張鳴箏，恰恰語嬌鶯。一從彈作房中曲，常和窗前風雨聲。張鳴箏，待君聽。」

此詞情思悽惋，嬌倩動人。不意北夷之音。竟有如此成就！中原婦女中恐無此真摯旖旎的作品，難怪那時的伶人，除負有聰明的伶官趙惟一外，誰也不能彈奏了。

蕭有宮婢單登，本重元家婢，自負善彈箏及琵琶。時道宗欲召登彈箏。后諫道：「此叛家婢，女中獨無豫讓乎？安得輕近御前。」因遣值外院，登怨后，每於其

妹清子虛誣后與惟一淫通。清子時方與耶律乙辛狎暱，盡告之。乙辛欲害后，乃請人作十香淫詞，用爲誣案。詞成，托清子使單登乞皇后手書。登見后乃詭言道：「此乃宋國忒里蹇（皇后）所作，若更得皇后御書，便稱雙絕。后取讀極贊之。因爲手書，並附已作懷古詩一絕於後。詩云：

「宮中只數趙家妝，敗雨殘雲誤漢王，惟有知情一片月，曾窺飛鳥入昭陽。」

登得書後，由清子交乙辛；乙辛乃密奏道宗，道宗大怒，召后痛詰。后哭辯曰：「妾托體國家，已造婦人之極」况誕育儲賦，近且生孫，兒女滿前，更何忍作淫奔失行之人。「道宗出証十香詞曰：」「此汝親手所書。」后道：「此宋國忒里蹇所作，妾從單登處得來，就寫賞賜她，且國家無親蠶事，妾作那時有親蠶詞。道宗更罵道：「詩正不妨以爲無有，如詞中「合縫鞵」亦非汝所著而爲宋國服耶？」，又以鐵骨朶擊后，幾殞。遂命張孝傑與乙辛治其事，乙辛以灼湯醋鞵惟一，案遂定。樞密副使蕭惟信請反案，不聽，但道宗却也躊躇起來，指紙後懷古詩道：「這是

皇后罵飛燕的詩，如何會再作十香詞；」孝傑上奏道：「宮中只數趙家妝，惟有知情一片月，二句中正包着趙惟一三字。」道宗意乃決，即日誅惟一族，並敕后自盡，時太子及齊國諸公主，披髮流涕，求代母死，不許。后乞一面，亦不許。乃作絕命詞云：

「嗟薄祐兮多幸，羌作儷兮皇家。承吳穹兮下覆，近日月兮分華。托後鈞兮凝位，忽星凝兮啓耀。雖覺纍兮黃妝，庶無罪兮宗廟。欲貫魚兮上進，乘陽德兮天飛。豈禍生兮無朕，蒙穢惡兮宮闈。將剖心兮目陳，冀回照兮白日。甯庶女兮多歌，漸遇飛霜兮下擊。顧子女兮哀頓，對左右兮摧傷。共西矐兮將墜，忽吾去兮椒房。呼天地兮慘悴，恨今古兮安極。知我生兮必死，又焉爰兮旦夕。」

吟後閉宮，以白練自經死，時年三十有六。道宗怒猶未息，命裸屍以葦蓆裹還其家。人咸稱奇冤，皇太子伏地宣誓必報母仇，旋又被乙辛所陷死。

遼國惟一的貴族女詞人，沉此奇冤，直至大安二年（一〇八六），居第二女趙國公主，以匡救中央，誅乙辛，戮孝傑屍復仇，時涿州，王鼎著焚椒錄一書，專敘此案至詳。並謂蕭后之取禍有三：（1）好音樂。（2）能詩詞。（3）善書文。由此更足見蕭后乃一全能之文學家，推爲詞人誰曰不宜呢！至今，北平瓊華島，尙有皇后妝洗樓舊址。清代大詞人朱彝尊填台城路詠其事云：

「層蘭不厭波光冷，明霞遠捎魚尾。烟草含茸，圓荷倚蓋，猶與舞衫相似。

揉監片水，曾簇蝶前紅，影蛾描翠。錦石秋花，當時穩貼，早羅髻。春城幾番士女，從嬉遊元夕，沙界烟寺。黃面瞿曇，白頭宮蓋，也說千年遺事

回心院子，問殿却香泥，可留蕭字？懷古心情，焚椒尋蠹紙。」——（臺城

路）

同時大詞人如陳維崧，納蘭性德等均有填詞，以憑弔芳魂！蕭后被誣的十香詞却不可不錄的：

「青絲七尺長，挽出內家裝，不如眠枕上，倍觀綠雲香，  
紅綃一副強，輕蘭白玉光，試開胸探取，尤比顫酥香，  
芙蓉失新豔，蓮花落故妝，兩般總堪比，可似粉腮香。  
螭蟻那足並，長須學鳳凰，昨宵歡臂上，應惹領邊香。  
和羹好滋味，送語出宮商，定知郎口內，含有煖甘香。  
非關兼酒氣，不是口脂芳。却疑花解語，風送過來香。  
既摘上林蕊，還親御苑桑，歸來便攜手，纖纖春筍香。  
鳳華拋合縫，羅襪卸輕霜，誰將煖白玉，雕出軟鈎香。  
解帶色已戰，觸手心愈忙，那識羅裙內，消魂別有香。  
咳唾千卸釀，肌膚百和裝，元非敬沉水，生得滿身香。」

這十首淫豔柔媚，一氣呵成，亦傑出也。可惜我們不能知道這位真鼎的作者是誰，也是遺憾。

蕭后的死，完全犧牲在她有偉大的藝術，有文學的素養；所以終於不免演出這一齣貴族階級宮闈的悲劇，在婦女史中，染成這一幕動人悱惻的故事。對於她自身。和文學史話，是幸呢？還是不幸呢？我將不忍批判了。



## 第四章 元明女詞人的衰落

朝代一至元明，詞的本質已漸演化而成散曲，傳奇遂替代而興，詞乃不爲人所注目了。男詞作家，尙且寥寥，何能怪得女詞作家之默默無聞呢。文學至此，雖呈衰落現象，要知有清的復興，亦正基功于此；我們知道光明的前夜，應有黑暗的來臨，轟烈的復興，也應有屏息的準備，我們又何能苛求於時代呢？

### 第一節 宋亡國宮人之詞

入元，宋的宮人，多流離四散，或以色衰見逐，或因兵亂失所，能詞者所傳不多，亡國哀音，實有令人不忍卒聽者！

王清惠

王清惠，宋代昭儀。入元後削髮爲尼，號冲虛。有滿江紅一詞，於宋亡出奔時，題在驛壁上。極國亡家喪，與人生離亂之感！詞云：

「太液芙蓉，渾不是，舊時顏色。曾記得，承恩雨露，玉樓金闕。名播蘭簪妃后裏，暈潮蓮臉君王側。忽一朝，鼙鼓揭天來，繁華歇。龍虎散，風雲滅，千古恨，憑誰說！對山河百二，淚沾襟血，驛館夜驚塵土夢，宮車曉碾關山月。願嫦娥相顧肯從容，隨圓缺。」——（滿江紅）

讀此詞有如李後主虞美人的「春花秋月何時了？往事知多少。小樓昨夜又東風，故國不堪回首月明中？」雕蘭玉砌應猶在，只是朱顏改。問君還有幾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東流！」「終日以眼淚洗面」之痛，正是尼采所謂：「一切文學予愛以血書者。」清惠之詞，真所謂以血書者也！

金德淑

金德淑，宋末宮人。入元後，嫁章邱李姓，有望江南一詞。詞云：

「春睡起，積雪滿燕山。萬里長城橫縞帶，六宮燈火已闌珊。人在玉樓間！」

——（望江南）

此詞「六宮燈火已闌珊，人在玉樓間」。亦哀婉也！

章麗真

章麗真，亦宋末宮人。有長相思一詞。詞云：

「吳山秋，越山秋。吳越兩山相對愁，長江不盡流。風颼颼，雨颼颼。萬

里歸人空白頭，南冠泣楚囚。」——（長相思）

### 袁正真

袁正真，亦宋代宮人，同有長相思一詞。詞云：

「南高峯，北高峯：南北高峯雲淡濃。湖山畫圖中。采芙蓉，賞芙蓉，小

小紅船西復東，相思無路通！」——（長相思）

### 宋代宮人

宋代宮人。一自亡國之後，憧憬舊日繁華，傷感身家漂零，發爲詞章者，應不止此寥寥？但亡國哀音，徒增悵恨，反而不讀爲佳也？

### 第二節 元管道昇及其她

元代的能詞者，幾無可見，有之，惟書家趙孟頫的夫人管道昇這位女藝術家

了。

管道昇，字仲姬，一字瑤姬，浙江吳興人。她的父親名伸，字直夫，性倜儻。以任俠聞鄉閭。膝下惟有兩女：一是道杲，亦能詩，次卽道昇便是。道昇忼爽有父風，二十八歲那年（一二八九）才嫁給同郡書家趙孟頫爲妻。孟頫爲宋宗室。後仕元，官翰林學士承旨。

孟頫在宦海浮沉中，數次昇遷，可是年華易逝。女詞人却已由青春的少婦變成半老的徐娘了。那時她已有四十多歲，孟頫很想納妾，便寫一首小詞刺探她道：

「我爲學士，你做夫人；豈不聞陶學士有桃葉。桃根，蘇學士有朝雲，暮雲？我便多娶幾個吳姬越女無過分。你年紀已過四旬，只管占住玉堂春！」

道昇看了也便答他一首情趣橫生的詞道：

「你儂我儂，忒煞情多，情多處，熱似火！把一塊泥，捻一個你，塑一個你，塑一個我。將咱兩個一齊打破，用水調和，再捻一個你，再塑一個我。我泥中有

你，你泥中有我。我與你生同一個衾，死同一個槨。」

孟頫看了大笑而止。閨房調笑，却用詩詞，也算風雅了！道昇工詩詞書畫，墨竹梅蘭水仙，那便是她的專長。書會奉旨與其兒子雍，各書千字文。詔中並有：「令後世知我朝有善書婦人，且一家皆能書」，推崇備至的話，畫亦嘗畫墨竹等進奉，得蒙賜內府上尊酒。並曾受皇太后，命坐賜食，奉旨寫梅花的獎賞，而得到無限的榮譽的。嫿嫿記云：「管對人性嗜蘭梅，下筆精妙，不讓水仙。有時夫庭中修竹亦自興至不能自休。」即可知其藝事的工夫與興趣了。她的詞以漁父詞為第一。詞有四闋約作於皇慶元年，（一二二二）之後。詞云：

「遙想山堂數樹梅，凌寒玉蕊發南枝。山月照，曉風吹，只爲清香苦欲歸。

南望吳興路四千，幾時間去雪溪邊。名與利，付之天，笑把漁竿上畫船。

身在燕山近帝君，歸心日夜憶東吳。斟美酒，鱸新魚，除却清閒總不如。

人生貴極是王侯，浮利浮名不自由。爭得似，一扁舟，弄月吟風歸去休。」

——（漁父詞）

此詞之後，有孟頫識語云：「吳興郡夫人，（按：卽仁宗賜這昇封號，後廷佑加封，魏國夫人。）不學詩而能詩，不學畫而能畫，得於天者然也。此漁父詞皆相勸以歸之意，無貪榮苟進之心。其與老妻強顏道道雙鬢未全斑，何苦行吟澤畔，不近長安者異矣。」——（清河書畫舫）——亦可看她的性格了。

### 陳鳳儀

陳鳳儀元成都名妓。有送客上京詞云：

「蜀江春色濃如霧，擁雙旌歸去。海棠也似別君難，一點點，啼紅雨。此去馬蹄何處？向沙堤新路。禁林賜宴賞花時，還憶着西樓否？」——（一絡

索）

羅愛卿

羅愛卿，又名愛愛，元嘉興名妓，色藝冠一時。有一次和郡中諸文士，集會於鴛湖的凌虛閣，翫月賦詩，愛卿揮筆成四絕，合座讀後都擱筆。同郡趙生，慕其名聘而爲室。趙生將赴京師，愛卿置酒中堂，囑趙生捧觴壽母，自歌齊天樂。一闋送別。詞云：

「恩情不把功名誤，離筵又歌金縷！白髮慈親，紅顏幼婦，君去有誰爲主？流年幾許，况悶悶愁愁，風風雨雨！鳳拆鸞分，未知何日更相聚？蒙君再三吩咐！向堂前侍奉，休辭辛苦。官語蟠花，宮袍製錦，要待封妻拜母。君

須聽取：怕日暮西山，易生愁阻。早促回程，綵衣相對舞。——（齊天樂）

歌罷，泣數行下。趙生乘醉解纜去。爲了功名事別妻離母，趙生之心早碎了。乘醉不去，醒後傷心，更覺無可奈何！這可見環境的支配人生是這樣的慘酷呀；



趙生的母親因爲念子病亡，葬未三月；適張士誠陷平江，楊參政率兵拒於嘉興，趙生住宅爲劉萬戶所據，欲遣奸愛卿。她乃托詞入室自縊死，劉以綉褥裹殮後園銀杏樹下。及趙生他日歸，發屍觀之，面貌如生，因納棺葬於白苧村母塋側，日日過墓禱哭，希求一面。一夕，果相逢於夢中，並贈以沁園春一詞與生，鷄鳴始去，這悲劇可太悽愴了；

### 張妙淨

張妙淨，字惠蓮，元錢塘人。有竹枝詞一闋，哀怨似有棄婦之感。詞云：  
憶把明珠買妾時，妾起梳頭郎畫眉。郎今何處妾獨在，怕見花間雙蝶飛。

#### （竹枝詞）

## 第三節 明閨秀的詞

入明。婦女文學，多流爲纖穠綺麗之音。作家雖衆，而詞人很少，其可以卓然名家者，更是不可多覩了。但如中葉陸（卿子）、徐（小淑）、酬唱，王家（鳳嫺）母女聯珠。末世沈葉一門四傑，幾欲振元明之衰，步兩宋之後，亦不能稱非名家矣。

先述閨秀之詞吧。

### 張紅橋

張紅橋明初閩縣人，聰敏善屬文，曾語其父母：「欲得如李青蓮者事之」。這消息一傳出去，於是操觚之士，都以五七言詩躍躍而試，希望能得入選爲女作家之夫以爲榮，詩卷雖堆積案頭，在紅橋看來，可是無一適意。同時閩中十才子之一的林子羽，也投以詩道：

「桂殿焚香酒半醒，露華如水點銀屏。含情欲訴心中事，羞見牽牛織女星。」  
紅橋閱後，驚其才華，也援筆答詩道：

「梨花寂寞鬥嬋娟，銀漢斜臨繡戶前。自愛焚香消永夜，從來無事訴青天」  
此後遂往來唱酬，兩情融洽，不久也就結婚。踰年子羽遊金陵，紅橋深閨獨處，感念而卒。她倆雖是由愛的結合，但別離的辛酸，相思的情懷，終於把她倆生生的拆散了，這也是一幕人生的悲劇！紅橋和子羽唱酬的詩很多，這兒，只錄她一闋念奴嬌別情詞，以見一斑。詞云：

「鳳凰山下恨聲聲，玉漏今宵易歇。三疊陽關歌未竟，城上烏催別。一縷情絲，兩行清淚，漬透千金鐵。重來休問，樽前已是愁絕。還憶浴罷描眉，夢回攜手，踏碎花間月。漫道胸前懷荳蔻，今日應成虛設。桃葉津頭，莫愁湖畔，遠樹雲烟疊，剪燈簾幕，相思誰與同說？」——（念奴嬌別情）

這闋詞情思哀婉，內心愁恨寫來纖毫畢露

### 陸卿子

陸卿子。明中葉長洲人，吳中寒山趙凡夫妻也，秉心玄澹，不飾榮利，與趙結廬寒山，繡佛長齋，吟詠無間，有臥雲閣考槃諸集，時謂文采勝凡夫。但夫妻倆却同有超然遺俗之志！她的詩多古禮，且多酬贈之作，亦有清麗澹空者，我最愛其山中憶范夫人暨酬范夫人兩詩。詩云：

「石壁倒垂霜葉紅，一溪流水月明中；月明何處徧生恨，江左滇南路不通。」

萬壑松風萬壑秋，一聲啼鳥一聲愁，愁心欲寄憑誰說，寄與溪流帶淚流。」

卿子的詞，如畫堂春春怨，憶秦娥感舊兩闋，雖工整可誦，惜係餘枝，未能步其紫蛺蝶花賦等有名詞文之後塵。詞云：

「晴空煙裊柳絲微，亂紅風定猶飛。杏花零落燕空歸，門外鴉啼。慵病不

禁寬帶，諱愁無那尖眉，香消斜依畫屏時——此恨誰知？」

——（畫堂春春怨）

「砧聲歇，梅花夢斷紗窗月；半枝疎影，一簾淒切。心頭舊願難重說，花

飛春老流鶯絕。今宵試問幾人離別？」——（憶秦娥感舊）

## 徐媛

徐媛，字小淑，法名淨照，明中葉長洲人。徐實維女，范允臨妻也。小淑亦能文善書，與寒山陸卿子爲詞友，她倆唱酬很多，才力均在伯仲之間難分軒輊。方維儀曰：「徐小淑與陸卿子唱和，稱吳門大家。然小淑所著絡緯吟視卿子尤猥雜。」——（宮閨詩評）——梅花草堂筆談也謂：「徐小淑詩高自標致，陸卿子詩幽倩古淡。」惟小淑著有絡緯吟十二卷行世，詩詞文雜較卿子爲富耳。

小淑亦詩勝於詞，其如虎邱懷古暨明妃詞兩詩，則詩境高標，一則神韻悠揚，洵可名家！看她的虎邱懷古詩吧：

「石梁飛澗水滄茫，伏虎巖前草色黃；苔邱尙留踐鳥跡，空餘疎柳泣斜陽。

」再看她的明妃詞：

「漢曲琵琶馬上彈，含悲緒怨度柔乾。獨憐瀚海千秋月，夜夜嬋娟青塚間。」  
但詞俊逸清新之作，其絡緯集誠多也。如：

「雙巒門碧，寒玉雕秋壁。兩道凝螺天半橫，無限青青色。拍岸濤千尺，似鼓湘靈瑟。窗下鏡臺鸞去。空留得春山跡。」——（霜天曉角題采石磯峨眉

亭）

「板扉小隱青溪曲，夜月羅浮花覆屋。木籠憂憂搖生穀，莊田熟，桔槔懸向茆簷宿。青山一片芙蓉簇，林臯逸韻飄橫竹，遠浦輕帆低幾幅。濃睡足，笑看少婦雙鬢綠。」——（漁家傲詠吳廷陵郊居小齋）

「一上高樓，夕陽影裏無窮路，冷烟衰草送秋時！曾記臨歧語，歸信莫教輕誤。恨西風偏成間阻，虛窗促織，別院寒砧總添愁苦。過盡征鴻踟躕，沒計傳哀素，織將綿字又模糊。顛倒難重數，小月花梢微露，鏡台前，暗窺眉嫵，玉簫聲斷，金鴨香寒，夢回誰訴！」——（燭影搖紅望遙）

「煙啼霧掃玉珊珊，寂寞蒼梧雲影寒，青淚未隨香骨盡，至今餘恨着琅玕」

。——（楊柳枝，竹枝）

「紅袖隨風紫陌東，門前斜插碧芙蓉，妾從江上投魚信，郎在簫湘暮雨中」

。——（楊柳枝）

### 王鳳嫻

王鳳嫻，字瑞卿，號文如，松江華亭人。解元王獻吉妹，宜春令張孟端妻。（

一作張本端。）著有雙燕遺音貫珠集，焚餘草等集。衆香詞謂：「瑞卿垂髫時，大

父試以駢句云：『秀眉新月小』。卽應聲曰：『真髮片雲濃。』叔子范濂評其詩曰

：「高華絕響錢劉，清新迴出溫許。」卽可見她的才思了。

她的詞工處，也正在華實清新。你看她的下列三闋，正有着這樣筆力：

「花嬌柳媚，問東君正是芳菲時節。帳暖流蘇鷄報曉，睡起悄寒猶怯！烏鳥

情牽，青鸞信杳？追憶當年別，臨歧淚滴衷腸，哽咽難說！望斷行雲，柴門倚遍淒涼，空對閒風月。屈指歸期無限恨，悉得愁懷疊疊，鏡影非前，人情異昔，怎禁心摧折；欲訴憑誰？盡在數莖白髮！——（念奴嬌寄長女引元）

「香徑軟，萬山明試羅輕，碧草萌芽遍，遠汀滯遊情。好鳥調歌弄舌，鳴鳩喚雨呼晴，十二珠樓簾盡捲，按新聲。」——（春光好立春）

「新篁曲徑野花香，閃閃隨風蝶翅忙，柳綿飛墜點羅裳。人在景中憐日永燕翻波面舞春長，野橋古渡半斜陽。」——（浣溪沙再同喬夫人郊遊）

鳳嫺自和孟端結婚後，生有二女長引元，次引慶，皆能詩詞，均不幸早殤。她晚年備遭憂患，夫亡女殤，哀怨之氣，塞乎辭語之間，何能怪其徒作衰颯語呢？

「珠簾不捲銀蟾透，夜涼獨自凭欄。瑤琴欲整指生寒，鶴歸松露冷，人靜井梧殘。天際一聲新度鴈，翱翔似覓回灘。浮生幾見幾悲歡，三秋今已半，



楓葉醉林丹」——（臨江仙秋興）

「牽裾別，欲行還止心摧折，心摧折，羅衫袖漬，哀腸淚血，倚門目斷魚書絕，驚聞已逐波流月，波流月，空悲老我，雙鬢垂雪。」——（憶秦娥月夜憶亡女引慶）

「桃花飄，杏花飄，爭奈王孫去路遙，誰將眉黛描？鶯語嬌，燕語嬌，晝永閒庭鎖寂寥，此時魂暗銷。」——（長相思寄孟端夫子）

「長歌咽，芳魂不返徒悲切，徒悲切，寒烟蒼樹，將爲愁結！烏棲啞啞人聲絕，傷心一片中天月，中天月，可憐獨照舊粧闕。」——（憶秦娥）

### 張引元

張引元，字文姝，又字蕙如，鳳嫻長女。楊安世妻，著有貫珠集。衆香詞謂：「文姝容止婉孌，天姿穎拔，六歲能誦唐詞……」即可見其才華。又謂：「……二

日從父宦遊渡江，忽夢神示曰：「汝爲玉帝掌書記，暫謫人間三九年，當非召歸香案。須善自護持，忽墮塵劫！」姝聞之，憬然有覺。後適楊子安世，甚貧；姝力苦茹荼，日夕吟咏與妹引慶和倡，皆不雅俊拔，大類劉長卿風骨，其詞多憶母之作，永言孝思，後果神授之年，遘疾而卒。……」此段記載，所謂玉帝書記也者，不過好事文人，依附其說，以傳美譚，不足置信。然亦可知文姝多才薄命，死時年方廿七耳。范濂序其集謂：「非但無宋人煙火氣，卽長慶西崑諸體皆不逮也。」看她的詞：

「時節清明，暖風初入芭蕉院；歸期日盼，鬆盡黃金釧。病起南樓，愁睹將雛燕；無由見雲瞻，十二欄干憑遍，」——（點絳脣答母）

「落紅飛盡，翻風片，芭蕉初放青葵扇，掩袂立斜陽，歸來雙燕忙。金尊空自舉，不破愁千縷，生計轉無憑，風波何日清？」——（菩薩蠻）

卽尙未臻此境。雖言之太過，但讀其浪淘沙憶母，念奴嬌春日懷家寄母之詞，

固婉麗有情思也。詞云：

「新月冷，雕簷離思綿綿，椒花未學已潛然，可惜清光如晝也，兩地愁看！撥盡玉爐烟，蘭麝情添瑤章，三復持情牽，目斷征帆何處是，錦字誰傳！」

——（浪淘沙憶母）

「燕舞鶯嬌，看韶光又是清明時節！乍捲湘簾春晝永，病體素羅猶怯；恨寫孤桐，書傳隻雁，字字傷離別，欄干徒倚，一腔心事難說。繁華瞬息，當年舊遊回首，惟有西樓月，親老北堂違菽水，望裏暮雲遮疊，事業無成，紅顏易改，風景摧心折——珠沉璧委，恐驚明鏡容髮。」——（念奴嬌春日懷家憶母）

張引慶

張引慶，字媚珠引元姝，鳳嫻次女，亦能詩詞。惜不幸早殤！母姊連珠，爲世所稱。迨至嘉靖以後，吳江才有沈葉一門繼起，不讓王張專美於前。豈獨文壇幸事

，亦開清極盛之源也！

### 沈宜修

沈宜修，字宛君，吳江人，著有鵷吹詞一卷。嫁葉紹袁，生有三女，長曰紈紈，次曰小紈，季曰小鸞。皆以詩詞戲曲鳴於時。宛君通經史，嫻風雅，與紹袁皆隱汾湖。紹袁字仲韶，號天寥道人。天啓（一六三一—一六廿七）進士，官工部主事。工六朝駢體，風神雅令，與宛君同子女刻意詩詞以自娛，極人間之樂事。宛君除鵷吹集外，尚著有詠梅花絕句百首曰雪香。並錄當時名媛之作曰伊人思。她的詩詞在早年卽殊有風趣，迨至愛女相繼歿亡，則又轉成淒楚之音，令人不忍卒讀，鵷吹集中觸目皆是也。

看她繞滿風趣的詞吧：

「綠暗薇屏，紅飄荇鏡，春付浮萍束。素寒消溥羅香，細數盡歸程。篋新

翠徑初成，微雨後，荷珠濺傾，玉管聲沉，桐華影外，一段閑情。」——

（柳梢清初夏）

「遊絲撲絮，酣嬌困，落盡寒香。素華留恨，檀融暈。鏡中休問，還羞認。隔花梢，鶯語新悶，芳菲損！能消幾度花信？情難訊，春風幽韻。愁青鬢！

——（瑤池燕和君晦韻）

「西風自古不禁秋，奈窮秋，思悠悠，何以長江滾流只東流！霽景蕭疏催晚色。新月影，挂簾鈎。芙蓉寂寞水痕收，淡煙浮，吟芳洲，斷靄殘雲猶且倚重樓。總有茱萸堪插髮？須不是，少年頭！」——（江城子重陽感懷）

她又有望江南詞湖上曲十二闋，自序謂：「余自初笄時，姑大人往天竺禮大士。過西湖堤上，時值暮秋，疎柳環煙，嵐光淒碧；迴波清淺，掩映空山。恨不能週覽湖光山色，悵然歸，徒然神往。至戊辰歲已二十年矣！復隨姑大人再禮大士，過此，時落紅將盡，餘綺翻風，細草茸青。鳥嘯碧野；聊欲登覽，又已斜日銜，暝煙

籠樹，大人急問歸途，已月出矣。時正暮春十日，遙憶湖光，泛影山色，浮嵐此際不知是何景也！聊作望江南十二闋，以記其略，惜余之遊非遊，愧余之詞非詞爾。「即可見她的心情了。現在我們來認識她心上憧憬的西湖，筆下夢幻的湖山，究竟是如何的綺麗？下只抄錄三闋：

「湖上柳，羅帶舞風輕，煙裊千條眠曉日，絲垂萬縷拂春城。飛絮落繁英！寒食後，綠鏡遠山橫，自少灞陵橫上折！長如芳苑殿舟盈，渾欲不勝情。」

——（望江南）

「湖上山，一抹鏡中鸞，南北峯高青日日，東西塔鏤碧環環，澹掃作雲環。微雨過，滿袖翠紅斑，石磴半連煙繚繞。蔓蘿深護澗潺湲，遙望四天間。」

——（望江南）

「湖上女，高髻簇金鈿，脂粉邀人隨意傅，綺出趁體及時穿。綽約晚風舟，勞望眼，何處最嬋娟，可是行雲歸楚峽？疑未解佩羅湘川。空惹惱人憐！」

——（望江南）

看她淒楚的哭女詞吧：

「梅萼驚風，梨花謝雨。疎香點點猶如故，鶯曉燕語一番新，無言桃李朝暄暮。春色三分二分已過，算來總是愁難數，迴腸催盡淚空流，芳魂渺渺知何處！」——（踏沙行）

她有水龍吟兩闋，自序謂：「丁卯，余隨宦治臣，諸兄弟應秋試，俱得相晤。後仲韶獨北遷燕中，余幽居忽忽，恍焉三載，賦此志慨。」詞云：

「西風昨夜吹來，閑愁喚起依然舊。苔錢繡澁，蓉姿粉澹，悴絲搖柳。煙褪餘香，露流初引，一番還又！想秦淮故迹，六朝遺恨，江山不堪回首！莫問當年秋色，瑣牕長自簾垂繡。淹留歲月，消殘今古，落花度皺。客寢初回，鐘聲半曙，鴈飛歸候。便追尋錦字春綃，多何與寒笳奏。」——（水

龍吟）

「砧聲敲動千門，波頭斜日疎煙逗。蓮歌又罷，萸房將採；愁凝翠岫。巫峽波平，蘅皋木脫，粉雲涼透。歎無端心緒，台城柳色，難禁許多消瘦！古道長安漫說，小庭閑盡應憐否？紅樓雨細，碧蘭天杳，三更銀漏。塞鴈無書，青燈空爇，但餘綠酒！想當年白傅青衫，還倩泪留雙袖。」——（水龍吟）

又有水龍吟一詞自序謂：「庚午秋日，余作水龍吟二闕，兒俱屬和，書之扇頭，今經三載，偶簡篋中，扇上之詞宛然，二女已物是人非矣。可勝斷腸！不禁泪沾衫袖，因續舊韻賦此。」其淒楚可知矣。詞云：

「空明擊碎流光，迴腸一霎難尋舊。芳花消盡，涼蟾何意？半垂疎柳。飛葉恨驚，凝雲愁結，重重還又。愴秋宵寥廓，夜虫悽楚，傷心幾回低首。

盼望音容永絕，斷腸祇剩文如繡。橫煙拂柳，征鴻將度，日寒花皺。斜日啣江，圍山歌陌，昔季時候。痛而今淚與江流，總向西風同奏！」——（水龍

吟）



「石城潮打千秋，消磨不盡還相逗。閑雲無定，野水長縈，繽紛繞岫。古今今，朝朝暮暮！如何參透。歎依然風景，茫茫交集，但憑得秋容瘦。

看取嬋娟秋色，西風搖落應憐否？碧天空闊，寒煙無數，怨砧淒漏，把杯邀月，醉濃愁極，情同苦酒！悵幽山叢桂飄殘，何處斷香盈袖。」——（水

龍吟）

### 葉紈紈

葉紈紈，字昭齊，宛君長女。嫁袁了凡，能詩詞，兼工書，遒勁有晉人風。崇禎（一六三二）妹小鸞將嫁，作催妝詩，甫就而訃至，哭妹過哀，殘疾而卒。著有芳雪軒詞一卷。其父紹袁刻入午夢堂集中，改爲愁言。詞多愁苦悱憂之作。

其父紹袁序其集，述其遭遇謂紈紈「十七結褵，二十三而天，七年之中，愁城爲家。觀飛花之辭樹，對芳草之成茵，聽一葉之驚秋，照半牀之落葉，歎春風之

入戶，愴夜雨之敲燈，愁塞雁之南書，悽霜砧之北夢，泣芙蓉之墮落，怨楊柳之啼鶯，恨金爐之夕爇，泣錦字之晨題，愁止一端，感生萬簇。左貴嬪之詠離思，跋予望之；班婕妤之自賦自悼，傷哉悴矣！」在葉先生這一大堆堆金砌玉的話看來，我們已經知道她是怎樣的一位女子了。名媛集稱其詩：俊逸蕭永，如新桐初引，青山照人。其詞亦爾爾。

「小院黃昏，一庭澹月，人聲悄。梅花開了，春信知多少？又是一番芳草天涯道，傷懷抱，季季憔悴！不侶春早歸。」——（點絳脣早春有感）

「往事堪傷，舊遊綠遍，池塘上。閑愁千丈；暗逐庭蕪長！自古多情，偏惹多悵悵！添悵悵，寒宵澹月，一片淒涼况。」——（點絳脣）

「桂苑香消芙蓉老，白蘋浪起。又漸是寒煙古木，夕陽流水。玉邃悲涼，秋旅怨金砧，淒楚關山思。看斷霞明月照涼輝黯凝倚。詩酒興，消殘矣！

愁與悶，偏無已！念鷓鴣別後，水雲煙瀾。悵悵不通天際信，江南風景如

此。聽秋聲蕭瑟，夜蛩清，心如死。」——（滿江紅秋思）

執執小詞，輕婉可誦，若滿江紅一闋，即復沉鬱蒼涼矣！宛君作水龍吟哭其二女，自謂偶簡篋中扇上之詞，悵觸三年前執執等人在時屬和之樂，因續舊韻而賦。

現在我們看執執屬和的原詞吧：

「秋來憶別江頭，依稀如昨皆成舊，羅巾滴泪，魂銷古渡，折殘煙柳。砌冷蛩悲，月寒風嘯。幾口驚秋，又嘆人生世上，無端忽忽，空題往事搔首。

猶記當初曾約；石城淮水山如繡。追遊難許，空嗟兩地，一番眉皺。枕簟涼生，天涯夢破，斷腸時候！願從今旦向花前，莫問流光如奏。」——（水龍吟）

吟次母韻早秋感舊同兩妹作）

「蕭蕭風雨江天，淒涼一片秋聲逗。香消菌萐，綠摧蕙草，煙迷遠袖。浪捲長空，雲輕河漢，薄羅涼透。恨西風吹起，一腔閑悶，那勝鏡中消瘦！寂寞文園秋色：這情懷問天知否？簷鈴敲鐵，琅玕折玉，聽殘更漏。澹月疎

簾，小庭曲檻，且還斟酒！算從來千古堪悲，何用空沾衫袖。」——（水龍

吟全上）

又如蝶戀花秋懷，菩薩蠻代閨人春怨兩闕亦佳。詞云：

「羅巾拭遍傷春淚，夜長香冷人無寐；獨坐小窗前，孤燈照黯然。關情雙紫燕，腸斷鴛鴦伴；無奈武陵迷，恨如芳草萎。」——（菩薩蠻代閨人春怨）

「盡量簾垂不捲。庭院蕭條，已是秋光半；一片閒愁難自遣，空憐鏡裏容華換。寂寞香殘屏半掩；脈脈無端，往事思量徧；正是消魂腸欲斷，數聲新

鴈南樓晚。」——（蝶戀花秋懷）

葉小紈

葉小紈，字蕙綢，宛君次女，嫁沈永禎。能詩詞，且精曲律，有鴛鴦夢雜劇一篇共四齣。其劇首題曰：「三仙人吟賞鳳凰臺，呂真人點破鴛鴦夢。」全劇大意，

可於此二語見之，自然是悼其姊妹而作了。著有存餘草。因其父母姊妹先卒二十餘年，故集中多是哭父，哭母，哭姊，哭妹之作。詩詞多黯淡憂傷。如：

「芳草雨乾，垂楊烟結，鶻聲又遇清明節。空梁燕子不歸來，梨花零落殘如雪。春事闌珊，春愁重疊，篆烟一縷鎖金鴨。憑欄寂寂對東風，十年離恨和天說。」——（踏莎行過共草軒憶昭齊先姊）

「剪剪春寒絳銷，幾番風雨送花朝，黃昏時節轉無聊。夢裏家鄉和夢遠，愁中尺素與愁消，夢魂書信兩難招。」——（浣溪沙春日憶家）

她的詞也盡有清新雅淡的：

「髻薄金釵半鞦韆，佯羞微笑隱湘屏，嫩紅染面太多情。長怨曲闌看鬥鴨，慣噴南陌聽啼鶯，月明簾下理瑤箏。」——（浣溪沙）

「纖影黃昏到小樓，弱雲扶住柳梢頭，捲簾依約見銀鈎。妝鏡慵開才出匣，蛾眉學畫半含愁，清光先自映波流。」——（浣溪沙新月）

「舊日園林殘夢裏，空庭門步徘徊，雨乾新綠徧蒼苔，落花驚鳥去，飛絮滾愁來。探得春回春已暮，枝頭纍纍青梅；年光一瞬最堪哀！浮雲隨逝水，殘照上荒臺。」——（臨江紅經東園故居）

### 葉小鸞

葉小鸞，字瓊章，一字瑤期；自號羨夢子，宛君季女，年十七，許字崑山張立平。嫁前五日而卒，詩詞勝兩姊，才華卓絕，惜天不假以年，使盡其才，則文采當不止如是也！著有疎香閣詞一卷。其父紹袁刻入午夢堂集中，改爲返生香。小鸞四歲能誦離騷，七歲能屬對，鈕玉樵在緇臚中謂：「小鸞七歲值秋夜，父紹袁命以句云：『桂寒清露溼。』即對曰：『楓冷亂紅凋。』時以爲夭折之徵。」

我們這位天才的詞人，短命的淑女，她只有着匆匆十七載的生命，她只見過閃閃十七番的春信，便有着這樣驚人的成就；而輝映于這衰落明室的文壇，作着最後

反照的迴光！要是天假以年，她筆下偉大的成就，當非我們所敢預料吧。難怪她死後，文人會給她附會成一段很香艷的神話了。據說小鸞死後，家中人爲之請勘大師招魂，小鸞魂來後，願從大師受戒，但大師却告訴她道：凡「受戒者必先審戒，我當一一審你，仙子曾否犯殺否」？對云：「犯。」師問：「如何？」女云：「曾呼小玉除花虱，也遣輕紈壞蝶衣。」

「曾犯盜否？」女云：「犯。不知新綠誰家樹。怪底清聲何處簫？」

「曾犯淫否？」女云：「犯。晚鏡偷窺眉曲曲。春裙新繡烏雙雙。」

「曾犯妄言否？」女云：「犯。自謂前生歡喜地，詭云今坐辯才天。」

「曾綺語否？」女云：「犯。團香製就夫人字，鏤雪裝成幼婦詞。」

「曾兩舌否？」女云：「犯。對月意添愁喜句，拈花許出短長篇。」

「曾惡口否？」女云：「犯。生怕簾開譏燕子，爲憐花謝罵東風。」

「曾犯貪否？」女云：「犯。經營湘帙成千軸，辛苦鶯花滿一庭。」

「曾犯嗔否？」女云：「犯。怪她道韞敲枯硯，薄彼雀徽撲玉釵。」

「曾犯癡否？」女云：「犯。勉棄珠環收漢玉，戲捐粉盒葬花魂。」

師大贊：「此六朝以下，溫李諸公血竭髯枯，驚詫累日，子於受戒一刻，隨口而答，然則子固一綺語罪耳。」遂與之戒。名曰智斷，字曰絕際。這傳說雖是附會，更可由這附會，知道女詞人之驚震一時了。她那綽綽的文名，她那噪噪的綺語！然而，我們要認識這位僅僅十七歲年青的卓絕詞人的短促的一生，所謂知女莫若母；我們就請她那嫺雅的母亲，來含淚敘述吧。我們有着崇仰的熱誠，我們有着認識詞人的決心，那綺麗的事跡，更是我們所要知道的！

宛君的季女瓊章傳說：

「女小鸞，字瓊章，一字瑤期，余第三女也。生纔六月，即撫於君庸舅家。明年春，余父自東魯掛冠歸，余歸甯；值兒週歲頗穎秀。妗母即余表妹張氏端麗明知人也。數向余言：「是兒靈慧，後日當齊班蔡，姿容亦非尋常比者。」四歲能誦離



騷，不數遍，即能了了。又令識字，他日故以謔戲之，兒云：「非也！母誤耶？」舅與姪甚憐愛之！十歲歸家，時初寒，清燈夜坐，檻外風竹蕭蕭，簾前月明如晝，余因語云：「桂寒清露濕。」兒即應云：「楓冷亂紅凋。」爾時喜其敏捷，有柳絮因風之思。悲夫！豈竟爲不壽之徵乎？後遭姪母之變，舅又滯燕都。每言念顧後之情，無不歔歔泣下。兒體質較長，十二歲，髮已覆額，娟好如玉人，隨父金陵，覽長千桃教學詠，遂從此能詩，今檢遺篋中，無復一存，想以小時語未工，兒自棄去耶？十四歲能奔，十六歲有族姑善琴，略爲指教，即通數調，清冷可聽。嵇康所云：「英聲發越，采采粲粲也。」家有畫卷，即能摹寫：今夏君枚弟以畫扇寄余，兒倣之甚似；又見籐箋上作落花飛蝶，甚有風雅之致；但無師傳授，又學未久不能精工耳。性高曠，厭繁華，愛煙霞，通禪理；自恃穎姿，嘗言欲博盡今古，故爲父所鍾愛。然於姊妹中，略無恃愛之色，或有所與，必與兩姊共之；然貧士所與，不過紙筆書香而已！即今年春夏來，余製羅衫幾件，爲更其舊者，竟不見着；至死時檢

之，猶未開摺也。其性儉如此！因結褵將近，家貧，無所措辦，父爲百計營貸，兒意甚不樂，謂：「荆釵裙布，貧士之常，父何自苦爲。」然又非纖嗇視金錢若浼，淡然無求，而濟楚清雅，所最喜矣！兒壓髮素額，修眉玉頰，丹唇皓齒，端鼻笑靨，明眸善睐，秀色可餐，無妖豔之態，無脂粉之氣，比梅花覺梅花太瘦，比海棠覺海棠少清，故名爲豐麗，實是逸韻風生；若謂有韻致之人，不免輕佻，則又端麗莊靚；總之王夫人林下之風，顧家婦閨房之秀，兼有之耳。父嘗戲謂「兒有絕世之姿」，兒必慍曰「女子傾城之色，何所取貴？父何必加之於兒！」己已十四歲，與余同過舅家，歸時君晦舅贈兒詩，有「南國無雙應自貴，北風獨立詎爲慚；飛去廣寒身似許，比來玉帳貌如甘。」之句，皆非兒意中所悅也。一日，曉起立余牀前，面酥未洗，宿髮未梳，風神韻致，亭亭無比，余戲謂之曰「兒曠人讚汝色美，今纔服亂頭，尙且如此，真所謂處處生芳步步移妍矣。我見猶憐，未知畫眉人道汝何如？」悲夫！孰意兒牀前之立，今不復見，夫婦不得一識面乎！作詩不喜作豔語，集中或有豔

句，是詠物之興，填詞之體，如秦少游晏少山代閨人爲之耳。如夢中作鷓鴣天，此其志也。每日臨王子敬洛神賦，或懷素草書，不分寒暑，靜坐北窗下，一爐香相對終日，余喚之出中庭，方出，否則默默與琴書爲伴而已，其愛情幽恬寂有過人者。又最不喜拘檢，能飲酒，善言笑，蕭蕭多致，興情曠達。夷然不屑也。心仁慈，寬厚，侍女紅子曾未一加呵責；識鑒明達，不拘今昔間事，言下卽了然徹解，或有所評論，定出余之上。余曰：「汝非我女，我小友也。」九月十五日，粥後猶教六弟世倌暨幼妹小繁讀楚辭；卽是日婿家行催粧禮至，而兒卽於是夕病矣，於歸已近，竟成不起之疾。十月十日，父親不得已，許婿來求婚，卽至房中對兒云：「我已許彼矣，努力自攝，無誤佳期。」兒默然。父出，卽喚紅子問曰：「今日何日？」云：「十月初十。」兒歎曰：「如此甚速。如何來得及？」未免以病未有起色，婿家催迫爲焦耳。不意至次日天明，遂有此慘禍也！聞病者體重則危，兒雖憊，舉體輕便，神柔清爽。臨終略無昏迷之色，曾欲起坐，余恐久病無力，不禁勞動，扶枕余

臂間，星眸炯炯，余念佛之聲，明明清徹，須臾而逝；余并呼數聲，兒已不復聞矣。初見兒之死也，驚悼不知所出，肝腸裂盡，血淚成枯。後徐思之，兒豈凡骨！若非瑤骨玉女，必靈鷲之侍者；應是再來人，豈能久居塵世耶？死後日夜望其再生，故至七日方入殮，雖芳容消瘦已甚，面光猶雪，唇紅如故。余含淚書「瓊章」二字于臂上，尙柔白可愛，但骨瘦冰冷耳！痛哉！初兒輩在外塾，各有紙記一，余倣樣以木爲之，取其不易壞；茲九月初，兒亦請作一面，手書其上「石從春風長綠苔」一句，問之，曰「兒酷愛此語。」爾時不覺，今憶之，乃劉商詩，上句是仙人來往行無跡也。豈非懺乎？兒真仙去無疑矣！十一月初二夜，五兒世譚，夢見兒在一深山茂柏茅菴中，憑几閱書，幅巾淚眼，神色怡暢，傍有烹茶人，不許五兒入戶，隔窗與語而別。五兒尙幼，故但能憶夢境，不復憶所語也。五兒云山名亦恍惚若憶，覺後忘之。數日後，大兒世徑亦夢見以松實數合相遺。余記陳子昂有「還逢赤松子，天路坐相邀」之句。兒之風慧異常，當果爲仙都邀去耳。或有譏余妄言效古長恨歌之

說。嗚呼！愛女一死，痛腸難盡，淚眼追思，據實寫出，豈效才人作小說欺世耶？兒生於丙辰年三月初八日卯時，卒於崇禎王中年十月十一日卯時，年十又七歲，許字崑山張家，婿名立平，長吾女一歲，早有文譽。於是月十六日成婚，先期五日而卒，夫婦不及一相見，余所未經之慘，恐亦世間未有之事。傷哉痛哉！此肝腸寸碎中，略記一二，不能盡述也！」

像這樣瑣屑寫來，真是一字一淚，母愛的流露，更會令人哭泣！而女詞人的一  
生，不是躍躍在這紙上嗎？雖然那些涉於迷信的，自然是迷信！但女詞人給人的印  
象，一定很深刻，說來才會如此生動呢。

她的詞，周勸山說：「昔黃山谷稱晏小山詞爲高唐洛神之流，其下者亦桃葉團扇。今讀反生香諸詞，則全是高唐洛神，非復桃葉團扇可髣髴也。」——（女子絕妙好詞）——小鸞的詞，確能到此境界，看她的水龍吟和她的姊姊次她母親憶舊之作吧：

「井梧幾樹涼飄，滿庭景色仍如舊。啼鴉數點，斜陽一縷，挂殘疏柳。有恨殘花，無情衰草，風吹重又。看輕陰帶雨，天涯萬里，樓高漫頻搔首。記

泊石城煙渚，落紅孤鶯常如繡。輕舟畫舫，布帆蘭棹，暮雲天皺。水靜初澄

，蓼紅將醉，早秋時候，對庭前蕭瑟西風，惟有寒蟬高奏。」——（水龍吟

秋思次母憶舊之作，時父在都門）

「芭蕉細雨瀟瀟，雨聲繼續粘聲逗；憑欄極目，平林如畫，雲低晚岫。初起金風，乍零玉露，薄寒輕透。想江頭木葉，紛紛落盡，只餘得青山瘦。且

問沉寥秋氣，當年宋玉應知否；半簾香霧，一庭煙月，幾聲殘漏；四壁吟蛩數行征鴈，漫消杯酒。待東籬綻滿黃花，摘取暗香盈袖。」——（水龍吟同上）

小鸞有眉子硯一方，集中有題眉子硯七絕二首。此硯後流落人間，文人淑女，

題咏很多。詞人身後，愛物能供憑弔，亦文壇哀話了！她還有一侍女紅子（一名隨

春）也會作詞，嘗作浣溪沙，詞家都有和作。小鸞死後，歸于龐氏，別字元元。這

兒也不妨提起。

再錄她的幾闋好詞吧，太多，限於篇幅，只好遺珠了。

「深深一點紅光小，薄縷微煙裊。錦屏斜背漢宮中，曾照阿嬌金屋淚痕濃。朦朧穗落輕煙散，顧影渾無伴。香消午夜漫凝思，恰似去年秋夜雨窗時。」

——（虞美人詠燈）

「風飄萬點紅，零落胭脂色；柳絮入簾櫳，似問人愁寂。憑欄望遠山，芳

草連天碧；深院鎖春光，去盡無尋覓。」——（生查子送春）

「燈夕初過冷未平，乍看今日試微晴，東風已解向人迎。梨蕊幾時飄弱韻，

柳條如欲蕩柔情，隔牆何處按歌聲？」——（浣溪沙早春）

「幾日東風倚畫樓，碧天晴靄半雲浮，韶光多半杏梢頭。垂柳有情留夕照

，飛花無許卻春愁，但憑天氣困人休。」——（浣溪沙）

「曲院鶯啼翠影重，紅妝春惱淡芳容，疏香滿院閉簾櫳。流水畫橋愁落日。

飛花飄絮怨東風，不禁憔悴一春中。」——（浣溪沙）

「情脉脉，簾低西風爭入。漫倚危樓窺遠色，晚山留落日。芳樹重重凝碧

，影浸燈波欲濕，人向暮煙深處憶，繡裙愁獨立。」——（謁金門）

「無數瀟陵橋畔，離人淚染，一生自管消魂，只贏得腰肢軟，陌上樓頭長

見，翠絲分綫；和煙幾度落斜暉，誤紫燕歸來晚。」——（上陽春詠柳）

「夢破曉風庭院，粉牆花影，睡起慙慙。幾日雙娥愁損，鏡裏春尖。看盡他

鶯枝柳綫，都識就霧錦雲縑。最歎惜；催花小雨，依舊纖。堪憐韶光激景

、芊芊芳草，寂寞釣簾。燕子歸來，花香都向綠琴添，散閒愁流紅泛去，消

酒困濕翡飛粘。怯春衫香烘裊裊，袖護摻摻。」——（玉蝴蝶春愁）

爲行文便利，我們再把葉家，幾個有關的詞人談起：

沈樹榮



沈樹榮，字素嘉，吳江人。沈永順女，葉小紈其母，嫁葉紹袁從孫葉舒頌，著有希謝橋月波詞。江蘇詩徵王屋謂：「素嘉葉蕙綢女也，承母教，工詩詞，與龐小曉善。多贈答唱和之作，爲時所稱。」但檢其集中，作品爲家庭酬唱居多，可見其家學淵源，和環境的關係了。

我們先看她的水龍吟「初夏避兵蕙思三姑母棲鳳館有感，追和外祖母憶舊原韻。」這真有趣，宛君偶然作一兩闋水龍吟，諸女聯和，已是熱鬧，還要來一個外孫女追和，那才風雅極了！我想葉家諸女子，簡直是以詩詞爲職業了！詞云：

「誰知到處徘徊，謝庭風景都非舊！畫堂塵掩，蓬生三徑，門垂疎柳。白晝初長，清風自至，流年空又！看多情燕子，飛來飛去，真箇不堪回首。昔日嬌隨阿母，學拈鍼臨窗挑繡。斜陽樓外，慰殘銅斗，綫紋舒皺，蠶吹三眠，鶯還百囀！落花時候；問重來應否消魂？試聽江城節奏。」——（水龍吟）

餘如臨江仙病起，如夢令秋日，滿庭芳，中秋夜同諸姪坐月，亦清婉可誦也。

詞云：

「草草粧台梳裹了，捲簾猶憑樓。年光在苒又深秋，一番風似剪，兩度月如鉤。病裏高堂頻囑道：而今莫更多愁，當時檢點也應休。新來眼底依舊上眉頭！」——（臨江仙病起）

「小院西，風初透，一霎涼生雙袖。幾日怕關情，猶道芳菲時候；是否，是否？添得鏡中消瘦！」——（如夢令秋日）

「宿雨全收，晚涼乍爽，喜微雲點點綴長天。廣寒宮敞，素面露嬋娟，影浸寒庭如水；看浮雲動竹霧梧桐，相依處團圓共話，人月恰雙圓。記闌干十二，桂花叢下，分劈紅箋；許時成次韻，學步隨肩。一向秋光隔斷，清輝好兩空懸。今夜永參橫斗轉，幽賞不成眠。」——（滿庭芳中秋夜同諸衿坐月）

沈憲英

沈憲英，字蕙思，號蘭友，吳江人。嫁葉紹袁第三子世倬，與宛君兼有嫡姑姪之親，亦卽沈樹榮的三姪，著作甚富，饒有家風。江蘇詩徵王屋謂：「憲英年十七適威期，威期宛君三子也。越二年，威期卒，以節聞。」這真是不幸，人生的幸福，正在這一個年青的時光；但天却把她粉紅色的幻夢，毀滅了！怎能怪她的詞多悱惻哀傷呢。

「簾幕輕寒，斷腸漸入東風片。遊絲千線，難挽離愁半。小立迴廊，劃損雕闌面。春誰見？梅花開遍，烟鎖深深院！」——（點絳脣早春）

「白雲掩映青山老，鬢入霜華早！今宵且醉畫屏前，明月還移，小艇綠楊烟。」  
。黃昏細雨重門鎖，挑盡孤燈火。斷腸無處問天公，夢逐陌頭茅草，付殘紅。」——（虞美人留別蘭餘妹）

她有一闋滿庭芳詞，係在一個中秋的晚上，同她的家人和甥女素嘉看月有感唱和之作。詞云：

「螢火流光，蛩吟向夕，冰輪碾破遙天。香飄雲外，桂子靜娟娟，對月幾人無愁！多半隔遠樹蒼烟，難逢是一庭聯袂，把盞看重圓。無限淒涼況，含毫欲寫，累紙盈箋；任金風拂面，玉露浸肩，還惜良宵景促，無繩繫皓魄長懸。應飛去廣寒宮裏，清影共愁眠。」——（滿庭芳中秋坐月和素嘉甥女）

我們幻想：在一個皓月當中的中秋佳夕，一家人都在賞月聯吟，把盞臨風，那應該是興奮，是快樂，是韻事的了；可是一至月斜時，人散後，「無限淒涼況，含毫欲寫，累紙盈箋；任金風拂面，玉露浸肩，還惜良宵景促」這情景，在詞人的筆下點染出來，豈不是哀怨欲絕嗎？

張倩倩

張倩倩，宛君表妹，吳江人。嫁沈自微，亦善吟咏，午夢堂集中，有宛君替她做的傳。在宛君的鸚吹集中，有很多思念她的詞，大約她倆的感情，一定不錯？茲

錄其蝶戀花，丙寅寒夜與宛君話君庸作之詞如後，所謂君庸者，卽倩倩的丈夫沈自徵也。詞云：

「漠漠輕陰籠竹院，細雨無情淚濕桃花面；落葉西風吹不斷，長溝流盡殘紅片。千遍相思纔夜半，又聽樓前叫過傷心鴈。不恨天涯人去遠，三生緣薄吹簫伴。」——（蝶戀花丙寅寒夜與宛君話君庸作）

以上沈葉一門，詞人輩出，驚震一代；上所略述，藉見一斑耳。正如任心齋所謂：「豈扶輿秀淑之氣，有特鍾歟？抑其濡染家學有由也」。此外，我們還要知道幾位作家：

## 黃氏

黃氏，遂甯人。黃珂女，文學家楊慎妻。慎字用修，號升庵，新都人。著述甚富，夫婦均長散曲，有集留世。後升庵遠謫滇南，黃氏每有詩詞寄意，傳誦一時。

有詞云：

「巫女朝朝豔，楊妃夜夜嬌。行雲無力困纖腰，媚眼暈紅潮。阿母梳雲髻，檀郎整翠翹。起來羅襪步闌若，一見又魂銷。」——（巫山一段雲）

### 顧貞立

顧貞立，原名文婉，字碧汾，自號避秦人，無錫人。文學家顧貞觀女兄，侯晉妻，詩詞很多，與王仲英相唱酬，有栖霞閣詞。詞如：

「風雨妨春苦不寬，開簾怕見嫩紅殘，錦屏深護早春寒。新懶一身扶不起，愁痕萬點鏡慵看，空拈斑管寫長嘆。」——（浣溪沙）

「曉起凝妝上翠樓，惱人春色遍枝頭，湘簾風細蕩銀鈎。燕子未歸寒惻惻，梅花初落恨幽幽，重門深鎖一天愁。」——（浣溪沙）

## 王 朗

王朗，字仲英，金壇人。香奩體專家次回女也。詩書詞畫，靡不精工，小詞尤絕響。生平著述很多，中經兵火，蕩然無存，真是可惜！著有古香亭詞，嘗寫浪淘沙閨情詞三闋於扇頭，真是「卻扇一顧，傾城無色矣。」她的浣溪沙春愁一闋，陳其年謂：『抱月懷風』四字，非溫李不能爲也，綠肥紅瘦，何足言警」。最愛詠之，並盛稱其：「昨夜睡濃兼好夢，一身春懶起還遲」之句。其題扇詞云：

「幾日病淹煎，昨夜遲眠，強移心緒鏡臺前。雙鬢淡煙低髻滑，自亦生憐。不貼翠花鈿，嬾易衣鮮。碧油衫子褪紅邊，爲怯遊人如蟻擁，故揀陰天。」

### ——（浪淘沙閨情）

「疎雨滴青籬，花厭重檐，繡幃人倦思慳慳。昨夜春寒眠不足，莫捲湘簾。羅袖護摻摻，怕拂妝奩，獸爐香燼侍兒添。爲甚雙蛾長翠鎖？自也憎嫌。」

——  
（浪淘沙閨情）

「斜倚鏡臺前，長歎無言，菱花蝕彩箇人驚。分付侍兒收拾去，莫拭紅綿。滿砌小榆錢，難買春還，若爲留住豔陽天。人去更兼春去也，煩惱無邊。」

——  
（浪淘沙閨情）

張鴻述

張鴻述，字琴友，浙江慈谿人。嫁姚與祁，著有清音詞，孫蕙媛序謂其：「每有廣韻，意到卽成，不煩推敲，聲出金石。惜多散帙，大抵其會心應手，有不自期其然者。」這也是天才了！她十二歲學操琴，十三歲見填詞譜，輒按譜填之，遂能鼓宮應宮；今存如夢令一闕，卽其詞中開筆之第一調。總之，她有音樂的天才，詞填起來，自然是好的了。

「百艷嬌春春困，清苦幽蘭豐韻。窈窕勝天香，要得白雲親近；還問，還問



，不共落紅成陣。」——（如夢令詠蘭年十三作）

「相見空憐，許多心事難傳與。不如歸去！又被黃昏雨。玉兔多情，還現娑婆樹，添愁緒。幽閨深處，重憶連牀語。」——（點絳脣與馮太君話舊）

「隔牆何處賣花聲？偷卻嫦娥一片情，無奈僊郎償價輕。且休驚，留取高枝陪月明。」——（憶王孫聞賣木樨）

這不是多麼輕盈，而又富有音樂的句子麼？

### 端淑卿

端淑卿，當塗人。歸芮氏，有綠窗詩稿。詞如阮郎歸云：

「園林春到清明節，花柳愁攀折。人生何事輕離別？水遠山重疊。杜宇啼，殘更月，銀紅照明滅。昨宵有夢輕飛蝶，關心猶未說。」

劉碧

劉碧，字映清，安陸人。衆香謂：「映清著作甚多，少年夭歿，遂具散佚。」

「昨夜雨綿綿，寒澁燈烟，薄衾蕭索不成眠。曉起牀頭看歷日，換了秋天！綠葉尙新鮮，猶想爭妍，教他知道也淒然！眼底韶光容易改，樹且堪憐。」

——（浪淘沙新秋）

「亂雲中 殘照裏，又送他歸，懶喚鶯兒起。山徑落紅誰是主？別恨離情，目斷韶華矣！擘濤箋飛翠尾，每到關心，逗得愁如綺。歲歲勞人長徙倚，一似楊花暗去，隨流水。」——（蘇幕遮客裏送春）

陳氏

陳氏，華亭人，著有梅龕吟。荷葉杯一詞云：

「不料檀郎欲去——私期欲作燕雙飛，他生與爾畫樑棲——痴麼痴！痴麼痴！」

陳氏此詞，殊令人愛煞，亦別具一格也！

上述明代閨秀之詞，頗能詳盡，但滄海遺珠，還是難免，也只好從略。

#### 第四節 明娼妓之詞

明娼妓能詞，其著者：有劉勝，薛素素，楊宛，王微，王微等。

劉勝

劉勝。名妓。有蘇幕遮一詞云：

「恨桃花，曾柳絮，何事春來，浪逐東風去？邂逅從君花下語，無那情癡，夢裏還凝竚！楚台風，巫峽雨。幕幕朝朝，計重相遇。背處偷浮雙玉筋，自

多情，翻爲多情誤。」

### 薛素素

薛素素，蘇州名妓。有臨江仙一詞云：

「喚起提壺池上飲，春殘滿地紅英。忽聞窗外子規聲。不如歸去也，終是不分明！自抱雲和彈一曲，曲終還擬湘靈。風前眼淚幾時晴？月高星數點，香冷漏三更。」

### 楊宛

楊宛。字宛叔，金陵名妓，有集行世。其太平時一詞云：

「嫋嫋疎枝帶露輕，隔簾櫳。絲絲牽綴別離情。最難勝。幽恨只憑羌管訴，綢淒清，臨風半是斷腸聲。不堪聽！」

## 王微

王微，字修微，號草衣道人，江都產也。往來于西湖，楚粵間，一揮千金無吝色。工繪事，山水花卉其著也，有遠遊草。後皈依禪悅，參五龍憨山大師，度其晨鐘暮鼓的生涯。衆香詞謂其：「常輕舟載書往來五湖間，自傷七歲父見背：致飄落無所依，眉嫵間，常有恨色。其詩娟秀幽妍與李清照朱淑貞不相上下。」但詞最少也值得稱誦了。

「誰勸郎先醉？窗冷燈兒背。抱琴倩婢倚香幃，睡睡睡！忘却溫柔，一心只戀醉鄉滋味。慚愧鞋兒謎，擔擱鴛鴦被。問郎曾否脫羅衣？未未未！想是高唐。巫女惜別 不容分袂。」——（醉春風）

「今夜三更春去矣！湛綠嬌紅，總是傷心淚。明日曉來何忍起，黃鶯催殺無人理。惟有酒杯渾得此，酒到醒時，春去千千里。捱過這番除是死，年年

一度難消你。」——（蝶戀花）

「烟水蘆花愁一片，箇中消息難分辨。舉杯邀月不成三，君可見，儂可見！伊人獨與寒燈面。欲寄封箋情有限，除非做本相思傳；幾回把筆費沉吟，君也念，儂也念，霜鞞曉路雞聲店。」——（天仙子別懷）

修徵的詞，盡以言語填入，讀其詞可以想見其身世，至風流蘊藉還是她的餘事呢、

## 第五章 清代女詞人的極盛

### 第一節 小序

有清一代，中國文學，上縮元明之墜緒，下開復興之先河；因其爲時，近隣現代，文風之盛，遂冠各朝，亦中國文學的一個嚴重時期也。單如詞人幾可萬計，而女詞人亦動以千百，作品之多，可無須說了！本章要述清代女詞的極盛，自非此區區篇幅所能詳盡。這兒不過提綱擷領，鳥瞰其大勢，分析其派別，認識其人物，略述其身世，選舉其優作。質在求精，量不在多而已！至欲補遺衍實，吾將另有「清代女詞史」之作矣。

### 第二節 亡國之音

元明詞雖衰落，幸明室季世，尚有午夢堂一門聯芳，振明末之衰風，開清初之先河。一至清兵扣關，入主中原，亡國女詞人，亦有足述者。

### 商景蘭

商景蘭，字媚生，會稽人。明吏部尙書商祚女，祁彪佳妻，著有錦囊詩餘。伉儷相愛，有「金童玉女」之目。你看她如何風雅吧；靜志居詩話說：「商夫人有二媳四女咸工詩，每暇日登臨，則令媳女輩牀硯以隨，角韻分題，一時傳爲勝事，而門牆院落，葡萄之樹，芍藥之花，題咏幾徧，過梅市者，望之若十二瑤台焉。秀水黃皆合慕其名，入梅市訪之，贈送唱和之作甚盛。」這使我們知道景蘭的一門風雅，也不讓于宛君咧。

「長相思，久別離，爲誰憔悴憑誰說；捲簾貪看月明多，斜風恰打銀缸滅。

——（搗練子）



此詞爲時所稱，尙有菩薩蠻，浪淘沙，青玉案三闋，亦詞集中之著。詞云：

「臘花香動煙中影，紗窗半掩羅幃冷，孤鴈宿沙汀！寒砧夢裏聲。夢到相思地，難訴相思意，疏雨滴芭蕉，懷人正此宵。」——（菩薩蠻）

「窗外雨聲催，蠟盡香微。衾寒不耐五更鷄。無限相思魂夢裏，帶緩腰圍。隙月到羅幃，孤鴈南歸，玉鑪寶篆拂輕衣，花影參差簾影動，葉落綠肥。」

——（浪淘沙）

「一簾蕭颯梧桐雨，秋色與人歸去。花底雙樽留薄暮，雲深千里，鴈來寒度。有愁無數。片窗明月東臯路，送別恨，重重煙樹，越山吳山知何處？舞燈影裏，箏調絃柱，且盡杯中趣！」——（清玉案）

這一闋詞，正是她「卽席賦贈友言別」之作，可見其才華了。

### 商景徽

商景徽，字嗣音，景蘭妹，商祚女，徐咸清妻也。著有詠雛堂集。名媛詩話說：「嗣音年八十，容貌如二三十許好女，朝夕飲乳汁，猶耽花讀書不衰。」可謂學而不衰矣！

「篆煙吹過花深處，口口葉底垂甘露；何處見如來？青蓮筆下開。朝朝研黛盃，不盡春山遠；但寫妙蓮花。香風遍若耶。」——（菩薩蠻）

「輕盈燕子掌中身，對景舞還停。見君佳句更相親，筆底動人情。三春楊柳腰間細，二分明月鬢邊橫。芙蓉初放碧池新，知是畫圖人。」——（月中行）

### 祁家四女二婦

徐昭華，字伊璧，景徽女，毛西河女弟子，著有徐都講詩。祁德淵，字弢英，景蘭女，著有靜好集。祁德瓊，字修嫺，弢英妹，著有寄雲草。祁德蒞，字湘君，修嫺妹。以上即「祁家四女」。張德蕙，字楚纓，山陰人，景蘭媳。朱德容。字趙

璧，會稽人，亦景蘭媳。鮎埼亭集謂：楚纓趙璧，皆商夫人所字，蓋以志閨門之盛也。張朱卽「祁家二婦」，均有詩名，誠一門風雅矣。

### 黃媛介

黃媛介，字皆令，秀水人。寒士楊世功妻，著有離隱詞，湖上草。皆令屢遭家難，流離吳越間，曾於西泠斷橋頭，凭一小閣，賣畫自活，頗有林下之風，固一漂泊之女藝術家也，豈獨書畫詩詞冠絕而已！其女兒黃媛貞，著有臥雪齋詩集。皆令有幼女，亦能詩寫帖，固一甯馨兒也。黃氏一門，吾將於「中國女詩人及其代表作」中詳述之。

### 吳山

吳山，字巖子，當塗人，卞琳妻，著有青山集。魏叔子序謂：「卞君楚玉夫人

吳麴子，家青山，既轉徙江淮無常地。有西湖梁谿虎邱。廣陵諸集，最後類次之以青山名。楚玉中道却世，未有後，依女夫劉峻度以老。鄧漢儀題其集曰：『江湖萍梗亂離身，破硯單衫相對貧，今日一燈花雨外，青山自署女遺民。』以其詩多玉樹銅駝之感也。——（杭郡詩輯）——但其詞亦自有蒼涼悽惻之工者。如：

「思量昨歲，秣陵此夕，正水閣風清天碧。六朝集處禱繁華，細草路，燈紅月白。今年萍寄，隋宮咫尺，歎異地煙花寥寂，情同旅夜起歸思，愁絕是隔江寒笛。」——（鵲橋仙）

「將秋尙夏，月娟雲巧，更堪碧星河清渺。女牛相別動經年，第未識，離踪多少？凭欄凝聽，鸞笙韻杳，想又爲明朝秋早，他時有分到瑤池，記問取橋邊烏鳥。」——（鵲橋仙）

「連宵風雨，黃葉林間秋幾許？大地清涼，遊子驚心憶故鄉。人生如寄，對景頻彈思母淚，何日歸期？回首青霜黯鬢。」——（減字木蘭花）

「昨宵解佩夢江濱，朝來翠掩歌屏；黃鸝花底語星星，風度重扃。蟬翼雲鬢新碧，綺紈沈水餘馨；漫歌金縷薦佳醺，遙憶峯青。」——（畫堂春）

### 卜夢鈺

卜夢鈺，字元文，號篆生，上元人。巖子長女，劉峻度妻，著有繡閣集。張穉恭謂：「元文幼穎慧，其父母教之以文史之學。靡不博通，翰墨詞章，流傳吳越，母吳愛之甚，必得貴且才者字之，因適劉子。勒牙尺而涉韋編，略寶鈿而親班管，衛夫人之書，管夫人之畫，兼擅其長。其於詩也，更不染香奩陋習，洋洋灑灑閨中之秀，而帶林下之風矣。」西冷閨詠，亦謂其：「筆墨疎秀有母風。」可見她是怎樣的一個才女！

「春夢杳，晚秋涼，零落芙蓉尚有香。人遠天涯紅日近，斷魂無語立斜陽。

——（搗練子）

「遠客長途孤寺秋，天寒少箇寄書郵，况兼風雨又綢繆！恨悠悠，一點鳴牕一點愁。」——（憶王孫）

「姹紫嫣紅風日佳，心情擾擾似蜂衙，安閑試問是誰家？花正妍時愁雨妬，月當圓處被雲遮，人間薄命不須嗟。」——（浣溪沙）

### 王端淑

王端淑，字映玉，山陰人。王季重女，丁肇聖妻，著有吟紅留篋恆心諸集。嘗輯名媛文緯，詩緯，又輯歷代帝王后妃古今年號，名曰史愚。其女兒靜淑著有清涼集，俱才華冠絕，蓮坡詩話謂：「毛西河選浙江閨秀詩，獨遺山陰王氏端淑，淑寄西河句：『王嬌未必無顏色，怎奈毛君下筆何！』引用二姓恰合。」其才華有如此！畫徵錄謂：「端淑博學工詩文，善書畫，長於花草，疎落蒼秀，卒年八十餘。」這就難怪她父親作：「身有八男不易一女」的豪語了。

「澹綠輕紅掩畫樓，珠簾盡日下金鈎，玉人鸞鏡倦梳頭。春老夢尋芳草路，消魂人在木蘭舟！月明何處弄箜篌？」——（浣溪紗）

### 章有湘

章有湘，字玉筐，又字令儀，號橘隱，華亭人。孫中麟妻，著有澄心堂詞。名媛繡鍼謂：「玉筐幼時常背誦擣衣篇，長恨歌，一字無譌。與姊瑞麟妹玉璜，迴瀾掌珠，並擅才名。」龍眠風雅謂：「玉筐所著澄心堂詩，望雲草，再生集，訴天雜記，皆孤猿寡鶴，自寫其憂傷哀怨之音，君子讀而悲其志焉。」因中麟早卒也。

「此夜難分，怨曉鐘夢魂，偏又到吳淞，愁情先上兩眉峯。滄海一聲臨遠道，蘭橈千里破長風，可憐回首隔江東！」——（浣溪紗）

### 章有涓

章有渭，字玉璜，有湘妹，侯泓妻，著有淑清草，燕喜樓草。練音續集謂：「玉璜于歸後，以上谷多難，夫婦遁迹借隱，有桓鮑風，既而仍還故里，相保於敗巢破卵之餘者，皆氏力也。」

「月華一簇雲團結，秋到愁邊無可說，人傳郎意薄於雲，儂信此心明似月！月明會有圓時節，怪殺閒雲隨處沒，雲消月墮夜淒清，只有離懷無斷絕。」

——（玉樓春）——

有湘

有湘，有渭女兄有源，字瑞麟，亦有才名。清女詞人中，又有章有嫻，字媛貞，亦章曠長女，著有寒碧詞。有卜算子一詞云：「天淡水雲輕，風嫻花枝動，羅袖涼生雁字橫。柳外烟飛冥。獨坐思悠揚，簫管慵拈弄，帳冷西樓，一夜香寂寞，添幽夢。」想必有源，有湘，有渭女長兄也。



李因

集。

李因，字是庵，杭州人。葛徵奇副室，畫法陳白陽，且工詩詞，著有竹笑軒

「鶯聲漸老春歸去，游絲著意留花住，獨自倚空樓，珠簾懶上鉤。妬他雙

宿燕，故把重門鍵，月照小闌干，羅衣怯暮寒。」——（菩薩蠻）

「噤噤過南樓，字字橫空引起愁。欲作家書何處寄？誰投？目送孤鴻淚暗流

。憶昔共追遊，荻岸漁汀繫小舟；又是那年時候也休休，開到黃花知幾秋

。」——（南鄉子）

吳肫

吳肫，字凝真，又號冰蟾子，華亭人。曹允明妻，著有忘憂草，採石篇，風蘭

獨嘯三集。衆香詞謂凝真：「爲詩詞俱工，允明居半敏，構小西閣，梅花繞屋，與吳朏嘯咏其間，尤善繪事；烟雲花鳥，筆墨生趣，人爭寶之。福清魏惟度，新城王西樵，皆不遠千里，郵乞其詞入選。有桓少君之風，王瑞卿，薄西真，莫慧如香閨酬唱，啓禎間稱一時之盛。嗣子十經，文學，婦李玉燕，俱能繼之。」

「匝路萋萋芳草，重過曲曲溪橋，倚樓兒女黛眉嬌，目送錦江征棹。金屋柳烟深鎖，玉人何處吹簫？幾行歸雁入雲霄，啼徹一痕殘照。」（西江）

（月）「密霰亂飛窗隙，彤雲寒勒梅梢；疑天闕漏瓊瑤，一望青山白了。壓竹樓鳥不定，打松舞鶴分飄，有人乘興泛蘭橈，載酒擁爐歌浩。」（江西）

吳綽，字冰仙，一字片霞，又字素公，長洲人。吳水蒼女，許瑤妻也。冰仙善丹青，工小楷，兼擅絲竹。著有嘯雪庵詩餘。徐乃昌謂：「其詩清麗婉約，集中有與梅村祭酒相倡和者，稱祭酒曰兄，殆梅村之女弟也？」嘯雪集中，盡是咏花之作，亦可知冰仙的個性了。

「寢殘鶯溜，渡頭桃葉春波皺，何處香風？擲果輕車幕地逢。珠喉戛玉，紅豆拋來眉黛蹙。畫棟飛塵，猶共餘香戀錦茵。」——（減字木蘭花）

「筵前檀板試新聲，嬌喉轉處聽春鶯；短髮齊眉，束腰肢小，更喜雙眸片月清。楊花本是無情物，等閒化作浮萍！當年費盡黃金，辛苦緣歌舞，教初成，雨散雲飛一夢醒。」——（瑞鷓鴣）

「澄波如練漾殘霞，日光斜照平沙，隔岸酒旗招颭，是誰家？紅袖爐邊人似玉，留客處，綠楊遮！落飄風裏轉船撾，柁咿啞，浪生花，可惜明朝此地又天涯，拚取十千沽一斗，須笑飲，莫嫌奢！」——（江城子）

吳琪

吳琪，字蕊仙，長洲人。冰仙妹，管勛妻，後歸空門，著有鎖香菴詞。林下詞選謂：「蕊仙與冰仙爲兄弟，其詞幽逸似得源於山谷者。」婦人集亦謂：「蕊仙才情新婉，當其得意，居然劉令嫺矣。與松陵周飛卿著有比玉新聲集。蕊仙尤好大略，精繪染，飛卿贈詩云：『嶺上白雲朝入畫，尊前紅燭夜談兵，』蓋實錄也。」

「不願爲鶯，何須似燕，也休派做鴛鴦伴；空山松雪，半生宜蒲團，夢影隨雲便。鶴舞閒庭，香飛畫卷，楞嚴讀罷桐陰轉，蓮冠未解道人粧，羽衣新

樣梨花片。」——（踏莎行）

「山影入樓剛尺許，隄柳陰濃吹作雨，簾低不礙野雲飛，牕小只容憨燕舞。又看明月松梢住，漁夢江邊無覓處，百鷗期我且休歸，故園自有鶯花主。」

——（玉樓春）

「深院靜，漠漠晚雲青；遠樹星低螢火亂，畫簾風淡燕飛輕，樓外坐調箏。

——（夢江南）

### 周瓊

周瓊，字羽步，一字飛卿，後出家，號性道人，松陵人。著有惜紅亭詞。其詞不事刻翠剪紅，詩亦雄宕秀拔，自然是有名士風態了。衆香詞謂：「洞步少警悟，工詩詞，曾爲某大老側室，繼又適士人。士人爲一縉紳所惡，陷囹圄，自度不能脫，迺命羽步往江北避其鋒，託所知一大姓者廡下，經年篋中金蕩盡。所居陋甚，破窗頹壁，幾不敵風雨；然羽步，意致翛然，略無怨尤意，喜縱觀古史書，愛吹彈，時作數弄以遣興。郡中人士有以詩寄贈者，羽步卽依韻和答，詩俱慷慨英俊，無閨幃脂粉態。」這人生，這環境，能得秀拔英俊如羽步者當之，方才不愧爲詞人呢！

她和長洲，吳蕊仙相交密，屢作西湖，六橋，三竺之遊，贈答之詩，有「嶺上

白雲朝入畫，尊前紅燭夜談兵」之句，瀟灑極矣！

「一片青銅如月，照出妾顏如雪，雪月兩堪誇，勝如花，背地檀郎情願，恰似鴛鴦兩個。含笑倚郎肩，月中仙。」——（昭君怨）

「風屑屑，吹冷一簾新月！深院薔薇和影折，兜裙紅刺密。昨夜露濃滑，早又殘花濃葉；閒倚紅窗尋綠蝶，掀簾銀蒜揭。」——（謁金門）

「嫩玉纖纖整素絃，慣彈別鵠最堪憐，幾同私語把衣牽。愛插鮮花時掠鬢，怕沾飛絮故掀簾，漫籠雙袖倚欄干。」——（浣溪沙）

### 顧媚

顧媚，又名眉，字眉生，號橫波，上元人。龔鼎孳亞妻，精繪事，最工蘭竹，著有花柳閣集。衆香詞謂：「眉生莊妍靜雅，風度超羣，通文史，善畫蘭，家有眉樓。綺窗繡簾，牙籤玉軸，瑤琴錦瑟，寶鼎博山，羅列左右。歸合肥龔尙書芝麓，

尙書英雄蓋代，視金玉如泥沙，得眉娘佐之，益輕財好客，憐才下士，名譽益於往時。客有求尙書詩文及乞畫蘭者，畫款所書，橫波夫人是也。」像這樣一對豪放的夫婦，才不媿在一年五月十四日的深宵，於風月交流的西子湖中，悄悄地繫艇子於湖畔，剝菱煮芡，小飲達曙。那時候，沒有繁星，沒有人影，也沒有塵囂；明月權作她倆的鏡子，綠波權作她倆的錦席，樓台權作她倆的幃屏，她倆怎麼不醉倒在這湖山的懷抱裏，偷度那美與愛交融的時光呢？因此她倆在「酒語情話」之餘，還要唱出詞來了，那醜奴兒令四闋紀月夜泛舟西湖的便是。

畫徵錄說：「眉生工墨蘭，獨出己意，不襲前人法。」然贊美眉生工蘭竹的人，不只畫徵錄的作者一個。牠又說：「眉生本金陵妓女，芝麓納爲妾；從改徐氏，故世又稱徐夫人云。」以眉生的品性立言，這話應該不是荒謬之談。

「花飄零，簾前暮雨風聲聲，風聲聲，不知儂恨，強要儂聽！粧臺獨坐傷離情，愁容夜夜羞銀燈，羞銀燈，腰肢瘦損，影亦伶仃！」——（花深深）

「春明一別魚悄，紅淚沾襟小；卻憐好夢渡江來，正是離人無那倚粧臺。

朱闌碧樹江南路，心事都如霧！幾時載月向秦淮，收拾詩囊畫軸稱心懷。」

——（虞美人）

柳是

柳是，字如是，一字蘼蕪，號河東君，又號我聞居士，嘉興人。錢謙益妻。觚牘鈕秀謂：「如是本吳江名妓，徐佛弟子，姓楊名愛，柳其寓姓也。豐姿逸麗，翩若驚鴻；性敏慧，賦詩輒工，尤長近體，作書得虞褚法，年二十餘，歸虞山錢宗伯，而河東君之名始著。」如是爲人，風流放誕，年二十餘忽昌言：「吾非才學如錢學士牧齋者不嫁。」牧齋聞之也說：「天下有憐才如此女子者乎！非能詩如柳如是者不娶。」遂這樣結合了起來，如是卽嫁錢爲繼室。

如是詩詞甚富，詞字纏綿婉媚，筆意均勝；如金明池寫寒柳，滿庭芳顯黃昏令



金箋扇面便是。其題顧橫波墨蘭十絕，更有身世之感矣。

「有恨寒潮，無情殘照，正是蕭蕭南浦，更吹起霜條孤影。還記得舊時飛絮；况晚來烟浪迷離，見行客，特地瘦腰如舞。總一種淒涼，十分憔悴，尙有燕臺佳句。春日釀成秋日雨，念疇昔風流，暗傷如許；縱饒有繞隄畫舫，冷落盡，水雲猶故！念從前一點春風，幾隔着重簾，眉兒愁苦。待約箇梅魂，黃昏月淡，與伊深憐低語。」——（金明池）

「紫燕翻風，青梅帶雨，共尋芳草啼痕；明知此會，不得久殷勤。約略別離時候，綠楊外，多少消魂！重提起，淚盈翠袖，未說兩三分。紛紛，縱去後，瘦憎玉鏡，寬損羅裙。念飄零何處？烟水相聞，欲夢故人憔悴，依稀只隔楚山雲。無非是怨花傷柳，一樣怕黃昏！」——（滿庭芳）

西冷閨詠謂：「如是名是，亦名隱，又名因；本姓楊名愛，字影憐，一字蘼蕪。晚歸虞山錢宗伯，稱河東君。宗伯與爲西湖之遊，刻東山倡和集。顧荅撰河東君

傳，徐芳撰柳夫人小傳，陳其年婦人集，徐鈞本事詩，三岡織略，觚臚，蓮波詩話，柳南隨筆皆載之。甲申以後，嘗勸宗伯殉國難，晚殉宗伯家難，世多賢之。墓在虞山耦耕堂故址，迷失久矣。余宰琴河，訪得修之，且樹碣焉。『桃花得氣美人中』，如是西湖句也。『其敝靡蕪身世尤詳。』

如有妹絳子，著有靈鵲閣小集。鄙姊乃委身白髮翁，嘗作高陽臺春柳寄愛姊一詞以諷之。自居垂虹亭，布衣竹杖，有女隱者之風焉。

### 徐元端

徐元端，字延香，甘泉人。徐石麒女，著有繡閒詞。她詞的佳處，幾入易安之室，攀淑真之衣了。

「人寂寂，夜蕭蕭，斗帳寒侵香印消。枕上誰驚春夢短？數聲疏雨近芭蕉。

」——（搗練子）

「華信幾番催，桃李爭穠豔，不敢頻來倚畫闌，怕與春相見。纔把繡鍼拈，又覺心兒倦；試喚青鬟捲翠簾，撚出雙雙燕。」——（卜算子）

「獨坐數歸期，花影重重月影低。無計徘徊思好句，支頤，除却春愁沒箇題。

。 閒倚畫樓西，芳草青青失舊堤！獨記當時人去處，依依，紅杏花邊卓酒旗。」——（南鄉子）

「珠簾輕揭，憔悴憐黃葉。忽憶小亭人乍別，正是重陽時節。當初一段清秋，平分兩地離愁。試向西風寄問，知他還似儂不？」——（清平樂）

「起來慵向粧臺倚，亂縮凌雲髻。歸期曾說柳青時，鎮日慙慙，只是惱春遲。

。 小園昨夜西風劣，吹落漫天雪。侍兒佯笑捲簾紗，卻道玉梅已放滿枝花。」——（虞美人）

### 第三節 血淚交流之作

詞人遭際之苦辛，身世之堪憐；每於作品中流露出來，讀其詞章，直如眼看其血淚交流，令人痛心無已矣！豈獨同情也哉。

陳 契

陳契，字無垢，通州人。孫安石妻，著有茹蕙編。衆香詞謂：「無垢幼而穎慧，好讀書，適同里孫太學安石，家饒裕，不善持籌，遂中落。以契無子不相得，挈妾婢異居；契乃歸母家久之，落髮執司馬舊業所謂鴻寶堂者，事焚修，然不廢吟咏，所著甚富。范光祿嘗序其茹蕙編四卷行世。晚而益貧，至併日食，不以告人，隱忍而病，病數月不起，起數日覆水窗前，脫手墜樓而死，人咸惜之。」要知詞人而不善理家，原無足怪，無子而被棄，是乃堪憐。晚貧竟遭慘死，更益痛矣！

「春色撩人，悶來閒步蒼苔徑，花陰踏盡，倦向闌干凭。試看雕梁紫燕時相並，教人恨飛花成陣！又惹芳心困。」——（點絳脣）

「今生浪擬來生約，從今悔却從前錯！腰帶細如絲，思君君不知。五更風

又雨，兩地儂和汝，着意待新歡，莫如儂一般！」——（菩薩蠻）

無垢此闕菩薩蠻，白話入詞，更覺委婉有身世之痛！

### 賀雙卿

賀雙卿，號碧秋，江蘇丹陽人。四屏山下農家女。雙卿有舅父在隣家教書，她使用手工得來的錢，買書就讀，以絕頂聰明的天資，居然造成一位大詩人了。到了雍正八年（一七三〇）她這平凡的青春，剛過了二九，命運便支配她嫁給一個農家子，血淚的生活，便就此開始！

她的丈夫長她十餘歲，只能看時憲書，強記月大小字耳。她的姑是乳媪，真是天生一對劊子手的母子，他們百端虐待雙卿。雙卿因營養不良，體質柔弱；那堪一日到晚要如牛馬般勞作呢。

請看：

一日她舂穀，喘時抱杵而立，夫疑其惰，推之仆臼旁，杵壓於腰，忍痛復舂。炊粥半而瘡作，火烈粥溢，泛水，姑大詬，掣其耳環令出；耳裂環脫，血流及肩，仍拭血續炊。雙卿受盡種種虐待，於是拊臼俯地而歎曰：「天乎！願雙卿代天下絕世佳人受無量苦，千秋萬世後，爲佳人者，無如我雙卿爲也。」遂作詩九章，以胭脂寫於帕上，其傷心，其境遇，其自負有如此者！

她有給舅父的信，悲傷與可憐，躍躍紙上，更令人不忍卒讀。

「人皆以兒爲薄命，兒命原非薄也。紅樓淑女，綠窗麗人，淪沒深閨者；世間不少，憶夜無歡，向春難哭，桃紅遽天，竹翠長貧，豈不期人歌泣哉？多逢忌諱，邂逅揄揚，耿彼深珠，悶於黑水。夫怨鳥遺音，衰蓬振色，猶得漱騷人之雋齒，鏤仙客之靈函。况貴本椒蘭，願賤同糞壤乎？誦菊花孤鴈詞者，無不謂雙卿怨，雙卿無德，誠不能不怨，怨而不忍厭其夫，雙卿可自信也。

……」  
所謂菊花詞者：

「絲絲楊柳，裊破淡烟依舊；向落日秋山影裏，還喜花枝未瘦。苦雨重陽挨過了，虧耐到小春時候。知今夜，蘸微霜，蝶去自垂首。生受，新寒浸骨，病來還又。可是我雙卿薄倖，撇你黃昏靜後。月冷闌干不寐，鎮幾夜，未鬆金扣。枉辜卻開向貧家，愁處欲澆無酒。」——（二郎神）

這是雙卿爲她心愛手植於破盃中，春爨皆對的野菊而賦，你想：以一個絕世才華娟好的詞人，愛菊亦無所從，只得以破盃植野菊相對，這情景之可傷心：豈獨使人酸鼻！讀其「愁處欲澆無酒」，更是欲哭不得了。

所謂孤鴈詞者：

「碧盡遙天，但暮霞散綺，碎剪紅鮮。聽時愁近，望時怕遠，孤鴻一個，去向誰邊？素霜已冷蘆花渚，更休倩鷗鷺相憐，暗自眠。鳳凰縱好，甯是姻緣

！淒涼勸你無言，趁一沙半水，且度流年。稻梁初盡，網羅正苦，夢魂易驚，幾處寒煙。斷腸可是嬋娟意，寸心裏多少纏綿；夜未闌，倦飛誤宿平田。

「——（惜黃花慢）」

讀其「夜未闌，倦飛誤宿平田」之句，可知哀怨之深，更在李後主「故國不堪回首月明中」之上。一日雙卿病瘡，担飯稍遲到田裏來，她的丈夫大怒，便揮動鋤頭，痛打她一場，回家時只好把傷心發洩在詞中：

「午寒偏準，早瘡忽初來，碧衫添襯，宿髻慵梳，亂裏帕羅齊鬢。忙中素裙未浣，摺痕邊斷絲雙損。玉腕近看如繭，可香腮還嫩。算一生淒楚也拚忍；便化粉成灰，嫁時先付。錦思花情，敢被爨烟薰盡。東菑卻嫌餉緩，冷潮回，熱潮誰問？歸去將棉晒取，又晚炊相近。」——（孤鸞詞）

像這樣以血以淚染成纏綿悱惻的詞，豈是那所謂官閨名媛在那「錦思花情」中所能嘔出來嗎！



雙卿情緒率真的好詞，儘多着呢，再錄兩闋吧。一闋是她有一次苦勸她的丈夫，反被丈夫幽禁在那只有半盞明滅孤燈的廚房裏從心弦裏彈出來的。一闋是幾處用疊字一氣呵成，工處可不讓李易安之作。

總之，雙卿的詞，這才配說是血淚的文學呢。讀後不但使我們眼淚要流盡——使我們抱着萬二分怨憤與傷心的同情。然而，同情有什麼用呢？雙卿早已死了，雙卿決不會需要我們這懦弱而又空泛的同情！可是往者的雙卿既已矣，未來的雙卿正多着咧！我們讀雙卿的詞，我們不必同情已死的雙卿，而讓這萬惡的社會，再造未來多量的雙卿，徒使未來的雙卿的讀者，再作我們這懦弱而又空泛的同情！我們同情，我們就要改造這製造雙卿這樣痛苦婦女的商場——社會，不要讓牠這可憐的商

品——雙卿。再出現於今日的時代，今日的中國，以及未來的世界！

「已暗忘吹，欲明誰剔？向儂無焰如螢，聽土階寒雨，滴破三更。獨自慊慊耿耿，難斷處也忒多情！香膏盡，芳心未冷，且伴雙卿。 星星！漸微不動

，還望你淹煎有個花生！勝野塘風動，搖曳漁燈。辛苦秋蛾散後，人已病，病減何曾相看人？朦朧成睡，睡去空驚。」——（鳳凰臺上憶吹簫）

「一寸微雲，絲絲殘照，有無明滅難消。正斷腸魂斷，閃閃搖搖，望望山山水水，人去隱隱蒼蒼。從今後，酸酸楚楚，只似今宵。遙問青天不應，看小小雙卿，嫋嫋無聊，更見誰誰見？誰痛花嬌？誰望歡歡喜喜，偷素粉，寫寫描描？誰還管生生世世，暮暮朝朝！」——（鳳凰臺上憶吹簫）

此外，尚有闕玉與陸小姑兩人，遭際比之雙卿尤爲慘酷，以其所發多爲詩歌，故又與雙卿另於吾「中國女詩人及其代表作」拙書中述之。

#### 第四節 蕉園諸子

錢塘顧之瓊（字玉蕊）嘗招徐燦，柴靜儀，朱柔則，林以甯，及女兒錢雲儀諸女士，組織蕉園詩社，則所謂「蕉園五子」者，以徐燦爲之長。其後林以寧又與同

里顧妲，柴靜儀，馮嫻，錢雲儀，張昊，毛媵等倡「蕉園七子」之社，而林以寧自爲之長。分題角韻，接席聯填，極藝林一時之勝事！

### 徐 燦

徐燦，字湘蘋，一字明深，吳縣人。徐子懋女，陳之遴繼妻，著有拙政園集。湘蘋詩書詞畫，均極精工。陳其年謂其詞南宋以來，閨房之秀，一人而已。女子絕妙好詞周勒山也說：「湘蘋詩餘，真得北宋風格，絕去纖佻之習，其冠冕處，卽李易安亦當避席，不獨爲本朝第一也。」

「華燈看罷移香屨，正御陌遊塵絕。素裳粉袂玉爲容，人月都無分別。丹樓月淡，金門霜冷，纖手摩娑怯。三橋宛轉凌波躡，斂翠黛，低回說。年年長向鳳城遊，曾望蕊珠宮闕。星橋雲爛，火城日近，踏遍天街月。」——（

### 御街行

「客是舊遊人，花非昔日春，合歡樹底逡巡。曾折紅絲圍寶髻，攜嬌女，坐斜曛。芳樹起黃塵，苔溪斷錦鱗，料也應，夢繞燕雲，還向鳳城西畔路，

同笑語，拂花茵。」——（唐多令）

陳之遴有別墅曰拙政園，購後在政十年不歸，旋遭遷謫，從未一日居也。湘蘋詞常追憶及之，有一斛珠可見：

「凭般便過元宵了，踏歌聲杳。二月燕臺猶白草，風雨寒閨，何處邀春好？吳儂只合江南老，雪裏枝枝紅意早。窗附碧湖雲半嫋，繡幙纔牽，一枕梅香遠。」

順治丙申，之遴因係明代詞臣，躡居政地，時多輿革：忽獲罪戍遼陽，湘蘋偕行，一至康熙丙午遂身歿戍所。後五年，湘蘋疏請骨歸，布衣練裳，長齋繡佛，更號紫簪氏，卜居小桐溪之上，優遊以終。

## 柴靜儀

柴靜儀，字季嫻，錢塘人，柴世堯女，沈鏐妻。著有北堂集，凝香室詞。杭郡詩輯謂：「父雲倩工琴，嘗以一琴名老龍吟者賜季嫻。教以按指揮弦之法，因手錄琴譜，而雲倩爲之序。季嫻工書畫，爲用濟，在汴兩別駕之母，子婦朱柔則又以能詩名。風雅一門，藝林佳話！是時武林風俗繁侈，值春和景明，畫船繡幕，交映湖濤，爭飾明璫翠羽珠髻蟬殼以相誇眩。季嫻獨漾小艇，偕馮又令，錢雲儀，林亞清，顧啓姬諸大家，練裙椎髻，授管分箋，鄰舟遊女望見，輒俯首徘徊，自媿不及。」其詞有代擬塞上詞風入松一闋，可誦也。

「少年何事遠從軍？馬首日初曛，關山隔斷家鄉路，回首處：但見黃雲帶，月一行，哀鴈乘風，萬里飛塵，茫茫塞草不知春，畫角那堪聞！金閨總是書難寄，又何用歸夢頻頻，幾曲琵琶送酒，沙場自有紅裙。」——（風入松）

朱柔則，「蕉園五子」之一也。字道珠，「靜儀子婦，以詩名。」

### 顧妣

顧妣，字啓姬，錢塘人。鄂曾妻，著有靜御堂集，翠園集。杭郡詩輯謂：「啓姬在京師時，有『花憐昨夜雨，茶憶故山泉』句，甚稱於時。故宋牧仲中丞贈鄂幼輿詩云：『閨中有良友，茶憶故山泉，似此驚人句，難爲贈婦篇。畫眉君暫綴，下榻我相延，賦就滕王閣，靈風促轉船。』又幼輿常與漁洋諸公九日飲宋子昭小園，限蟹字韻，啓姬代爲詩，末云：『予本淡蕩人，讀書不求解，爾雅讀不熟，螿螟誤爲蟹。』漁洋大驚嘆。啓姬並稱精音律，所製詞曲，有一輪月照一雙人面句，亦爲漁洋所稱」，其泊淮示夫子一詞云：

「一葉扁舟輕航下，停橈古岸，燈火外，幾枝疎樹人家隱。見漂母祠前芳草合，韓侯臺上寒雲斷。歎從來此地困英雄，江山慣！窮愁味，君嘗遍，人

情惡，君休歎；問前村有酒，金釵拚換，舉案無辭今日醉。題橋好遂他年願；聽三更怒浪起中流，魚龍變。」——（滿江紅）

### 顧之瓊

顧之瓊，字玉蕊，錢塘人。錢繩菴妻，著有亦政堂集。工詩文駢體，有聲大江南北，是蕉園詩社之始創者。

「深夜悄，女使催眠還恨早，遣情渾不了。問君幾許春愁？遙憶當年嬌小；繡到鴛鴦思繚繞，鐘聲驚曙曉。」——（薄命女）

「腰肢瘦損不勝羅，無那春來病染多，含情未語照晴波。金約腕垂纖笱麗，玉搔頭鞦醉顏酡，小橋歸艇起漁歌。」——（浣溪沙）

「風靜綺牕閒，一任妝殘，畫長何事倚闌干？好夢不來春便去，幾度芳年？極目楚江寒，烟棹平瀾，月欺津渡雨欺山，簾外柳花飛絮也，因甚闌珊？」

——(浪淘沙)

錢鳳綸

錢鳳綸，字雲儀，仁和人。之瓊女，黃式序妻，著有古香樓詞。雲儀爲蕉園諸子中之翹楚，其詞風流蘊藉不減於詩。不信？我得來舉例：

「凭欄久覓芳踪，思無窮；記得玉鈎微步處，印紅殘！小園花醉春濃香馥馥，帶惹春風，悔殺從前歡讌處，總匆匆。」——(愁倚闌令)

「淥水縈回石徑斜，繞溪一帶種梅花。萬花深處是儂家。自寫閒情依翠竹，愛看清影浣春紗，小庭風靜穩棲鴉。」——(浣溪沙)

「楚歌畫角聲聲發，吹落邊城月。八千子弟久從龍，一夜雕鞍金甲散長空。寧教玉碎君王側，血染征袍赤，貞魂不肯入關中；歲歲烏江波漲，泣春紅。」

——(虞美人)



「一望迷離雨聲淒，雲壓暮山低。蕭蕭落葉，嗷嗷哀鴈，話到樓西。料得  
今宵人靜後，惆悵揜羅幃，秋蛩吟罷，殘燈滅後，有夢初歸。」——（眼

兒媚）

雲儀丈夫的母親顧若璞，是負經濟大才的詞人。

### 顧若璞

顧若璞，字和知，錢塘人。顧友白女，黃茂梧妻，著有臥月軒集。林下詞選謂  
：「若璞小詞字字婉媚，得花間之神者，」杭郡詩輯，名媛詩話等書，載其家世頗  
詳。且看她婉媚的詞吧：

「梅子青，豆子青，飛絮飄飄長短亭，風吹羅袖輕。恨零星，語零星，正是  
春歸不忍聽，——流鶯啼數聲。」——（長相思）

「嫩柳牽絲覆綺牕，起來無緒理明璫，惱人最是日初長。三尺烏雲隨意挽

，兩條缺月待蕭郎，胡琴閑放竹方牀。」——（浣溪沙）

「曉鶯嘔，懶梳雲鬢上秦樓，上秦樓；一簾春色，惹起新愁。楊花飄蕩弄

輕柔，殘紅零落倩誰收，倩誰收？烏鹽歌罷，倦倚罍篋。」（憶秦樓）

和知丈夫的妹妹黃修娟，也是一個詞人。

### 黃修娟

黃修娟，字娟清，秀水人。黃承昊女，沈希珍妻，著有效顰集。性嗜書，七歲能彈琴，其父嘗撫之曰：「此吾家道韞也。」

「篆沈香細，銀漢無聲天似洗，黃菊垂頭，如向離人訴別愁。簾燈交映，

月上粉牆枝弄影，羅袖涼輕，深院黃昏鑰自扃。」——（減字木蘭花）

「蝕粉牆陰引夢長，綠雲搖曳弄風光；百年虬幹留春雨，一樹蟬聲噪夕陽。

書帶草，伴焚香，荷衣同結野人裳，惟憐窗外初生月，影落清輝荷竹牀。」

(鷓鴣天)

林以寧

其餘黃氏一門上下尚多詩人，第非本書範圍，故特從略。惟雲儀、婦林、以寧，字亞清，錢塘人。之瓊之子錢肇修之妻，蕉園七子詩社之首倡，而五子之健者也。兼工詩畫，尤長墨竹，著有墨莊詩鈔，鳳簫樓集。

毛 媿

毛媿，字安芳，錢塘人。毛先舒女，徐鄴妻，著有靜好集。從小刻苦吟咏，嫁後作風，即多慷慨悲歌，但年老無子，嘗自持其詩卷曰：「是我神明所鍾，即我子也。」

「耐過一番春冷，閃殺數枝花影；日日懶朝妝，閒卻銀牀金井，烟凝，烟凝

，柳外睡鶯初醒。」——（如夢令）

「不知春色今如許，亂殺啼鶯。酥雨濃晴，芳草茸茸隔夜生。瑣牕深處無人見，別是幽情，此際此心，翻怪桃花照眼明。」——（醜奴兒令）

「一病淒然愁到骨，滿園秋色蕭條；枝枝敗葉帶烟飄，蟲聲吟轉苦，爲甚不辭勞？隨意起來隨意睡，西風削處如刀，夢魂飛過段家橋，茫茫雲共水，

西子或相招。」——（臨江仙）

馮嫺

馮嫺，字又令，錢塘人。馮仲虞女，錢廷枚妻，著有和鳴集，湘靈集。名媛詩

話謂：「又令讀書過目成誦，下筆文如風構，尤工繪事，襟懷恬淡，頗得隱居之樂

。」

「世事渾如棋局，一任圍珠繞玉，冷眼盼韶華，又見庭垂金粟。堪掬，堪掬

，未許西風相觸」——（如夢令）

「日暖陰濃，正是春光欲去，樓頭西望，見遠山遠樹。襟期自許，肯爲閒愁牽誤，吟詩徹晷，吹簫忘暮。喜接芳隣，奈言歸心轉慕。半塘風景似明河；玄圃清秋，月來小艇中流偕渡，念言此際，已同飛兔。——（傳言玉女）

### 張 昊

張昊，字玉琴，號槎雲，錢塘人。胡大濬妻，著有超庭詠琴樓合稿。林下詞選一謂：槎雲所著，有趨庭詠行世，詩餘止二閱，綿緲多情，自不易得。當槎雲少時，其從兄祖望，見詩悄然歎曰：「是妹必以詩名，惜福薄耳！」兩浙輶軒錄。鄧漢儀謂其斷腸死。

「楓林昨夜多風雨，籬菊欹新露，疎枝無力倚西風。這是斷腸花瘦與人同。憑欄無語心何已！又見唵虫起，今年何事忽多愁，怪底淒淒風雨，暗層樓。

「——（虞美人）」

「佳節薰風何太好，曉色晴明競渡；遊人早，公子韶華開大道，馬蹄踏碎閒花草。柳上黃鸝聲未老，蕩漾湖波，忽自傷懷抱，豈爲春光歸別島，斑衣零落添余惱。」——（蝶戀花）

## 第五節 王派女詞人

清代有幾個男作家，都是很風雅的人物，傳書授學，門牆極盛，派別亦因層出。分道揚鑣，其發展各有不同，遂造成清代文學之復興。女詞到清而極盛者，前有王漁洋，中有袁枚，後有陳文述先後提倡。或因聲名所趨，自請教益；或因門牆啓佈，忝列桃李，間接直接影響于作家與作品，派別自多。此不但清詞極盛之因緣，且亦婦女文學來源之所自也！

何謂王派女詞人？卽清初王漁洋一派之女詞人也。王漁洋名士禎，字貽上，號阮亭，別號漁洋山人。順治進士，官至刑部尙書。政績甚佳。以詩鳴海內，稱一代正宗，著有帶經堂集，池北偶談，漁洋詩話等書數千種。其詩高標神韻，籠蓋百家，聲望風靡天下，又喜獎挹婦女作家，其影響於女詞人者，不能謂少也。

### 王潞卿

漁洋少遊歷下集諸女士於大明湖，賦秋柳詩，和者數百人，王潞卿其一也。

王潞卿字繡君，號仙媚，湖南道州人。馬振飛妻，著有鴛鴦社錦香堂諸集。衆香詞謂：繡君天資類異，覽文過目成誦，所繪禽魚花鳥，極得北宋人法。自于歸後，時勵夫子讀書；脫釵典衣，以佐膏火，有不足，則篝燈刺繡以繼之。每遇月候花朝，貰酒爲歡，間製小詞，彼此酬和，有女弟子名兆淑，字仙腕，亦能詩。詞云：

「風落殘紅蘭檻多，牆陰嬈娜紫驪過，牡丹和露濕輕羅。間把鴛針穿蝶翅，戲拋蠅拂引狸奴，書長捱得繡工夫。」——（浣溪沙）

「容婀娜，意輕盈；一抹淡烟深鎖，灞橋攀盡，又還生惹離情！東風吹得春無主，攪亂半天飛絮。王孫馬上不思家，奈何他。」——（柳含烟）

### 紀映淮

紀映淮，字冒綠，小字阿男。紀青女，詩人紀映鐘姝，杜李妻，著有真冷堂詞。衆香詞謂：「壬午城破，夫被難，淮與姑先避深谷中毀面覓食，得不死，身與六歲兒，皆忍餓凍。柏舟三十餘年，以節孝旌閭。詩詞係少時作，稱未亡人曰：『此非婦人事也，少作誤爲人傳，悔不及。』遂絕筆不作。」真可惜也！

「翠菊嬌秋色，金蓉襯晚霞，倦來無力倚紅紗。恨殺孤鴻一點叫天涯。」

——（南歌子）



「樓前花逐東風舞，惟有楊花堪妬，一味入簾穿戶，不管愁人顧。枝頭杜宇聲偏苦，叫得斜陽欲暮。門外殘紅無數，零落橫塘路。」——（桃源憶故人）

這兒有一個很有趣的故事，這是國貨詩人的羅曼蒂克的行述！漁洋詩話謂：「

余辛丑客秦淮，作雜詩二十首，多言舊院時事。內一篇云：『十里秦淮水蔚藍，板橋斜日柳毵毵，栖鴉流水空蕭瑟，不見題詩紀阿男。』阿男伯紫妹也。幼有詩云：

『棲鴉流水點秋光。愛此蕭疎樹幾行，不與行人縮離別，賦成謝女雪飛香。』後適營州杜氏以節聞。伯紫與余書云：『公詞卽史，乃以青燈白髮之嫠婦，與莫愁桃葉同列，後人其謂之何！』余謝之，後入儀部，乃力主覆疏旌其閭。笑曰：『聊以懺悔少年綺語之過』。阿男詞清婉可誦，再錄兩闋：

「疎簾不捲早春寒，殘梅倚石欄；碧天無際路漫漫，孤雲獨去閑。絲添鬢意闌珊，頻將雙泪彈，中庭明月又團圓，愁人不要看。」——（醉桃源）

「落盡紅香綠滿枝，韶光如駛去難追，春歸過去鶻啼血，小閣簾垂乳燕窺。情脉脉，意孜孜；無言常日，自費尋思，連天草色和烟碧，何事東風着意吹

！——（鷓鴣天）

阿男兄映鐘有女松實，亦詞人也：

紀松實

紀松實，字多零，江甯人。紀映鐘女，王易妻，著有懷孟堂詩詞。衆香詞謂：

「多零幼敏慧，善讀書，教以詞賦，試筆卽工。及笄歸揚州諸生王慈峨名易，日夕倡和，相得甚歡，艱於嗣，出奩具買妾，善於逮下。慈峨嘗稱於人曰，糟糠人君子也。年三十七而卒，屬纊之前一日。檢其稿焚之曰：『我生平可以無愧者，酒食是議，毋貽父母憂而已，此不足留，且留此徒增良人傷感耳。』是以未窺全豹，僅得五調，人謂傳誦者。」茲錄其三：

「花漸放，睡初濃，啼鳥枝頭啄小紅，拈筆欲消春晝永，冰花還在石虛中」——（按石虛係硯名）——（搗練子）

「秋來正好醉秋光，如何忽理征裳？黃花十里馬蹄香，飛過雷塘。囊借白

雲粧點，夢隨紅葉飄揚，高堂從此日相望，早整歸裝。」——（畫堂春）

「萬頃清流接碧空，帆影有無中。平沙宿鷺，微雲飛雁，點綴天工。垂綸人在烟波裏，瀟瀟對秋風。只應無累何須儉，不哭塗窮。」——（秋波

媚）

### 朱中楣

朱中楣，原名懿則，字遠三，吉水人。李元鼎妻，著有石園隨筆，文江酬唱集，鏡閣新集。「熊雪堂少宰稱其詩餘穠纖倩麗，不減易安。陳伯幾李雲田遴選國雅，海內閨秀僅得二人，惟夫人與黃皆令而已。」——（小檀樂室閨秀詞）

「涼風款款驚愁客，蕭蕭短髮衣衫窄，秋色入園林，新蛩鳴夕陰。」江南 蕓

正美，欲趁蘆花水，簾捲月痕收，砧聲隔畫樓。」——（菩薩蠻）

「細雨欲收春去，殘花暗約鶯留，無心間玩強登樓，陌上行人還有！泥滑

難將舊恨，提壺喚起新愁；天涯芳草共悠悠，零落海棠消瘦。」——（西江

月）

「秋色澹晴光，又聽呢喃話別長。隨趁尊鱸，歸去早稱觴，帆曳西風遠菱香

。何日逐歸櫓？不爲驚秋淚染裳；鴈足那堪傳客信，悲傷眉黛牽愁，酒數

行。」——（南鄉子）

此外如王慧，倪仁吉，趙慈，吳若華，和閩南鄭荔鄉九女，亦漁洋旗幟下之作

家，以其多爲詩，故不錄也。

## 第六節 袁派女詞人

乾隆之時，漁洋所標榜的神韻，已不壓於衆；袁枚繼起，遂創性靈之說，時稱大家。門牆之盛，無以復加！章學誠作婦學篇攻擊甚力，他說：「近有無恥妄人，以風流自命，蠱惑士女；大率以優伶雜劇所演才子佳人惑人。大江以南，名門大家閨閣，多爲所誘；徵詩刻稿，標榜聲名，無復男女之嫌，殆忘其身之雌矣。」此君頭腦冬烘，其說原無一引價值，姑引以爲反證耳。乾隆之時，婦女文學之極盛，袁枚實與有力也。袁枚，字子才，號簡齋，亦號隨園。錢塘人，著有小倉山房全集，隨園詩話等書。隨園女弟子之能詞者：

### 席佩蘭

席佩蘭，字道華，一字韻芬，昭文人。孫原妻，著有長真閣集。夫婦均工詩，隨園女子中之翹楚也。佩蘭尤有詩名，實清二百餘年閨閣中的俊才。讀其「賴有閨房如學舍，一編橫放兩人看。」——（孫子蕭示內句）——「五鼓一家都睡熟，憐卿

猶在病床前。」——（又贈內句）之詩，即可見其唱隨之樂，伉儷之篤，自然「一時稱羨」了！

「綠陰深，深院閉，怕倚闌干，春在斜陽裏。幾片飛花纔到地，多事東風，又促花飛起。篆絲長，簾影細，一逕無人遮斷春歸計，人縱留春，春去矣

！明日池塘，惟有東流水。」——（蘇軾遮）

「山杏香，雪深深，不露枝頭一點春心：踏遍洞天春似夢，去年今日到而今！——（擣練子）

「經旬小別難相見，細雨如煙，春晝如年，不是懷人也只暝。料應一樣拋書倦，眉重髮偏，致冷情妍，瘦比秋花更可憐！」——（采桑子）

### 歸懋儀

歸懋儀，字佩珊，號虞山女史，常熟人。歸朝煦女，李學璜妻，著有繡餘小草

。席佩蘭畏友，隨園之得意女弟子也。西泠閨詠謂其晚年往來江浙，爲閨塾師，若黃皆令卜篆生也。她不但工詩詞，所爲短札，寸璣尺璧，流落人間，亦極名貴。其聽雪詞集中詞，多佳作也。

「鶯聲漸老，懨懨薄醉添煩惱，天涯綠徧王孫草！蝶倦蜂慵，宛轉春歸早。滿院濃陰，人悄悄，落紅幾點風前裊；半窗疏雨黃梁覺，兒女英雄，一樣傷懷抱。」——（一斛珠）

「畫裏春風面，林中明月光，綠陰消受午風涼。料得愁深夢淺，不成妝。窈窕神僊質，聰明玉雪腸，句成應是費商量，待看筆花、吹作滿身香。」

——（風蝶令）

佩珊母李心敬，字一銘，亦耽吟咏，松江李硯會嘗刻一銘佩珊二人的詩，號曰二餘。而她丈夫的母親楊蘋香，也是一位詩人，因此一堂授受，相得益彰了。

王倩

王倩，字雅三，號梅卿，浙江山陰人。王謀文女，陳基繼妻，著有問花樓集。

既工詞，兼善繪事，畫梅尤多。其後欲繪士女百幅，未就；病於雲間白苧城，自知死期，囑勿寫遺照，賦絕命詞六章而歿。其洞簫樓詞一集中，多有佳作：

「隔宵相約戴星行，醉難成，夢難成！草草妝梳，吹燭等鷄鳴。不是征人留不住，有無數，暗愁生。芙蓉湖水接天平，望歸程，算歸程，帆飽東風已過

短長亭；多謝龍山相送，遠林缺處一螺青。」——（江神子）

「梧桐雨洗池塘碧，捲簾花氣絲絲溼。紈扇晚生涼，步搖簪鬢雙。冰綃通體薄，合喚玲瓏玉，記聽四絃秋，月明人欲愁。」——（菩薩蠻）

「殘夢一絲記起，只是無頭無尾，小倦倚簾鉤，嬾梳頭。真個風狂昨夜，

滿地櫻花謝。雙燕語闌干，訊春寒。」——（昭君怨）



「酒醒夜淒清，何處簫聲？被風吹斷又盡星。知有幾多愁思在，語不分明。想得薄寒生露溼，簾旌沉吟，還自繞堦行，依約碧桃花底影，斜月三更！」

——（浪淘沙）

### 金逸

陳基前妻金逸，字織織，長州人。著有瘦吟樓詩，虎山唱和詩。隨園最稱賞之，與吳門閨秀沈散花等結社廣和，織織並被推爲祭酒，蓋一大詩人也，

### 吳瓊仙

吳瓊仙，字子佩，一字珊瑚，徐達原妻，著有寫韻樓詩。閨房之中。會集之時，同聲耦歌，窮日分夜。隨園聞之，嘗自吳中過訪，以爲徐淑之才，在秦嘉上也。

洪亮吉更生齋集謂：「瓊仙嗜吟咏，兼工繪事，暇卽發揮烟雲，摩寫花鳥。」

「鳥飛兔走何時了，秋月春花，背地催人老；塵土何如仙闕好，青元一夢醒偏早。新樣冰廚花印小，妙手靈心，事事堪傾倒，半縷梅魂驚乍杳，遺香剩得蘅蕪草。」——（黃金縷）

汪玉軫

汪玉軫，字宜秋，號小院主人，陳昌言妻，著有宜秋小院詩詞鈔。名媛詩話謂：「宜秋工詩善畫，所適不偶，乃賣文以自活。偶吟云：『風飄柳絮雨飄花，多少新愁上碧紗，借問過牆雙蛺蝶，春光今在阿誰家？』其境困厄，於此可見。」故其詞多窮愁語，亦新格也。

「夜寒生，夢魂驚，半爐蘭膏暗壁燈，牀頭饑鼠行。數長更，起離情，倚枕填句未成，推敲直到天明。」——（長相思）

「愁中得句渾難續，無眠夜半燒燈燭，風送露微茫，逼人秋氣涼。熏鑪添獸

炭，香篆微微散，何物助吟情？一蟲階下鳴！——（菩薩蠻）

「西風庭院人淒絕，梧桐幾片殘秋葉，敲着紙窗櫺，孤衾和夢聽。長更和短角，催得鐙花落。觸目總銷魂，低頭見淚痕。」——（菩薩蠻）

### 廖雲錦

廖雲錦，字蕊珠，一字織雲，號錦香居士，青浦人。廖景文次女，馬姬木妻，

著有織雲樓稿，仙霞閣詩草附詞。其詩才清絕，兼工繪事，竹淨軒詩話謂：「雲錦夫亡後，鍵戶焚香，撫琴詠詩，以寄其愁寂之况，閨閣中雅才也。同時莊盤山，金翠峯，張藍生相唱和。」

「翠幄陰濃最宜婪，尾春歸後，細風輕逗，依約低長袖。瞥見妍姿，窈窕明如繡，簾垂晝，曲欄干右，一架煙痕瘦。」——（點絳脣）

孫雲鳳

孫雲鳳，字碧梧，仁和人。姊妹三人，俱爲隨園女弟子，正所謂「一時紅粉，俱拜門牆」也。適程氏，著有湘筠館詩詞稿。郭頻伽評其湘筠詞「寄意杳微，含情幽渺，置之花間集中，當在飛卿延己之間。」郭頻伽又序其詞云：「二十年中，裴回身世，於家門之榮落，骨肉之聚散，人事之變易，軫紆轆結，一寓於詞。……」固非剪紅刻翠之作也。

「玉階露冷虫聲咽，珠簾影透玲瓏月；長夜夢難成，秋窗不肯明。柳眉花似臉，鎮日深閨掩，人立小闌干，鶯花正春殘。」——（菩薩蠻）

「梧桐澹影，層樓下簾鉤，消得幾番疎雨幾番秋；金爐篆、風吹亂，寫春

愁何處？飛來殘夢五更頭。」——（相見歡）

「爐煙裊裊人初定，紗窗月上留花影；春色自年年，故人山上山。露寒風更

急，此景還如昔，記得倚闌干，夜深人未眠。」——（菩薩蠻）

### 孫雲鶴

孫雲鶴，字蘭友，一字仙品。雲鳳妹，金瑋妻，著有春草間房，侶松軒，聽雨樓詞等集。工詞兼長駢文，與姊齊名。她的自序云：「此詞（聽雨樓詞）上卷半屬兒時所爲，藏之篋中十餘稔矣。次卷庚申後作，多傷離憶遠，撫今追昔之言……」我們就看她兒時之作吧：

「綠陰濃雨亂，無奈春歸人遠；梁燕去，塞鴻來，間堦生暗苔。長亭路，分襟處，惆悵畫屏煙樹；流水遠，夕陽沉，倚闌千里心！」——（更漏子）

「酥雨勻來，萋萋先徧江南地。杏花風細，漠漠和煙翠。燕子歸時，休向高樓倚。斜陽裏，天涯無際，離恨年年起。」——（點絳脣）

「款乃聲來，一行驚起衝波鷺。柳邊柔艣，落日人爭渡。水色山光，載得

歸南浦，天將暮；殘鐘何處，却指煙中樹。」——（點絳脣）

這是一個清婉的境界。我們再看她那傷離憶遠之作吧：

「客館春遲，芳街泥滑，休問星橋火樹，燈月良宵，偏是晚來風雨，想嫦娥亦解持盈，不肯露十分圓處；却宜人剪燭，幽窗畫欄，點滴助清趣。更深還又微住，凝望矇矓澹影，憑闌無語。碧宇雲寒鴈字，遠迷箏柱，料圍鑪人在重簾，應念我旅裏誰語，正天涯夢入棗花，共吟香雪句。」——（綺羅

香）

一簾捲虛堂夜氣消，棗花風裏嫩涼生，羅衣團扇數流螢。蟋蟀間堦秋一片，芙蓉小院月三更，倚闌無限十年情！——（浣溪紗）

蘭友有女金佩芬，字芷香，嫁湯懋名，能詩詞，真是「有其母必有其女」了。

蘭友有妹雲鸞，字蘭卿，著有停琴館吟草。善擅草書，姊雲鳳，雲鶴同爲隨園得意

弟子，亦詩人也。

袁素文

隨園三妹素文，名機，著有索文女子遺稿。四妹綺文，名杼，字靜宜，著有樓居小草。堂妹秋卿，字棠，著有繡餘吟稿，楹書遺詩。先後遭大故，其詩多哀婉之音。惟其女孫袁綬，袁清，袁嘉等，則詞壇中之傑出也。

袁 綬

袁綬，字紫卿，錢塘人。袁通女，袁枚女孫，吳國俊妻也，著有簪雲閣詩詞稿。爲人穎異，髫稚讀祖詩，怡然意開，夙慧天賦，耽好填吟，其瑤華閣詞一集，蔚然大觀矣。

「一峯秀起羣峯小，東流如帶山腰繞。日落數歸船，江村起暮煙。來時松下路，半被雲迷住；一笑問山靈，還離天幾層？」——（菩薩蠻）

「微雨歇，正是晚涼時節，午睡起來人寂寂，無聊閒竚立。柳外輕雷纔息，花上夕陽明滅，獨上小樓情脈脈，遠山青欲滴。」——（謁金門）

「記得常儀分手去，別恨縈懷，怕咏相思句。鸚鵡不知人意緒，聰明故故撩人語。一夜小樓沉細雨，落盡嫣紅，春又歸何處？戲把榆錢千萬數，可能買得流光住。」——（蝶戀花）

袁淑

袁淑，字疏筠，錢塘人。袁枚女孫，許字王豫齋，扶病于歸，結褵之夕，終於禮筵，著有剪湘亭詞。

「繩河催渡涼蟬早，玉纖低按春鶯小。舊譜巧翻新，知音能幾人！柔腸繫雁住，訴出秋心苦，彈罷悄無言；一庭風露天。」——（菩薩蠻）



袁青

袁青，字黛華，錢塘人。袁枚女孫，車持謙繼妻，著有燕歸來詞。

「簷外滴秋霖，逗引離情又上心，遊屐如雲零散盡！愁深擁枕，西窗獨自吟。  
。點點和疏礎，雁杳魚稀錦字沉；待倩夢中聯夢，雨蕭森，夢向雲山那畔  
尋。——（南鄉子）

袁嘉

袁嘉，字柔吉，錢塘人。袁枚女孫，崇一穎妻，著有湘痕閣詞。名媛詩話謂：  
「柔吉早寡，子女亦殤，歸依母家，假隨園以終老焉。現已年逾五旬，著有湘痕閣  
詩稿一冊，詞稿一冊，其族孫崇海進士欲付梓，以詞稿問序於余，并屬選定。詞  
皆清麗纏綿，與生香花可以爲伯仲。」

「去年今夜他鄉月，病酒兼傷別，今年又見月團圓，贏得今宵身在故鄉看！人生幾度逢今夕？莫問陰晴圓缺，茫茫合向醉中過，自把一尊清酒醉嫦娥。」——（虞美人）

隨園文名之盛，大江南北，閨媛名姝，徵詩刻稿，均望得其一言以爲榮。聲名標榜，直接間接影響於乾嘉時之婦女文壇者極鉅，本篇亦有足述者也。

張絢霄

畢沅一家俱能詩，惟其亞妻張絢霄可列于詞人之林。

張絢霄，字霞城，長洲人。畢沅亞妻，羣雅集謂其常手訂唐詩僞體。

「天上月初圓，人去遊仙，珠璣付與棗梨鐫。繡口錦心前世種，儘足流傳。翰墨有良緣，酬唱頻年，挑燈惆悵不成眠。雲帔霞裳何處也，碧海青天。」

——（浪淘沙）

「繞徑秋容靜，却喜花開並，倚檻頻看，拋書欲問，自饒佳景，遲賞音邀月，品寒香，對雙雙瘦影。位置清虛境，不怕霜來屏；陶令籬荒，羅含宅冷，夢遙鄉井，剩一叢嘉種好徵詩，贈司花總領。」——（連理枝）

### 王采薇

王采薇，字薇玉，一字玉瑛，武進人。王光燮第四女，孫星衍妻有長離閣詩詞附刻平津館叢書中。孫星衍亡妻王氏事狀謂：「外舅教女如教子，嘗自言：『吾女慧或過於男。故夫人姊妹俱識字能書，既婚數日，夫人囑余填詞，並約圍棋，余皆未學，頗心媿之。後遂爲小詞，而卒不能對奕，夫人嘗言：『唐五代詞率可倚聲，被之簫管。』春餘夜靜，輒取李後主『簾外雨潺潺』詞按瑟吹之，令余審聽；至『流水落花春去也，天上人間』，聞者歎歎，其後寫夫人遺影爲落花流水圖。……山齋有桐桂古柏，冬寒月皎，對影蕭瑟，或出戶閒吟，或焚香開卷，論說史事，俱

有神識。旣得疾，終夕嗽不止，自疑將不起，爲詩詞多淒楚之音。」隨園亦謂其詞：「哀感頑豔，了當淒楚。」

「嗒唳歸鴻驚社後，旅館鄉心逗。夢入雲飛，綠遍天涯，不忍門前柳。露  
桃影裏人非舊，春也應難久；風日又清明，獨對殘紅，寂寞簾垂晝。」——

（醉花陰）

胡慎儀

胡氏有三女，乾隆袁枚時之才女也。時隨園聲文流遍天下，風尚所趨，亦可謂爲袁派矣。

胡慎儀，字采齋，號石蘭，又號鑑湖散人，山陰人。駱煊妻，著有石蘭集。名媛詩話謂：「石蘭早寡，撫幼子未幾卒，家益落；乃爲閨塾師。歷四十年，受業女弟子，前後二十餘人，以詩名。女馮睿之，爲侍郎劉東恬室。睿之本玉亭女，幼繼

石蘭，遂從馮姓，著有繡餘草。」

「古渡扁舟橫繫在，柳陰深處，視西風，御湖秋早，挂帆歸去；一片斜陽繫岸曲，半灣流沿門住。把漁竿獨自忘機，盟鷗鷺！頻領略，烟霞趣；寒復暖，朝還暮，趁箕踞，長嘯逍遙寰宇。茅屋春深鶴夢老，金爐香裊琴心古，歡垂綸，莫漫向衡門，棲遲誤。」——（滿江紅）

### 胡慎容

胡慎容，字觀止，號臥雲，又號玉亭，山陰人。天游妹，慎儀從妹，馮坦妻，著有紅鶴山莊集。越風謂：「紅鶴與同懷姊慎淑，字景素。堂姊慎儀字采齊，俱負雋才，稱胡氏三才女。紅鶴夫亡後，以貧困，依姊采齊，游嶺南，鬱鬱死，無子，有女一，卽思慧。」但梟亭詩話則謂：「予當戊寅己卯，在嶺南曾見紅鶴，年僅四十，并晤其夫馮坦，年小於胡。是時思慧十二齡，今觀越風所載，謂夫亡後，始同

遊嶺南誤矣。」

「人言我瘦形同鶴，朝朝攬鏡渾難覺，但見指尖長，羅衣褪粉香。若教吟有異，不管腰身細，青減肯如梅，調零亦是魁。」——（菩薩蠻）

羅袂香微風暗度，佳節重逢，越自生愁緒。鏡影嬾窺情幾許，一枝愁壓柳花雨。歲月催人容易故，不是無情，故惹相思句，往事徒悲！腸斷處，雙雙燕子來還去。」——（鳳棲梧）

### 第七節 陳派女詞人

陳文述亦提倡婦女文學之一大詩人，他著有碧城仙館詩鈔，頤道堂集，西冷閨咏等，錢塘人。其門牆紅粉，雖無隨園之盛，然影響於婦女文學，亦非淺鮮。

碧城女弟子之能詞者：

## 吳規臣

吳規臣，字飛卿，一字香輪，金壇人。顧鶴妻，著有曉仙樓詩。郭頴迦謂：「飛卿畫花卉，風枝露葉，雅秀天然，詩詞皆嫺而不多見。其客白門時嘗刻小詞數闋。」玉臺畫史別錄亦謂：「飛卿以孝行，稱畫師南田，風枝露葉，雅秀天然，兼精岐黃之術，侶松令米脂，從征喀什噶爾。飛卿留居吳門，夫家母家，皆恃丹青以給。」名媛詩話亦謂：「聞飛卿善舞劍，蒙城張雲裳，善騎射，二人詩皆清絕塵氛。亦兒女英雄也。」

「昨宵星月今宵雨，首似春蓬，心似秋虫，畢竟情懷那樣同。小樓深閨情無那，才聽疏鐘，又聽征鴻，莫道吳儂不懊儂。——（采桑子）」

「煙痕乍暮風絲冷，只有儂心領。遊水年華真一瞬；春花多笑，秋花多病，都是傷心境。危樓鎮日無影，小立也排清茗。濁酒澆來心自警；懽時偏醉

，愁時偏醒，何處商量準？」——（青案玉）

### 張 襄

張襄，字蔚卿，一字雲裳，又字蘭卿，蒙城人。張麗坡將軍女，湯雲林妻，著有支機石室詩，錯槎軒集，織雲仙館詞。西冷閨咏謂：「蔚卿爲同年麗坡將軍女，詩詞書畫音律，無不究心，旁及韜鈴騎射，不媿將門。」

「一片雲飛墮，乍持來瑤箋爛漫，郇公五朶，湖海樓頭高百尺，也賞綠窗吟課，慚愧殺，論班說左；多少英才門下士，更傳鐙，分與蘭閨火，珠玉似，咳和睡。愁人今向愁城坐，悔鬢齡，塗鴉幾字，外間流播；冰雪聰明天付與，未免言之太過，况齒及蛾江血淚，父櫬未歸兒遠適，問孤孀母子依誰可？將伯過，倘予和。」——（金縷曲）



吳藻

吳藻，字蘋香，仁和人。工詞翰，善鼓琴，旁及繪事，自稱玉岑子，碧城女弟子中之最有詞名者。著有花簾詞，香南雪北廬集。蘋香嘗寫飲酒讀騷圖，自製樂府，名曰喬影；吳中好事者，被之管絃，一時傳唱。花簾一集傳唱遠近，晚年因憂患餘生，移家南湖，將以託傷心於物外也。西泠閨詠謂其「自填南北調樂府，極感慨淋漓之致，託名謝絮才，殆不無天壤王郎之感耶。」即可知其身世，蓋其父夫俱業賈，兩家無一讀書者。（見兩般秋雨盦隨筆）

「一卷離騷一卷經，十年心事十年燈，芭蕉葉上雨秋聲。欲哭不成還強笑，諱愁無奈學忘情，誤人猶是說聰明。」——（浣溪沙）

「一庭苦雨，送了秋歸去，只有詩情無着處，枝入碧雲紅樹。黃昏月冷煙秋，湘簾不下銀鈎？今夜夢隨風度，忍寒飛上瓊樓。」——（清平樂）

「莫把韶華細算，九十今猶未半，春縱不嫌多！奈愁何。只是日長無緒，添上水沈幾炷，窗外影移花，夕陽斜。」——（一痕沙）

「鸚哥語，昨宵有陣催花雨，碧紗窗下曉寒如許，侍兒幾度鈎簾覷，玉棧開在深深樹，深深樹，疏香小豔是春來處。」——（憶秦娥）

「玉邃數聲何處？吹盡落梅飛絮，樓外有紅牆，不把夕陽圍住。春去，春去，愁殺好花一樹。」——（如夢令）

碧城之提倡婦女文學，女弟子之外，直接間接，影響於同時之詞人者，亦與有關焉。

李佩金

李佩金，字紉蘭，一字晨蘭，長洲人。何仙帆妻，著有生香館集。西冷閨詠稱其：「玉潔蘭薰，閨秀之秀。」有秋雁詩四首，傳誦一時。陳雲伯刻「秋雁詩人」

小印貽之。江南人遂呼爲李秋鴈。

「夢覺綠窗天曙，燕子簾鉤私語，報與惜花人，一院落紅飛去。春去，春去！九十韶光無據。」——（如夢令）

「半帆冷月空江白，楓荻晚煙橫。歸鴻無數，鄉心幾許，如此秋聲！尊前掩面，淒淒切切，細訴生平，琵琶哀怨，青衫憔悴，一樣消魂。」——（青

衫涇）

「強把瑤徽消永晝，香燼添金獸，對此暮秋天，別緒離情，贏得人爭瘦。窈回寂寂殘燈後，淚早盈衫袖。明月望關山，何處相逢，絮語重攜手。」——

（醉花陰）

這詞是佩金贈她閨房文字之交的許庭珠的。

許庭珠

許庭珠，字林風，婁縣人。姚椿妻，爲詩詞有林下之風。

「珠箔隔輕寒，鸚鵡玲瓏語，悄喚鎖重門，莫放春歸去！桃李可憐生，各

自啼紅雨，點點帶愁飄，吹入春江住。」——（生查子）

「年年望斷春江碧，怕倚層樓，不忍凝眸，山外雲山愁更愁！淒涼遠望惟

燈見，數盡蓮籌，閒却香篝人在，春風冷似秋！」——（采桑子）

這詞是她「寄懷李紉蘭妹的，可見閨房知音亦不稀也。

### 楊芸

楊芸，字蕊淵，金匱人。楊芳燦女，秦承需妻，工詩詞，著有琴清閣集，並輯

古來閨閣詩話爲金湘蒼說——（一名嬋娟錄）——陳雲伯爲序。在京師日，與李秋

雁爲文字交，結社分題，拈龜角韻，都中仕女，播爲美談。蕊淵幼受回聲，慧辨音

，妙修簫譜；琴清閣詞，風美流發，在片玉冠柳之間，南陵徐乃昌刊小檀欒室閨秀

詞，列爲第一。

「東風何事多輕薄，梨花又逐桃花落，小步小蘭階，紅沾金縷鞋。雨絲吹袖濕，窗外春雲黑，莫勸餞春杯，茶蘼尙未開。」——（菩薩蠻）

「雙燕歸來語不休，風前柳絮弄輕柔，梨花更作十分愁！鬥草池塘何寂寞，傷春人倦嬾梳頭，任牠紅日上簾鉤。」——（浣溪沙）

「記得髻年攜手處，紅橋畫舫蓉湖。別來蘭訊未曾疏，新詞殘百幅，錯落贈明珠。竹北花南香伴少，近時標格誰如？清心一片映冰壺，顧家新婦好，得似小姑無！」——（臨江仙）

這詞是她懷羽素兼調兼塘弟婦的。羽素就是她的表妹，亦能詞。

### 顧 頌

顧頌，字羽素，無錫人。著有蓮香詞，嘗作其所居「綠梅影樓」圖填詞，時人

和者甚夥。愛梅，兼善詩。有詞法駕引四闋云：

「人間世，人間世，小謫廿年留，琪樹折殘滄海夜，瓊花吹碎碧城秋，天上  
有離愁。」

瑤池上，瑤池上，異味出天廚。阿母待餐青風髓，麻姑手擘紫麟脯，遊宴到  
方壺。

清虛府，清虛府，寶鏡影團圓。玉兔生依青桂樹，金蟾爬上白雲端，風露最  
高寒。

東華籙，東華籙，曾依散花來。涼月無塵鸞鶴夢，殘香有恨鳳凰台，劫後辨  
餘灰。」

管筠

管筠，字湘玉，號靜初，錢塘人。陳文述亞妻也，著有小鷗波館詩鈔。碧城爲

輯玉天仙梵一書，叙述甚詳。有詞浪淘沙云：

「日遲芳聲聲停，玉漏東風，種出雙紅豆。好韶光，偏是春瘦花瘦人瘦！

重簾不捲香微透，頻添紅袖，小池風軟開春晝，鏡奩依舊。波皺雲皺眉皺！

——（浪淘沙）

### 惲珠

惲珠，字珍浦，號星聯，晚號蓉湖道人，陽湖人。惲南田族孫毓秀女，著有紅香館詩餘。刊李二曲集，又刻遜菴語錄，並纂蘭閨寶錄六卷，又廣搜清代女子之作，選爲正始集。儀徵相國論爲「女中之儒」，推崇備至。

「高柳陰濃罩綠溪，輕舟搖過小橋西；波灑激，影迷離，斜陽幾樹晚鴉棲。

——（漁歌子）

「夜靜天空，西風料峭秋聲老，浮雲如掃，月到天心小。一卷南華解卻愁

多少？香閨悄，爐煙裊，錦帳羅衾好。」——（點絳脣）

「窗外瀟瀟風雨，春在兒家庭戶，懶去理瑤琴，閒倚雕欄無語。愁緒，愁緒！又聽數聲杜宇。」——（如夢令）

沈善寶

沈善寶，字細佩，錢塘人。來安武妻，著有鴻雪樓集，名媛詩話。善畫工詩，當其髫齡，父卽歿于西江，官囊如洗，乃致意翰墨；數年而求詩畫者踵至，潤筆所入，奉母課弟，女弟子有百餘人。其母吳浣索，亦一才媛也。

「問春欲去歸何處？怪底春無語；商量無計把春留，又見杜鵑啼血蝶含愁。落花飛絮多情緒，也欲隨春去，闌干十二獨徘徊，賸得青青滿眼是莓苔！」

——（虞美人）

「瀟瀟吟情在，灞橋杖挂詩，驢踏瓊瑤；陽春一曲調應高，梅正香饒雪正蕭



騷。自是清狂逸興豪，一任寒驕，肯負今朝？竹籬茆舍露山坳，幽景難描，幽思難消。」——（一剪梅）

「半壁燈光孤立，一縷鑪煙弦直，窈斷小樓中，何處數聲長遠？幽絕，幽絕！恰好疏簾澹月。」（如夢令）——

## 第八節 何周左俞

道咸之後，清室多故，士大夫既無心優遊文學，而隨園碧城之風，亦已就衰；文學潮流至此，其勢微矣！只餘迴光一照者，賴有曾國藩，與俞樾諸人。遭際於戎馬倥傯，尙事揄揚風雅，光燄乃見淹留明滅；然盛後之餘，必繼以衰，此女詞亦所必然也。

何慧生，字蓮因，善化人。龍啓瑞繼妻，著有梅神吟館詩詞集。詩詞多有悲歌慷慨之作，蓋痛國是之日非也。

「長途多少傷心事，錦字報秦嘉；無端風鶴，嚴城鼓角，分敵天涯。關河回首，柔腸寸斷，淚漬紅紗，重逢何日！片帆去遠，千里雲遮。」——（

人月圓）

「紅葉滿青山，雨後生寒，數聲征鴈度鄉關。客路長途多少泪，羅袖難乾。衰草漸闌珊，離思千般，浮雲出岫幾時還？憑杖西風吹恨去，莫在眉灣。」

——（浪淘沙）

「簾捲西風月似鉤，數聲征鴈度妝樓，身如弱柳豈禁愁。幾片浮雲猶帶雨，半庭黃葉乍驚秋，畫屏閒倚望牽牛。」——（浣溪沙）

周詒繁

周詒繁，字如馨，湘潭人。姊詒端，即左宗棠妻也。詒繁與姊學詩於母氏王文襄，合刻其詩詞爲慈雲詩鈔，詒繁又自著靜一齋詩餘。

「衰草地，密雲天，將軍走馬獵燕然。重圍揜斷龍堆雪，六翮衝開鴨塞烟，

——（桂殿秋）

「蛩咽露，燕驚秋，戶牖綢繆事事憂。試問此中方寸地，如何容得許多愁！

——（搗練子）

「芳心悄，香魂渺，玉顏秀鬢風中老。意闌珊，恨無端，葉底金鈴，樹外朱  
旛，翻！翻！春將了，花方惱，攪人無奈林間鳥。莫須歎，不須看，欲待

離魂倩女重還，難！難！——（惜分釵）

### 左又宜

左又宜，字鹿孫，湘陰人，左宗棠女，夏敬觀妻，著有綴芬閣詩詞各一卷。善吟詠，尤耽倚聲，詞又蓓秀可喜。

「簾捲香消，輕寒惻惻，良夜迢迢；春過春分，月圓月半，花發花朝。年

年此際春饒，花月下金樽酒澆。邀月長空，祝花生日，且盡今宵。」——

（柳梢青）

「漏沉沉，香裊。廊轉花清，簾幙風來小。試拍紅牙歌水調，尺半湘筠，吹弄霜天曉。醉顏酡，明鏡照。過盡韶光事事較年少！白頭昨翠葆，自後思量，更說而今好。」——（蘇幕遮）

「殘月橫窗簾似水，人在天涯，秋在蟲聲裏。一院暝煙飛不起，臨風戲擲相思子。玉楯朱闌閒徒倚。良夜迢迢，一半消磨醉。覓得新詞還自喜，悄吟背立紅檀几。」——（蝶戀花）

左錫璇

左錫璇，字芙江，陽湖人。左昂女，袁詡菴繼妻，著有碧梧紅蕉館詩詞。幼受費於張孟緹，工詩詞，畫宗南田，秀潤有法。歸袁後，不數年，袁即殉于匪難，芙

江遂流寓關中，拮据度日，亦慘痛也。

「好景難描，春光如繡；又是華朝，楊柳多情，海棠無力，風雨飄緲。曉粧情味無聊，有多少餘醒未消，一縷離愁，三分春思，都上眉梢！」——（

柳梢青）

「離合自今古，斬不斷情關，東流水盡，何日復西還？欲借吳鈞三尺，掃淨邊塵萬里，巾幗事征鞍。多少心頭恨，清淚不勝彈。酒樽前，人影瘦，夜燈寒，不知今何夕？獨醉不成歡。人世悲歡不定，歲月一年已盡，爲語倚闌干。風雨荒邨夜，歸夢到長安。」——（水調歌頭）

左錫嘉

左錫嘉，字冰如，又字小雲，左昂第三女，錫璇妹，曾詠妻，著有冷吟仙館詩詞鈔。小雲聰慧過人，工繡譜，善詩詞，兼書畫。九歲失恃，育於叔母家，身世甚

淒涼，詩中每有此感，亦才媛也。

「揉紅剪翠，春漾簾如水，簾隙度香欲醉。香影被風篩碎。翠絲茸帽，

重韓銀屏，界破愁圍。長記別離時節，江南草長鶯飛！」——（清平樂）

「綠陰深處藏春色，芳菲不借東風力，華瓣太玲瓏，問心同不同？冷香裁

月魄，清影憐幽寂，虛白照空明，楚雲舒卷經。」——（重疊令）

「別後心情知否？濃睡非關中酒，豐骨太珊瑚，憔悴不殊秋柳。消瘦，消瘦

！長是翠眉低皺。」——（如夢令）

### 俞繡孫

俞繡孫，字繡裳，錢塘人。俞樾女，許佑身妻。幼時曲園以詠月爲題，令賦一詩，甚工；曲園大喜，遂名其居曰慧福樓，著有慧福樓幸草。繡裳工詞，唱和無虛日，年三十四以產厄卒，前數日忽索取詩詞焚之，此其餘散也。

「天漸曉，幺外聽曉鶻，紅濺梅花樓外雨，碧籠楊柳陌頭煙，春色又今年！

——（憶江南）

「鶯睨睨，燕呢喃，聲聲有意鬧春天。窗前喚起閨人夢，斷句吟成祇自憐。

——（桂殿秋）

「無端一別，隔雲山千里，錦字緘愁情誰寄？算浮生總是：會少離多，拚負却燈下花前月底。記會留後約，何事蹉跎？冷落銀屏舊時意。寄語遠遊人，知否閨中，空望斷歸舟天際？更莫問相思幾多深？也不說相思，者般滋味

！——（洞仙歌）

「記得昔同遊，楊柳灣頭，落花流水兩悠悠。莫道春愁禁不起，還是春愁！款乃艣聲柔，夢亦難留，輕寒翠被冷香篝。睡起斜陽明雉堞，錯認杭州。」

——（浪淘沙）

許之雯

繡裳母姚文玉，著有含章集，有詩名。女許之雯，更有成就。之雯，字修梅，著有緜芸館詩鈔附詞。

「庭院愔愔靜掩扉，楊花無力點羅衣，夕陽芳草鷓鴣啼。閒壓繡衾眉黛斂，微歛鳳枕額黃低，箇人何日是歸期？」——（浣溪沙）

「金風料峭，冰簟涼偏早，一枕西窗殘夢覺，庭院悄無人到。雨聲點點蒼苔，幾回攪鏡徘徊，判與黃花同瘦，年年憔悴秋來。」（憶蘿月）

第九節 毗陵四女

武進張仲遠曾刊其女兄弟繡英，珊英，綸英，紉英等詩詞，毗陵四女集，其

門風雅，可以想見了。

張繡英

張繡英 字孟緹，張綺長女，吳廷珍妻，著有澹菊軒集，名媛詩話謂其「詞筆



秀逸，得碧山白雲之神。」因感搗芳集收閨秀詩太濫；正始集選閨秀詩太簡，故另選國朝列女詩錄一帙。

「去年燕子來無數，不住呢喃語，今年燕子凭無情，知是病餘顛顛不堪聽！支離三月幽枝臥，強自扶牀坐，幾時撇步倚闌干，已是春花落盡未曾看！」

——（虞美人）

「病怯晚寒嚴，休捲重簾，穿簾無奈朔風尖。人與梅花同瘦損，一響慳慳。新月上雕簷，眉影纖纖，閒愁暗逐漏聲添。回首嶽雲千里外，清淚空沾。」

——（浪淘沙）

「飛絮，飛絮，只解催將春去，池塘芳草芊芊，燕子歸來捲簾，簾捲，簾捲，花影斜敝一半。」——（轉應曲）

張珊英

張珊瑚，字緯青，張琦次女，縉英妹，章政平妻，著有緯青遺稿。

「聽幽蛩，鳴玉砌。月影重，門深閉，清露冷，漏聲微，敲窗敗葉飛。簾半捲，人微倦，閒倚薰籠題扇，鑪煙裊，畫屏深，添香學撫琴。」——（更漏子）

漏子）

「娉娉絕色，斜倚疏籬側；玉蘂冰綃爭忍折，况照一輪明月。羅衣逗滿清香，夜深獨倚迴廊，不減紅梅，風均影兒。裊娜橫塘。」——（清平樂）

### 王潤香

縉英三妹張綸英，字婉紉，著有綠槐書屋詩集。四妹張紈英，著有餐楓館稿，

均有詩名。紈英女王潤香，字采蘋，太倉人。少依舅父仲遠于武昌官舍，與妹采蘩采藻，同受書於孟媿婉紉二姨母。時孟緹詩已成名家，婉紉書亦秀出，曾國藩，暨胡林翼頗欽贊之；故采蘋能成閨媛中之一大名手者，其姨母之力也。後著棣華館詩

課，讀選樓詩十卷。采蘋精書善畫，曾爲河督許振禕家女師，有女弟采蘩，采藻，采芹均能詩。同時與有名者，孟緹女孫吳蘭，字宛之，著有灌香草堂詩稿，並閨中唱和合刻爲沅蘭詞，傑出也。

## 第十節 鑑湖女俠

這是婦女的光榮，這是文學史上的特色，這更中國婦女嫵旖文學作風的變革；那便是鑑湖女俠的繼起，中國的第一個婦女革命家的出現！

當我們的祖先，在那滿清政府的鐵蹄殘喘着勾延那生命的時光；這位女救星便出現，她希望能用自己的才力和熱血，要拯救這一班奴隸，於是這悽慘悲壯轟烈的戲劇便開幕。在中國婦女史中，塗上一塊鮮紅光榮的血漬！

秋瑾，字璿卿，一字競雄，號鑑湖女俠，山陰人。僅僅這幾個名字。便可看出她一身的素志，已完的歷史！

她的學問，詩文詞令，那只是她的餘技。騎射飲酒，明媚儻，那才是她的個性。

光緒甲辰，女俠東渡日本，在江戶晤及孫總理，便入同盟會爲會員。丁未歸國，在紹興辦明道女學，還主持徐錫麟所創的大通體育會。她想在那昏天黑地中，賜給婦女們一個明燈，讓她得到光明！她想在那病夫的國度裏，帶給民衆們一個健康，讓她得到蘇醒！

那時徐烈士在皖圖揭竿，當然女俠是給他很多革命的助力；後來徐案發難，烈士與女俠，均不免以身殉。革命未成身先死，這使我們後生無限惋惜與哀惋的！

先是女俠素鄙視同郡胡道南其人，徐案敗後，胡便將女俠革命的行藏，報告於紹興知府滿人貴福。貴便告訴巡撫張會敷，張又轉徵湯壽潛，張美翊這班劊子手的同意，便往捕女俠。在六月六日的一個淒慘的早晨，東方便失掉一顆革命的明星——女俠就就義於古軒亭口了。她被捕後自始至終，嚴守着革命的祕密，惟書「秋雨

秋風愁煞人」七個字。

女俠死後，其友人吳芝瑛爲其斂葬於西湖，以「嗚呼鑑湖女俠秋瑾之墓」題其血淚碑，又觸當道之忌被毀。民國成立，建風雨亭並表其墓以爲紀念。

她適湘潭王廷鈞，生子女各一。歿後詩詞散失各方，她的友人王芷馥，何震總成其集，得百餘首，名爲秋瑾詩詞。丁未刊於東京，章炳麟，蘇曼殊爲其序，近且有坊版矣。

她的詩詞，多身世家國之感，慷慨激昂之音，必須關西大漢，執銅琵琶，鐵綽板而後可和吟也！

「骯髒塵寰，問幾個男兒英哲。算只有蛾眉隊裏，時聞傑出。良玉勛名襟上淚，雲英事業心頭血。醉摩挲長劍作龍吟，聲悲咽。自由香，常思燕，家國恨，何時泄。勸吾儕今日，各宜努力，振拔須思安種類，繁華莫但誇良袂。算弓鞋三寸太無爲，宜改革！」——（滿江紅）

「小住京華，早又是中秋佳節。爲籬下黃花開遍，秋容如拭。四面歌殘終破楚，八年風味徒思浙。苦將儂強派作娥眉，殊未屑。身不得，男兒列；心卻比，男兒熱。算平生肝膽，因人常熱，俗子胸襟誰識我，英雄末路當磨折。莽紅塵何處覓知音，青衫溼！」——（滿江紅）

這樣雄壯偉昂的詞，排比於岳飛滿江紅一闕之前，滲入於蘇軾浪淘沙一闕之中，可無媿色了。然而，女俠亦非晏小山之流，自謂未嘗作「婦人語」者，這才是「兒女英雄」的本色呢！

「腸斷雨聲秋，煙波湘水流，悶無言獨上粧樓。憶到今宵人已去，誰伴我？數更籌。寒重冷衾裯，風狂亂幙鈎，挑燈重起倚熏篝。窗內漏聲窗外雨，頻點頭，助人愁。」——（唐多令）

「窗外落梧聲，無限淒清。蛩鳴啾唧夜黃昏，秋氣感人眠不得，細數巖更。斜月上簾紋，竹影縱橫，一分愁作十分痕。幾陣吹來風乍冷，寒透羅衾。」

## 第十一節 姊妹詞人

有清一代，女作家之衆，既已言矣，女詞之多，亦難盡舉。上文所述，未及十二；蓋取其大家，撮其派別，就便行文耳。茲再扼要，作前後補遺，以表亡清二百七十餘年間，女詞人之盛；可是滄海遺珠，仍是難免的，我們只好永作無涯的抱憾吧！

這兒，我再分做三段敘述：（上）姊妹詞人——補述姊妹之俱成詞人，及各專家。（中）珍貴詞人——補述非名姝淑媛之詞人，搜羅遭際艱辛，身世淒涼的作家，徵集血淚交流的產物，這才是珍貴的詞人。（下）其他詞人——補述其他詞人，作女詞人名表，分「姓名」，「別字」，「籍貫」，「著作」，「備註」，這概以有集者爲限，至有一二作品，及姓籍無可考者，亦概從略。

張學雅

清初張學雅姊妹七人，皆有文名，俱工詩詞，均有專集。茲略述之：

張學雅，字古什，太原人。張佚女，許字于中沚，二十二未婚卒，著有繡餘遺草。古什幼不食葷血，聰明過人，嗜讀書，十餘歲能屬文，作月賦。尤工詩，因家貧，又多流離遷播，甚至紙窗破損不能補，亦端坐誦讀，徹夜不休，誠難得也。

「向晚粧成懶出帷，徘徊對鏡蹙愁眉，自憐歡少只多悲。花弄影時庭正午，鳥驚啼處日西垂，覺來幽夢已難追。」——（浣溪沙）

張學儀

張學儀，字古容，張佚第三女，于中沚妻，著有豔樹詞。

「鶯語喚，曉粧殘，捲簾看：山芍藥，一枝丹，惜春繁，能幾日，又闌珊！



添遠恨，翠眉攢，淚珠彈。斜暗想，倚回闌，不如他，雙燕子，兩相安。」

——（三字令）

### 張學典

張學典，字古政，號羽仙，張佚第四女，楊无咎妻，著有花樵集。名媛詩話謂：「羽仙十歲爲探蓮賦，兼工繪事，與姝凌仙孿生，尤相憐愛。」後與夫偕隱，日手經史，教二子繼光，繩子皆成名。又兩女芝，芳，孫女錦屏均能詩，芝著有淑芳集。

「遠烟籠翠舒新柳，春光暗向樓中逗。莫把繡簾開，東風引恨來。遙山雲一帶，人在雲山外，芳草似離情，逢春處處生。」——（菩薩蠻）

### 張學象

張學象，字古圖，號凌仙，張佚第三女，沈載公妻，著有硯隱集。江南通志謂：「學象與學典孿生，詩名亦相埒。中歲寡且貧，不能自存，學典分宅居之，白髮絳紗，爲世女宗。」日手經史自課其子，後益落，乃爲閨塾師。林下詞選謂：「學象因所配非偶，其詩詞多哀怨之音，斷腸集不是過也。」

「病慵思睡，可憐一日長如歲，輾轉無聊，蹙損蛾眉瘦損腰！三生綠淺，鳳台不遇吹簫伴，寫恨盈篇，幾度追思李易安。」——（減字木蘭花）

### 張學聖

張學聖，字古誠，張佚第六女，于廷機妻，著有瑤草集。

「昭陽春暖，風送歌聲遠，舞罷霓裳，歸院映。凝醉海棠紅軟。窗前鸚鵡嬌呼，錦帷春夢如酥，女伴相邀，鬥草雲鬢，起情人梳。」——（清平樂）

張學賢，字古明，張佚第七女，于星韓妻，著有華林集。

## 許心榛

許心榛，字山有，幼字阿秦，長洲人。許竹隱女，陸升枚妻，與妹阿蕓，阿蘇，阿芬俱有詞名。林下詞選謂：「竹隱宦黔寄以絕句云：『憑他道韞誇風絮，爭似儂家有阿秦。』」阿秦一和再和有：「粧臺秋暮挑燈事，閒檢殘編到漢秦」之句，可想見其風期矣。與妹阿蕓，阿蘇，阿芬唱和爲樂，又與母姪張采子稱閨中詩友。「數聲漁笛斜陽裏，離愁亦停寒風起；烟樹幾人家，冬殘猶放花。昔時歡笑處，各自東西去，恰見斷鴻飛，霜帆獨棹歸。」——（菩薩蠻）

## 許心碧

許心碧，字阿蕓，阿秦妹，興到偶一作詞，極清新可誦。

「送別江頭江水清，歸帆漠漠帶愁征，鵲鴿原上曉霜明。木落千山香夢繞

，香橫半舫曉粧盈，搖搖心事各懸旌。」——（浣溪沙）

許心檀

許心檀，字阿蘇，阿秦妹，聰明好學，韻語出自天然，且工書。

「簾櫳卷，穿來穿去雙雙燕。雙雙燕烏衣新剪，天涯遊倦。銜花杏苑胭脂片，翩躚掠雨深深見。深深見，雕梁春永，呢喃自遣！」——（憶秦娥）

許心澧

許心澧，字阿芬，阿秦季妹，年十二，喜弄翰墨，善吟咏，亦才女也。

「忽憶羅浮驚夢，半簾花霧，香入虛無；一任朱樓斜掩，黃鳥頻呼，月陰轉深藏。豐韻霜痕澹，越顯肌膚，對他愁輕粧受凍，疎影難扶。清癯東君傳信，百花根動，草短平蕪，管領芳菲，水邊先把一枝圖；笛聲橫，落英自婦

隴書斷，新釀誰沽？爲調羹衡寒先發，春滿皇都。」——（玉蝴蝶）

### 莊盤珠

莊盤珠，字蓮佩，莊有鈞女，著有秋水軒詞一卷，一大家也。有鈞授以漢唐諸家詩，諷詠終日，及笄卽哀然成集矣。嘗謂其父曰：「願聞正聲，不願聞變聲。」後嫁中表吳承之，翁遠宦，姑早喪，仍依母家，育子女兼操家政；年二十五，竟以療卒。其秋水一篇，卽傳播藝林矣。

「枕上<sup>〰〰〰</sup>暝難著，樽前泊不收，夕陽無奈上扁舟。料得舟行十里九回頭。南鴈書須寄，東風恨未休，落花紅影蕩簾鉤，不管簾兒底下有人愁。」——（

### 南柯子

「雪消來問旗亭價，踏青人立秋千外，珠濺臘槽香，春風引夢長。 苧蓋三間屋，門對清溪曲，帘影半低遮，繞村紅杏家。」——（菩薩蠻）

呂采芝

呂采芝，字壽華，陽湖人。趙鶴臯妻，著有幽竹齋詩，秋茄詞。柏舟早賦，率多淒楚之音。其妹呂采芙，字擷芬，蔣彬蔚妻，亦能詞。小檀欒室詞鈔有錄也。

「寂寞重過庭院悄，們掩梨花，燕子歸來早。寒食清明都過了，地塘又見荷錢小。極目荒煙迷古道，冀北江南，夢逐征鴻渺。盼得魚書偏草草，近來

肥瘦難知曉。」——（蝶戀花）

楊芬若

楊芬若，畢幾庵妻，著有縮春詞，縮春樓詩詞話。

「鷓鴣唱斷江南路，春光暮，早吹落櫻桃飛絮。彈淚問東風，奈東風不語。

一寸柔腸萬愁縷，撥搖琴心情難訴；又院宇黃昏，蕭蕭疏雨。」——（珍珠

(分)

伍蘭儀

伍蘭儀，著有綠蔭山房詞稿。夫陸鴈峯殉咸豐庚申之難，故詞多繇邈悱惻；身世使然也。

「簾前鳥語，正景色融和，乍晴天氣。柳綠桃殘春已暮，惆悵人生如寄。匣裏珠璣，囊中錦繡，一旦捐棄。浮雲過盡，塵緣回想無味。堪歎粉蝶尋香，遊蜂釀蜜，也被韶光餌。轉瞬落花紅滿地，猶是相偎相倚。萬種淒涼，千般懊惱，終日如沉醉。無情風雨，韶光一霎更易。」——（壺中天）

劉琬懷

劉琬懷，字撰芳，著有問月樓詩草，又工詞。家有臺榭紅藥，常與諸姊妹聚唱

其間，得六十闋，名爲紅藥闌詞；後至京師，又成補闌詞。

『坐對銀紅細細挑，停鍼忽聽雨蕭蕭，幾聲風驟打窗寮。多事檐前懸鐵馬，無端庭畔種紅蕉，總拌不寐到明朝。』——（浣溪沙）

凌祉媛

凌祉媛，字宦沉，錢塘人。凌詠女，丁丙妻，著有翠螺閣詩詞稿。卒年才二十有二，才人之薄命也。其註稿名動一時。當時閨媛唱和甚衆，亦一時之盛也。

「欄鈴驚破紅閨夢，曉粧人怯餘寒重，纖手捲簾衣，風前放燕飛。落紅紛似雪，倦了尋香蝶，樓外易斜暉，來春歸人未歸！」——（菩薩蠻）

「鐙影掩蘭房，寂寂昏黃，春人拜月理殘妝。華徑風來煙暗鼻，一縷心香。倩影倚迴廊，羅帶輕颺，弓韉立盡露華涼；却怪嫦娥無一語，沒個商量。」

（賣花聲）



趙君蘭

趙君蘭，字我佩，仁和人。趙秋舫女，著有碧桃仙館詞。

「釧金鬆，釵玉溜，新月如眉鬥。數盡迢迢良夜漏，夢也難成，睡也難成就，綠陰肥，紅雨瘦，春去天涯久。客裏傷風兼病酒，花似當時，人似當時否？」——（鬢雲鬆）

「冷冷清清，風風雨雨，寂寂寥寥。密密疎疎，蕭蕭颯颯，暮暮朝朝。倦遊人怕登高，拚冷落詩瓢酒瓢，病裏看花，愁邊說夢，那不消魂。」——（

柳梢青）

錢斐仲

錢斐仲，字餐霞，秀水人。錢易齡女，戚士元妻，著有雨花盦詩餘疊詞話一

卷。

「自悔種芭蕉，故故當窗戶，葉葉淒淒榮榮聲，夜夜添愁緒。隔院有梧桐，落葉紛難數，自是離人易得愁，那處無風雨。」——（卜算子）

關 瑛

關瑛，字秋芙，錢塘人。詩詞書畫，均有淵源，鏡檻書牀，可想見其文采矣。

著有三十六芙蓉詩存，夢影樓詞。

『斷鴈飄愁，盤鴉聚暝，一鞭殘夢歸鞍。酒醒郵程，嶺雲隴樹漫漫。渡江幾點歸帆影，近荒林一帶楓丹。最難忘，第一峯前，立馬斜看。而今休說鄉關路，剩濛濛煙水，瘦柳漁灣。短帽西風，古今無此荒寒。蘆笳聲裏旌旗起，問當年誰姓江山？有悠悠幾處牛羊，短笛吹還。』——（高陽臺）

孫秀芬

孫秀芬，字蓀意，仁和人。著有衍波詞。

「又見佳期逢七夕，烏鵲橋成，欲渡還嬌怯。一歲離情應更切，銀河執手低低說。莫怪天孫腸斷絕，修到神仙，尙有生離別。風露悄涼人寂寂，夜深獨向瑤階立。」——（蝶戀花）

顧太清

王幼遐論詞嘗曰：「滿洲詞人，男有成容若，女太清春而已」。今爲言太清春，以見滿清入主中原，二百七十餘年間，所產詞人，女者惟太清春其著耳。」

顧春，字子春，滿洲西林人。太清春其別號，著有東海漁歌，天游閣詩稿。名媛詩話謂：「太清才氣橫溢，援筆立成，待人誠信，無矯矜習氣，倡和皆卽席揮毫

不待銅鉢聲終，俱已脫稿。天遊閣集中諸作，全以神行，絕不拘拘繩墨。」

「鴈字分飛思不禁，聽風聽雨夢難尋。露花庭院，燈影照清心。贈我不須

長夜飲，感君聊賦短檠吟。熒熒一點，應惜寸光陰。」——（琴調相思引）

「楊柳風斜，黃昏人靜，睡穩棲。鴉短燭燒殘。長更坐盡，小篆添些。紅

樓不閉窗紗，被一縷春痕暗遮。澹澹輕烟，溶溶院落，月在梨花。」——（早

春怨）

「花裏樓臺看不真，綠楊隔斷倚樓人。誰謂含愁獨不見，一片柳花入面可憐

春。芳草萋萋天遠近，難問：馬蹄到處總銷魂，數盡歸鴉三兩陣，偏襯，

蕭蕭暮雨又黃昏。」——（定風波）

## 第十二節 珍貴詞人

陳沅

陳沅，字圓圓，一字晚芬，武進人，著有舞餘詞。衆香詞小傳謂：「圓圓初爲

女優，名檀吳中，與某公子有生死盟，田皇親購得之。公子遣盜劫之江中，誤載他姬以還，再往已有備矣，力戰易歸。已而事露，禍且不測，公子度不能爭，遂以獻。既至無寵，雜配梨園中，三桂以父蔭，入覲皇親，出家伎侑觴。一見陳沅，問鄉里，遂屬意焉；酒半，則供奉者已易人矣——蓋家伎有上次兩班，初出供客猶其次也。三桂頻問陳沅，皇親知其意，輦送旅中，時邊報日急，三桂一宿馳去。既而流賊陷京師，陳沅已爲賊部權將軍某所得，三桂入關首遣親騎四出，懸重賞，購歸寵之，並嫡宮中，呼陳娘娘。壬子以前，時達官解餉至滇，官本吳人；娘娘召見，便殿問吳中某某無恙乎？皆平者所交厚者，蓋猶未忘情也。太倉吳梅村祭酒，有圓圓曲紀其事。「吳仰賢于小菀菴詩集謂：「陳圓圓於吳逆（三桂）死衡陽，卽遁蹟爲尼，滇城外瓦村尼菴，尙存小影二：「少年靚裝，一尼裝，兵燹俱歸羽化矣。」

「自笑愁多歡少，癡了底事情傳杯；酒一巡時腸九迴，推不開，推不開！」

（荷葉杯）

「隄岸隄柳，不繫東行馬首，空餘千縷秋霜，凝淚思君斷腸。腸斷，腸斷！

又聽催歸聲喚。」——（轉應曲）

「滿溪綠漲春將去，馬踏星沙，雨打梨花，又有香風透碧紗。聲聲羌笛吹楊柳，月映官衙，懶賦梅花，簾裏人兒學喚茶。」——（醜奴兒令）

### 馮紘應

毛西河少年時以度曲知名，薄遊馬州。當墟者馮二，名紘應，聞西河歌，倩人致意。西河辭之曰：「吾不幸遭厄，吹箎渡江，彼慵不知意，豈誤以我爲少年遊耶！」次日遂行，馮氏有讀西河江城子二闋，詞意悽惋：

「綠陰何處晚啼鶯，弄新聲，最關情。一夜寒花，吹落滿江城。讀得斷碑黃絹字，人已渡，暮潮橫。蘭陵江上晚花飛，冷烟微，照人衣。無數新詞最恨是桃枝。待得蘭陵新酒熟，桃葉好，送君遲。」——（江城子）

## 李端生

李端生，字五絲，真甯人。衆香詞謂：「五絲爾士，寇某女，母李本樂籍，父故；方十齡，隨母復歸平康，冒姓李氏。幼聰慧絕倫，喜讀書，過目成誦，見名宿長者，輒執經史請益，間爲詩詞，悲婉清麗，學書得衛夫人楷法。年及笄，矢志不屑苟合，其家或強令款客，李憤甚，乘間祝髮爲尼。獨居邑南朱寺之大士菴者二載；後歷避賀蘭河湟間，冀物色英雄，不得，復歸南朱，焚修精進，備極艱苦。旣而其家密謀黑夜劫縛，趨池陽獄寓邑西之中河堡，閉戶讀書，儼然方外也。時池陽張嘯月太學生，年弱冠，豪俠自負，聞其名心異之，遂造訪焉。值李臥病西樓，垢首亂髮，擁衾獨坐；張入踞別席，脈脈相視，數時不作一語；至良久方問：『君非張姓五郎嘯月乎？』張應曰：『然。』李推枕驚起再拜泣下曰：『妾抵三原卽聞名，今見君器宇不凡，計非君不足了妾終身。』張感其意亦泣下，卽焚香設誓，許爲小

星。李善琵琶，每命飲，一再彈爲出塞入塞之聲，張起舞彈劍長歌相和，慷慨流涕莫能仰視；遂貸數百金付李歸真邑，而轉託其居停某爲之脫籍屬，葛籐甚，未果。次歲復自真邑過中河舊居，與張再會西樓，堅訂前約，遂渡渭橋，登華山絕頂，泣訴嶽帝祠下，以姻事及張之功名爲禱。歷遊毛女洞諸勝，留蹟煙霞，悵然有終焉之志；比下山卽過歸真邑，至秋半方脫籍，闕慮孤處。又一載，己已春寓書於張，囑迎歸甚切，望張答書勉其讀書勵志，以古人自期，訂遣迎少須時日，李愈感念，竟日悲咽絕粒……未幾患心痛，致書於張，卽卒；時年方二十八耳。與張唱和甚多，惜未集梓，亦青樓中之僅見也。

「被擁餘香銀燭短，睡起無聊，眉黛從教淺。早是傷春情緒懶，雲鳩更惹煙魂遠。獨對東風腸萬轉，煙雨霏，微苔襯，飛花點點粧成花淚眼，花寒不似啼痕煖。」——（蝶戀花）

「霜月窺窗如畫，孤枕那堪寒透，輾轉倚薰籠，聽盡遲遲更漏。眉皺，眉皺



！人共梅花清瘦。」——（如夢令）

### 葉文

葉文，字素南，清初吳江人。衆香詞謂：「素南善寫竹，工詩詞，初適嚴某，困於貧，落籍吳門。偶識雲間許太史往來甚久，常有寄詩曰：『荒齋蕭瑟簾櫳靜，好夢雲間許翰林之句。後歸武陵張嘯虎，出遊塞外而歿。』」

「渺渺春風憶瘦腰，垂楊踈地飄，憑闌魂欲消，長條復短條！」——（憑闌人）

「長安陌路，來往征車寧計數，底事關心，遠隔天涯沒信音。剛纔捲幔，偏惹楊花爭，撲面那得人歸！只見黃鶯作對飛。」——（減字木蘭花）

### 陳翡翠

陳翡翠，字碧桁，吳縣人。春日與某少年邁近城西佛寺後，後少年稍自通，既失身矣，少年背棄；其父兄亦別字人，遂自經死。衆香詞謂其多才尤工詩文，且成大家。死之夕，悉焚其衣飾玩好，稿亦鮮存；少年素抄錄者僅三十餘首，余購得之，中有一絕云：『春水新添門外綠，無情最是野鴛鴦』，恨此少年深矣！其中西間聞警諸作，感慨淋漓，非尋常閨秀所及。將梓以行世，少年復竊去，自悔慢藏，亦以見少年薄倖，紅顏命薄，悲夫！」

「桃葉，桃葉，渡口雙雙繡屣，霞明日暮城西，幾陣東風絮飛。飛絮，飛絮，歸去獨眠情緒。」——（轉應曲）

### 葉辰

葉辰，字龍姝，吳縣人。有綺竹吟。衆香詞編者謂：「龍姝金閨麗人也，善棋能文，幼爲某側室，因婦妬遣歸母家，曲巷幽庭，茗香精潔。余邂逅之，許以終身

，花晨月夕，每折簡相招，分曹鬪酒；將及二年，後聞其志不堅，遂棄之，終配非偶，常自言；意鬱鬱。」

「郎別後，悞佳期，減腰肢。巫山夢，雨雲迷；恨窗前，紅日影，曉鶯啼。慵梳洗，怕相思，上翠眉，珠淚滴，濕羅衣；又關情，花並蒂，燕雙飛。」

——（三字令）

### 權貴妃

權貴妃，高麗王妃。高麗婦女之能詞者，實僅見也。

「真堪惜，錦帳夜長虛擲，挑盡銀燈情脈脈，描龍無氣力。宮女聲停，刀

尺百和，御香撲鼻，簾捲西宮窺夜色，天青星欲滴。」——（謁金門）

「時序頻移，韶光難駐，柳花飛盡宮前樹。朝來爲甚不鈎簾？柳花正滿簾前路！春賞未闌，春歸何遽，問春向何方去？有情海燕不同歸，呢喃獨伴春

愁住。」——（踏莎行）

「花影重簾初睡起，繡鞋着慵慶移窺。強把綠窗推，隔花雙蝶散，猶似夢初回。玉旨傳宣呼女監，親臨太液池荷，爭將金彈打黃鸝。合樓凌萬仞，下有白雲飛。」——（臨江仙）

王素音

王素音，長沙人。衆香詞謂：「素音題良鄉玻璃河館壁詩三首，詞一首并序：『妾生長江南，摧頹冀北，豺狼當道，強從毳帳偷生，何啻將軍負腹，悲難自遣。事已如斯！因夜夢之迷離，寄朝吟之哀怨。嗟乎！高樓墜紅粉，固自慚石崇院內之姝，匕首青霜，當誓作兀术帳下之婦。天下好事君子，其有而憐予乎？許虞侯可作，沙叱利終須斷腸陷胸；崑崙奴重生，紅綃妓不難衝垣奮壁，是所願也。敢薄世上少奇男，竊望圖之，庶有俠心憐弱質。』詩曰：愁中得夢失長途，『女伴相攜聽鷓鴣

鷓，卻是數聲吹去角，醒來依舊酒家胡。朝來馬上淚沾襟，薄命輕如一縷塵；青冢莫生殊域恨，明妃猶是爲和親。多慧多魔欲問天，此身已拚入黃泉，可憐魂魄無歸處，應向枝頭化杜鵑。」詞有減字木蘭花云：

「塵沙障眼，細計來程家漸遠，野草閒花，不見當年阿母家！詩題古驛，鷄骨柔情無筆力，錦字偷裁，立到黃昏鴈不來。」

### 齊景雲

齊景雲，北平人。衆香詞謂：「景雲善琴能詩，對人雅談，終日不倦，與士人博春定情後，不復見客。春謫戍遠方，景雲不得隨，蓬首垢面，閉戶不出，日讀佛書，未幾病歿，人咸異之。」

「曉起無人上玉鉤，遲遲日午忤梳頭，羅衣繡帕冷香篝。滿眼落紅粘別淚，一天疎雨織春愁，倚欄無語暗凝眸。」——（浣溪沙）

「雙渦紅暈檀霞滿，鈿鏡橫波遠。宿妝無奈是春前，劉郎洞口謝娘船，思無邊。鷓鴣啄破頰桐葉，雲掩圓蟾截。小樓回首綠烟迷，微風半夜揭，珠幃認郎歸。」——（虞美人第二體）

津門女子

津門女子，姓名失傳；惟見其過津門題壁一詞，顧子山眉綠樓詞有和作。

「月舊愁新，宵長夜短，今夜如何能睡。燈凝淚暈，酒似心酸，一樣斷腸滋味。獨自背着窗兒。數盡寒更，嬾尋鴛被。更空糟馬嚼，荒郵人語，嘈嘈盈耳。空嘆息，落絮沾泥，飛花墜溷，往事不堪提起！美人紅拂，俠容黃衫，不信當時若此。試問茫茫大千，可有當年，崑崙奇士，提三尺青萍，訪我

杞花裏。」——（過秦樓）

## 姑蘇女子

姑蘇女子，姓名失傳。有題平原店壁一詞云：

「弱質深閨十六年，嬌羞未敢出堂前；眉顰遠道悲新柳，袖捲輕塵擁翠鬢。  
腸欲斷，意懸懸，舉頭何處是鄉關？臨妝莫遣紅顏照，收拾菱花把劍彈。」

——（鷓鴣天）

## 蓉湖女子

蓉湖女子，姓名失傳，江陰人。衆香詞謂其「本名家女，爲宦室婦，文才敏妙，篇雜甚多；特以外君戒其吟咏，故不以姓字傳。茲選所載，『牛一鬮，狐裘片腋』，異旨奇溫，已可概見。夫女子亦問其持身何如耳；苟大節不渝，而徒以吮毫弄墨爲罪，則昔之『青絲步障』爲小郎解圍者，寧置之囚山下耶。」

「冷莎鋪月樹穿星，秋棠褪盡紅英；鷺鷥兩兩浴蘭汀，濕浪吹萍。霧氣捲開山色，雲光流出溪聲；湘簾斜捲綠烟凝，人倚銀屏。」——（畫堂春）

吉珠

吉珠，字夜光，平陽人，有萍浮詞。衆香詞謂：「夜光諳宮商，善歌舞，隨父流寓揚州；與某生曾訂絲羅，唱酬不已，久中道忽爲豪貴所奪，琵琶抱去別船，非其願也。」

「嬾畫眉，自顰眉，一響相思一響悲。昨夜夢郎郎似舊，攜手醒來無計挽郎衣，曉鶯啼。」——（劈瑤釵）

「庭院春深好，牡丹開遍了，不分是雙鬢偷拘。」——（金雀鬢）

「鴨綠春波暖，鶯黃柳色新，別路醉芳樽，送君南浦去，欲消魂。」——（

春宵曲）



成都女郎

成都女郎，女郎姓名里名未詳。衆香詞謂：「女郎亂時避兵他處，夫以遠賈爲活，作此詞送之，見劍閣芳華。」亦商人婦也。

「拔山扛鼎當時概，霸業今何在？項王意氣已消亡，博得虞姬一死姓名香。年年花發留顏色，豔質堪憐惻，休談成敗漢爲君。試看綺窗繡閣草猶芳。」

——（虞美人）

其送夫一闋云：

「三春落魄苦徑營，月月縫衣送遠行，一鴈忽分隨夢斷，雙鶯架綠趁潮生。嗟別去，重叮嚀，臨歧無語獨含情，山遠水遙音早至，相思萬疊暮烟橫。」

——（鷓鴣天）

尹氏

尹氏，蘇州人。衆香詞謂：「尹氏自題云：『妾吳門士人女也，幼嫻詩禮，曾歌柳絮，因風長奉蘋，豈竟桃花逐流水；母也天只，但想乘龍。夫也不良，誰知養鶴，既入宮而被妬，貌悔人知。總閉戶而自傷，憐誰我見。茲者隨夫薄宦，棄女遐征，北望黃，聞道雄關百二；西連白草，愁瞻玉塞三千。金屋誰嬌，長門有怨；馬上琵琶，同昭君之遠適，扇頭鸞鳳，歎婕妤之棄捐。浪說多情，祇因薄命，獨因旅宿，聊寫愁懷，敢寄恨于白頭，豈借辭于紅葉，壬子花朝後十日也。』」，其題泗州鮑集店壁詞云：

「沙滾塵飛，風捲暫歇，征人腸斷；幾陣落紅來似霰，惹起舊愁新怨。明月不知愁，照我殘妝淚面。起看湖光如練，回首家鄉不見！沈吟倩獨步踟躕，漏滴銅壺幾箭，拜月告相思，斗轉參橫夜半。」——（離亭燕）

吳若華

吳若華，歸康某，結綱甫三月，清兵渡錢塘，被擄北去，題衛州旅壁四絕，附阮郎歸一詞，並詩四絕，詩後識語曰：「後之過此者，爲妾歸謝蘂砧，當索我於白楊青塚間也。」傷哉！

第十三節 其他詞人

姓名	別字	籍貫	著	作備	註
申憲	蘭芳	長洲	縫雲閣集		
歸淑芬	素英	嘉興	雲和閣靜齋詩餘		
黃德貞	月輝	嘉興	擘蓮詞		
孫蘭媛	介晚	嘉興	硯香閣詞	黃月輝女	



沈珮	飛霞	桐鄉	繡閣殘草	
王曇影	文娟	蘭谿	綺窗逸韻	文娟殤後鬢半千有詩弔之
任淑儀	若韞	懷甯	婉貞閣集	
查清	太清	青陽	綠窗小草	
張源廡	淑舟	當塗	寒廊閒草紙閣初集	
姚鳳翽	季羽	桐城	聲噫集	
蔡琬	季玉	遼陽	蘊真軒詩餘	毓英女高其倬妻
喻灏	惟綺	吉水	蕙芳集	
陳殼		南匯	寓書樓遺稿	
張粲	疏影	江甯	適燕吟	
曹鑑冰	月娥	金山	繡餘試硯稿清閣吟	家貧授經稱葦堅先生
陳敬	端甯	華亭	山舟緞蘭集附詞	嘗輯古今名媛考略未竟而卒
葉慧光	妙明	南匯	懷情樓稿疏蘭詞	
張令儀	柔嘉	桐城	蠹窗集	張英女

中國女詞人及其代表作

堵霞	巖如	無錫	含煙閣詞三到堂稿	善填詞工畫花鳥蔬果不用粉本
張瓊娘		武進	憐影軒詩詞	
閔懷英	蘭軒	錢塘	猗香樓吟稿附詞晚餘小草	與許學蘊爲閨友
吳瑛	雪涓	錢塘	芳孫書屋詞	
任湘芝		宜興	松筠閣詩隻鴛詞	
徐晚芝		宜興	秋雲閣詩詞	
張玉珍	藍生	華亭	晚香居詞	王述庵錢竹汀吳白華諸人皆相推許
鮑之蕙	莛香	丹徒	三秀齋詞等集	略佩香欲與聯盟却之其女昆仲之蘭之蕙均有集
孫藻意	秀芬	仁和	貽硯齋詩稿衍波詞二卷	曾著銜蟬小錄
沈綺	素君	常熟	環碧軒集唾花詞	著作甚多
黃蘭雪	香冰	荆溪	月珠樓詞	
王韻梅	素卿	常熟	問月樓詞	席道華高賓王菊裳三人會序其集妹玉蘭字榮卿有集
丁采芝	芝潤	無錫	芝潤山房詩詞稿	
曹慎儀	叔憲	新建	玉雨詞	汪全德作玉雨詞序

孫汝蘭	湘篁	魯山	參香室詩詞	
包韞珍	亭玉	錢塘	淨祿軒詩詞	關鐸爲序其詩
熊象慧	芝霞	潛山	紫霞閣詩詞	
柯紱秋	心蘭	膠州	香芸閣牋稿	
丁善儀	芝仙	無錫	雙清閣詩詞	
湯湘芷	佩芬	陽湖	企翁詞等集	
高眉	湘筠	元和	繡篋詩詞小集	
郭佩芳	慧瑛	吳縣	鳳池仙館詩詞	
趙友蘭	佩芸	無錫	澹音閣詞	
陳蘊蓮	慕青	江陰	信芳閣詩餘	
張友書	靜宜	丹徒	工餘吟草海鷗吟草詩詞集各三卷	
沈允慎	湘濤	仁和	靜怡軒寫香樓詠月軒詩詞	
鄭蘭蓀	娛清	錢塘	蓮因室詩詞稿	
闕壽坤	德嫻	合肥	紅顏閣稿	

中國女詞人及其代表作

許德蘋	香濱	吳縣	和漱玉詞潤南詞	
陸蓉佩		陽湖	光霽樓詞	
姚若衛	芷湄	桐城	香紅閣詞	
沈珂	雲浦	江陰	醉月軒詞	
王夢蘭	晚芬		三十六鴛鴦吟筋存稿附詩餘	
錢瑗	玉瑗	宛平	小玲瓏詞	
沈鵠應	孟雅	侯官	曉樓詞	戊戌六君子林旭妻
梁靄	佩瓊	番禺	飛素閣詩詞	夫潘蘭史有說劍堂集
何桂珍	梅因	善化	桐櫟軒詩詞鈔	
劉古香		沐陽	古香詩詞集	
×××	××	××	……	餘詞人人雖有集者亦從略



## 第六章 結論——中國婦女與詞

本書上述五章，對於詞的起源，詞的本質；和女詞的胚胎，及其發展的程序，盛衰的大勢，已經有一貫的闡明，詳細的述敘了。

這結論，我們不妨來探求中國婦女與詞，究竟有如何的因緣？這正是研究女詞者，應該知道的一個問題——中國文學史上，應該說明的一段史事的！

中國婦女，在過去的歷史中，她是另外的一個階級——一個卑下的階級！

這過去幾千年的時光，我們貴國特有的宗法社會，却無時無地不在製造那男尊女卑的法律，鞭策着她們走從那非人的境界裏去，壓迫着她們過度那囚犯不如的生活。她們在這森嚴的法規下，祇是盲從，祇是吃苦，祇是忍痛！……時光遂一朝朝讓這宗法社會，更周密地去發明那征服他們的敵人——女性——壓榨他們的敵人的

工具和法術。中國過去的婦女，遂在這生活層層的桎梏下，泯滅了她們藝術的天才，斷喪了她們文學的素養；使她們自己不能掙扎，不能反抗，不能呼號，不能吶喊，以至於不能醒覺！

可是中國的宗法社會，用怎樣的手法，來壓榨女性呢？這又是很顯然的事；第一，中國過去社會的組織，完全奠基於禮教，他們標榜着「禮教主義」，實行着「男尊女卑」的宣傳。如詩經說：

「乃生男子，載寢之牀，載衣之裳，載弄之璋。乃生女子，載寢之地，載衣之裼，載弄之瓦——無非無儀，惟酒食是議，無父母詒權。」

他們又放縱着男性實行「一夫多妻」的制度——譬如皇帝有三十六宮，七十二院的后妃，至那供當玩物的宮女，還不會算數！庶民有妻妾婢的慾求，雖至於現在，一班站在優越的階級的人，仍不少三妻四妾五婢之現狀可見。——一方面努力完成為強有力的父系社會，在那畸形的法律中，提出兩個嚴重的問題，來扼住了女性

的喉嚨。目的當然不單在要征服她們爲奴隸，根本她們早已成爲永久賣身的奴隸！

第一個便是遺傳血統的問題，孟子說：「不孝有三，無後爲大！」男性們便借了這一個口實，立定了那妻子如果不會生兒子可傳血統時，便好隨時虐待，隨時休棄，隨時娶妾，無理的條規。——其實有生兒子的妻子的丈夫，又何曾不可以實行這條規！

第二個便是女子沒有財產承繼權的問題，古來就沒有女子的一切財產承繼權利，雖是嫡親父母有萬貫家財，或一粒米粟，也要讓給兄弟們消受。設無兄弟，亦必須送給那遙遠親戚們的男子身上承享，自己女兒絕對不能過問的。這樣的經濟封鎖，是一個冷酷的手段；永遠使女性不得不屈服於男性的座下求生活，受驅策，當奴隸，做玩物，養成了數千年歷史上可以看到的懦弱的個性，悽慘的故事。

於是在這經濟的高壓下，男性的玩弄中，女性的陣營裏，便產生了幾個特殊的階級，那便是：「宮人」，「棄婦」，「寡婦」，「妾婢」，「娼妓」，「女冠」

「女伶」，「女巫」……者是。

所謂「宮人」，「棄婦」，「寡婦」，「妾婢」，「娼妓」者，她們都有着一樣淒慘的身世，可憐的境遇；她們憑着自己的青春，靠住自己的顏色，來求異性的玩弄顧盼。一至色衰愛弛，那自己的末日便來臨了！於是窮極人世悽慘，冷酷，可憐，哀痛的境遇也隨之曆集一身。所謂「女冠」，「女伶」，「女巫」者，亦是經濟壓迫着她們走向那消極的道路，悄悄地出賣她們的色相，靈魂，肉體，充當着變相的娼妓，以求苟活，她們也有着一樣可憐慘痛的境遇，正像風中飛絮！

自然，這幾個特殊階級角色的境遇——她們上場的動機，下場的結果，也有的得到例外的收穫，但這是很少很少的。

這樣，我們知道，當時社會的征服女性是「經濟封鎖」，壓迫女性是「禮教主義」；這兩種工具，前者是很顯然可以知道，後者呢？我們須得說明：

女性的經濟既被封鎖，自立的環境又沒有，反抗的能力也喪失；就不能不永遠

地充作羔羊，一味的屈服，屈服！依賴，依賴，依賴下去！受着父系社會特殊奴隸的訓練。

訓練的科目便是：（1）保持貞節。（2）三從四德。（3）無才是德。（4）夫為妻綱。

程伊川說：「餓死事小，失節事大。」——（近思錄）——班昭說：「夫有再娶之義，婦無二適之文。」——（女誡）——這便是要女性保持貞節的理由，如有在種種的情形之下，不能保持貞節，不會保持貞節！那便非死不可，縱不死也要為社會所唾棄，人倫所不取。

「在家從父，出嫁從夫，夫死從子」，這便是三從。「婦德，婦言，婦容，婦功」，這便是四德。可謂極盡苛虐之能事了！

溫氏母訓說：「婦女只許粗識柴米魚肉數百字，多識字無益而有損也。」歸有園也說：「女子識字多誨淫。」——（塵談）——這便是女子無才便是德之謂。

他們想用盲目的教育，來杜絕奴隸們的醒覺和反抗，好使奴隸萬世都成爲奴隸！

班昭說：「夫有再娶之義，婦無二適之文，故曰夫者天也；天固不可逃，夫固不可違也。行違神祇，天則罰之；禮義有愆，夫則薄之，——故事夫如事天，與孝子事父，忠臣事君同也。」——（女誡夫婦篇）——儀禮也說：「婦人以順從爲務，貞懿爲首，故事夫有五：一，平日纒笄而相，則有君臣之嚴；二，沃盥饋食，則有父子之敬；三，報反而行，則有兄弟之道；四，規過成德，則有朋友之義；五，惟寢席之交，而後有夫婦之情。」這便是夫爲妻之綱的道理了。難怪女性受着這樣奴隸嚴格的訓練，幾千年至今，在死刑下才能得着一個略略的翻身！

壓迫女性的，不單是男性，女性自己也壓迫過自己；與波助瀾功績，正多着呢！她們的方法和訓練，更比男子來得周密嚴厲；譬如班昭和宋若華，便是兩個幫兇，她們各著有一部「奴隸速成法」，看吧：班昭的女誡的目錄：

「女誡并序：卑弱第一，夫婦第二，敬慎第三，婦行第四，專心第五，曲從

## 第六，和叔妹第七。」

宋若華與妹若昭合著的女論語的目錄：

「立身章第一，學作章第二，學禮章第三，早起章第四，事父世章第五，事舅姑章第六，事夫章第七，訓男女章第八，營家章第九，待客章第十，和柔章第十一，守節章第十二。」

這更是無微不至的出賣自己了！在這生活重重層層高壓下，中國婦女已造成另外的一個卑下的階級；她們自身承受的痛苦，更非異性所能體會得來。然而，她們有天才，她雖受着壓迫，嘗着苦痛，不敢反抗；但她們却需要着發洩，偷偷地的發洩！文字便當成她們的工具，婦女文學便充分地發展了起來。

詞是一種可歌的東西，一個新興的詩體；她具有着容易使人抒寫胸懷發表情感的格式，她具有着長短錯落的句子，她具有着哀婉豪放的情調。無論你哀傷也好，善怒也好，只要有情感，需要着發洩，你便可以倚聲按譜填詞。

詞的作風，只開闢兩個道路：一是須關西大漢，銅琵琶，鐵綽板，唱「大江東去」，豪放的詞。一便是只合十七八女郎，執紅牙板，歌「楊柳岸曉風殘月」婉約的詞。我們翻開中國歷來女詞人的詞，有幾個有着東坡一樣的魄力，夠走從那銅琵琶，鐵綽板才能歌唱的道路呢。這是顯然沒有的事吧？可是那只合十七八女郎，執紅牙板才配歌唱婉約作風的詞人，却幾乎有「女文學史」皆是咧。無疑的，婦女文學的核心，古來就趨於婉約的一途，詞更該是不能例外的了。女性的性情是溫柔的，她們的痛苦又是深刻的！她們在重重生活的桎梏的壓迫之下，身為弱女子，又兼懦弱成性，自然是不敢明顯地反抗；却只好在暗地裏哀號，怨恨，泣訴，以發洩胸懷積憤。於是，女性溫柔的性情，受外界給予特殊的環境，苦樂交融，便產生了這婦女婉約的文學！

文學的核心的對象，脫不開女性；女性自然也擺不離文學的發洩，兩者似乎是有機聯的。詞的填吟，除了豪放，更需要着婉約優美女性的作風與對象，所謂「倚



翠偎紅」便是。而詞的本質，又多方具有許多容易於抒寫情懷，發洩痛苦的條件，自然正合於中國婦女的引用填唱了。

自樂曲喪亡，詩又不可歌之後，女性所需要以當歌當哭的有聲韻的文體便沒有了。好容易新興的詞體，替代而興；那知聲律能歌唱的女作家，這才獲到可以發洩胸懷情感的工具，但那是自唐而後才開記錄的。

衆香詞謂：「荅謝女子，本名家女，爲宦室婦，文才敏妙，篇雜甚多，特以外君戒其吟咏，故不以姓字傳。茲選所載『牛一鬻，狐裘片腋』，異旨奇溫，已可概見。夫女子亦問其持身何如耳；苟大節不渝，而徒以吮毫弄墨爲罪，則昔之『青絲步障』爲小郎解圍者，寧置之囚山下耶。」我們看這一段記載，可知當時宗法社會，無論怎樣禁止女子吟咏，壓迫女子吟咏；她們甯願托名改姓，亦不肯擅自抑制情感，放棄寄情感於吟咏，這便是中國婦女與文學有機聯的證明。

能改齋漫錄亦謂：「西湖有侔，閑唱少游滿庭芳，偶於誤舉一韻云：『畫角聲

斷斜陽』，琴操在側曰：『畫角聲斷譙門，非斜陽也。』倅因戲之曰：『爾可改韻否？』琴操即改作陽字韻云——（詞見前章）——「琴操以一平常女子，竟能信口改得大詞人秦觀之作，雖未必能勝，其才思之敏捷，亦足驚人，殊非泛泛於詞者所能道來也，這也可為中國婦女與詞有密切關係的一重證明。如李易安且更以詞睥睨羣雄躋躋的兩宋詞壇中，無所顧忌呢！

在這種情形之下，中國便產生了這一部綿延的女詞史。我們為要替歷代曾經在女詞壇上顯耀過一時，或努力下過耕種的工夫的女詞人，表揚着一點功績；同時也為中國婦女文學史，整理着一部份有體系的史料，送給今人與後人做紀念，遂把她忠實地一一的記錄了下來，便在多方困難下，有着這部中國女詞史匆匆的完成！

中華民國二十二年——（一九三三）——十二月，二十三日，時在飛機轟炸後一日，生之恐怖與掙扎中，完稿於漳州。

附錄參考書目。以示不敢掠美：

- (1) 徐乃昌：小檀樂室彙刻百家閨秀詞（前後全集）
- (2) 袁 枚：小倉山房全集
- (3) 黃 昇：唐宋諸賢絕妙詞選
- (4) 趙孟頫：松雪齋文集
- (5) 惲 珠：國朝閨秀正始集
- (6) 季 綢：閨秀集
- (7) 陸 泉：紅樹樓選歷代名媛詩詞
- (8) 葉紹袁：午夢堂全集
- (9) 掃 葉：歷代女子詩餘
- (10) 周勒山：女子絕妙好詞選

中國女詞人及其代表作

(11) 秋瑾·秋瑾詩詞

(12) 陳文述·蘭因集

西冷閨詠

(13) 李清照·漱玉詞

(14) 朱淑真·斷腸集

(15) 毛晉·三家宮詞

二家宮詞

(16) 胡雲翼·女性詞選

(17) 孫佩茵·女作家詞選

(18) 劉麟生·詞絮

(19) 胡適·詞選

(20) 朱彝尊·詞綜

(21) 萬樹·詞律

(22) 張炎·詞源

- (23) 查王望：詞學全書
- (24) 徐 釁：詞苑叢談
- (25) 張宗櫛：詞林紀事
- (26) 王漁洋：帶經堂詩話
- (27) 王文濡：詞話叢鈔
- (28) 四庫全書：御選歷代詩餘一部份
- (29) 雷 瑒：閨秀詞話
- (30) 周 春：遼詩話
- (31) 鈕 琇：觚賸
- (32) 方 毅：中國人名大辭典
- (33) 陳 衍：元詩紀事
- (34) 陳 田：明詩紀事

(35) 鄭方坤：全閩詩話

(36) 王蘊章：然脂餘韻

(37) 龍沐勛：詞體之演進

(38) 小說月報：中國文學研究號

(39) 輝羣：女性與文學

(40) 陶秋英：中國婦女與文學

(41) 胡雲翼：宋詞研究

(42) 譚正璧：中國女性的文學生活

(43) 劉疏盤：詞史

(44) 王易：詞曲史

(45) 鄭振鐸：中國文學史中世紀卷

(46) 羅根澤：樂府文學史

(47) 陳東原：中國婦女生活史

(48) 謝朓量：中國婦女文學史

(49) 梁乙真：中國婦女文學史綱

(50) 拙作：北宋詞的黃金時代

清代婦女文學史

上海图书馆藏书



A541 212 0003 64888



# 女 子 文 庫

文 中 藝 國 指 導 叢 書  
人 詞 女 國 中

中華民國廿四年二月一日初版

著 者 曾 敦 迺 著

本 文 庫 主 編 者 姚 名 達

發 行 者 黃 心 勉

印 刷 者 均 益 上 海 姑 嶺 路 六 十 四 號  
利 國 聯 合 印 刷 公 司

總 發 行 所 女 子 書 店  
上 海 霞 飛 路 五 二 三 號

總 經 售 處 新 中 國 書 局  
上 海 四 馬 路 三 百 號

▲ 有 著 作 權  
▲ 翻 印 必 究 ▼

